广百论释论十卷

圣天菩萨本护法菩萨释唐三藏法师玄奘奉诏译 • 乾隆大藏經 • 大乘论

广百论释论卷第一 破常品第一

稽首妙慧如日轮 垂光破闇开净眼

远布微言广百论 百圣随行我当释

论曰。为显邪执我我所事性相皆空。方便开示三解脱门故造斯论。执见事性为方便故起相分别。随取事相为依止故生邪愿乐。既显事空二即非有。其我所事略有二种。谓常无常。常住事胜寂静安乐。众生闻乐清旷无为多生欣乐。无常事劣能引诸苦。众生见苦炽火所烧多生厌离由是论。初先破常事。故说颂曰。

一切为果生 所以无常性

故除佛无有 如实号如来

论曰。诸有世间鄙执他论所说种种常住句义。多越现量所行境界。以能生果比量安立。既能生果。亦应比度从缘而生。如粗色等。若非缘生。无胜体用。应不能生。如空花等若许彼义从缘而生。即定灭坏。如所生果。所以佛说诸行无常。从缘生灭。如苦乐等。是故唯佛无颠倒说。得名如来。见一切境无挂碍故。若尔所余无生果用此应是常。既不生果。不可比度。从缘生故。虽尔既无能生果用。如永灭无。应比非有。为显此言。其义决定。故复颂曰。

无有时方物 有性非缘生

故无时方物 有性而常住

论曰。诸有性法。定从缘生。如苦乐等。若非缘生。定无有性。如空花等。此若有性。应从缘生。若从缘生。灭必随逐。无容常住。如是说已。或复诸法。必依缘生。方知有性。如现在法。若非缘生。即非有性。如未来法。为辨此义故说无有时方等言。此显所说其理决定。若时若方。若物差别。遍一切处皆无诤论。如说菩萨住循法观。于诸法中不见少法出缘生外。又彼非处方便殷勤。何以故。颂曰。

非无因有性

论曰。彼虽方便殷勤立常。而竟不能说有道理。如是句义所立能立。一分所依不极成故。既不许有余同类义。同喻阙故。比量不成。设复强说。终成非理。何以故。颂曰。

有因即非常

论曰。纵彼强说常性有因。既许有因。即非常性。如苦炽火相应所生。此因便能违害根本虽无生因而有了因。有因总故。即为极成。复次有执一切性皆是常。若立一切皆无常性。俱阙同喻。比量不成。此亦不然。同前过故。又彼虽立隐性为常。而立显相有其生灭。由此足能显无常性。遮破常性。彼论遮破。显相是常及非有故。若说显相亦无生灭。前位无减。后位无增。诸造论者何所为耶。何所造耶。若谓诸法虽有隐显而无生灭。此亦不然。前后两位若无差别。便无增减有何隐显。又离体外无别有位。位有隐显。体亦应然。汝虽不欲体有生灭。理所逼故。必应信受。如是所立前后两位。隐显非常为同法喻。由此我立不与汝同。立常同喻定非有故。又所立义必须有因。非唯起心即可成立。故次颂曰。

故无因欲成 真见说非有

论曰。诸有比量。能成立他所不许义。乃名能立。若离正因。但有言说。虚陈自意。义终不成。有言无因义得成者。诸有所立一切应成。纵一切成。仁今何吝。我亦无吝。彼自不成。一切皆成。汝亦不许。

复次有余偏执明论声常。初不待缘。后无坏灭。性自能显。越诸根义。为决定量曾不差违。现比等量依士夫见。士夫有失见是疑因。故能依量皆难信受。此亦不然。与前所说非爱过咎。不相离故。若所依止。士夫及见皆有过故。能依诸量亦有失者。汝及汝师见及言论。既有过失。云何可信。汝所发言。便成自害若汝意谓。汝及汝师所发言词。亦是定量。余声非者。无有比量。但爱自宗。亦复自违所立宗义。又以比量立明论声非士夫造。体是常住。因及同喻。应更须成。设复能成。则为自害。又明论声与所余声同是声性。云何但说此声是常。余声无常亦不可说。余人自许声是无常。由士夫造故非是常。今则不许故是常住。法性决定。岂随论者许与不许成常无常。不可说言一切法性随见差别其体转变。一物同时有多体相。更互相违。非道理故。若法随人情计转者。应舍自宗取所余见。又立常者。所说道理唯依异法。无同法故。所立不成。或舍自意。是故彼宗不任推捡。唯构虚言。都无实义。

复次有余执言。唯异法喻。即名能立。异法遍故。比量本为遮余义故。现见遮相所杂糅缘。能显义故。为定此义。复作是言。诸所作者。既是无常。故知非作理应常住。此言为显异法决定。此亦不然。随自意语不能如实。显正理故。所以者何。唯显异义所遮事境名为同喻。其异法喻二分俱行可名为遍。若无同喻何所遍耶。不可说言自体自遍。又诸比量欲遮余义。要有同法然后方成。同法若是无异法应非有。离其同异二聚法外。更不许有余句义故。由此即破现见遮相。所杂糅缘能显于义。又以不见所作为因。欲

成有常。终无是义。以一切处未曾见有。故说颂曰。

见所作无常 谓非作常住

既见无常有 应言常性无

论曰。见所作者。皆是无常。谓非作者。皆是常住。既见所作。无常性有。应言非作常住性无。诸所作者既许有体。非所作者应许无体。以非作因于乐等有曾所未见龟毛等无皆可得故。如是非作违害能立所依自相非正能立为不尔耶。诸相违因若不遮碍。自共所许。乃于自境能立相违自相差别。今此所依共许为有。若不共许。无容依此竟常无常。故非作因。不能违害所依自相。有释此言我今不许。聚极微外有散极微。故此违因无自害失。此释不然。彼依总相建立一切常法为有。岂劳分别聚散有无。如是释者。空等无为都不许有。不可为难。色等极微虽依世俗许其为有。而是所作。故非所作因义不成。若于如是不成因上。作相违过亦不得成。颂中应言常性无者。正破所依空等性有。兼辨能依常住性无。若言空等无实有性。所依无故因义不成。何能违害有法自相。此亦不然。但说遮遣余有类物为此因故。因有三种。一有体法。如所作等。二无体法。如非作等。三通二法。如所知等。今所立因唯遮所作。不言别有非作自性。此因同类色等上无。于其异类龟毛等有。是故违害有法自相。又说颂曰。

愚夫妄分别 谓空等为常

论曰。随有所见皆无谛实。智不清白。故名愚夫。于寻思地恒自安处。推求分别诸法性相。于中或有智见猛利。虚妄计度越路而行。各恃所知皆自憍举。互兴异论檀立师资。俱未断除分别见网。无明昏睡缠覆其心。如在梦中所缘皆妄。非如梦智所计空等。常住实有而可信依。

复次有余释子执虚空等实有常住。故契经言。虚空无色无见无对。当何所依。然藉光明虚空显了。此经义说。实有虚空常住无色无见无对。无复所依。因光明显。或有疑难。佛既不说别有所依如风轮等。如是虚空应无体相。为释此难。故说虚空容受有对光明等色以果显因有实体相。又说虚空风所依止。非无体相能作所依。此亦不然。非经义故。若谓虚空是有果法。应有生灭。生灭随故。体则无常。如色心等。若无生灭。应无体相。如龟毛等。为显风轮离同类聚。无别所依如地轮等。所以经说。风轮依空。不遮风轮。前念现在同类同聚。生起所依。故作是说。为显虚空无有同异生起所依如过去等无别实有常住体相故。复经说虚空无色无见无对。当何所依。不见实有色受等物。无有同异生起所依。又显虚空因光明等。依世俗谛假施设。有如因色等假立瓶等。是故复说。然藉光明虚空显了。不可依此即说虚空。离光明等实有体相。虽因影闇亦立虚空。然

影闇中眼有障碍。或有除此更无所见。不能辩了余物有无。所以不说。然藉影闇虚空显了。于光明中眼无障碍。若见无有余障碍物。即便依此假立虚空。勿谤虚空假亦非有。是故不说无有虚空。又若虚空实有体相。藉诸光明而显了者。应如青等有色有见有对有依。经不应说无色无见无对无依。世俗假有。无此过失。依无碍色假立虚空。质碍等性不相应故。又此虚空四谛不摄。虽执实有。然必应许。有分别智之所了知。除五识身所引意识。其余有漏不定外门分别意识。决定不能缘实有境。故说颂曰。

智者依世间 亦不见此义

论曰。诸有智者。依止世间随分别识于虚空等虽复专精愿求实义。乃至少分亦不可得。唯见依名所起分别似虚空等种种影像。

复次为破如前所执空等由遍满故。体实有常。故说颂曰。

非唯一有分 遍满一切分

故知一一分 各别有有分

论曰。时方物类各有差别。所以言分。空等与彼诸分相应。故名有分。非一有分常住真实。与一切分周遍相应。勿复令此所相应分。一一遍与一切相应。故此有分。随所相应诸分差别成无量分。即此诸分不待余依。说名虚空。或余物类。故汝所说实有常住空等遍满因义不成。若言空等亦由分别假立方分故无过者。此亦不然。实无方分。不离如前所说过故。瓶等亦应假立方分。依第一义方分实无。此因但于异法上有。同法既阙与义相违。又虚空等差别名言。唯依诸分和合而立。分别假立有方分故。如唯依彼色等和合。立宫殿等种种名言。此意显示。虚空等声唯依世俗境界而立。又若可说有方分者。应如青等不可说为常遍实有虚空等性。是则所立能立一分所依不成。

复次或有执时真实常住。以见种等众缘和合。有时生果。有时不生。时有作用。或舒或卷。令枝条等随其荣瘁。此所说因具有离合。由是决定知实有时。时所待因都不可见。不见因故所以无生。以无生故即知无灭。无生无灭故复言常。为破彼执。故说颂曰。

若法体实有 卷舒用可得

此定从他生 故成所生果

论曰。时用卷舒待他方立。故此时用随缘而转。体相若无取舍差别诸有作用兴废不成。又时作用依他而转。如地色等定是无常。即以此事为其同法。用所依时何容常住。故善时者作如是言。业风所引大种差别。自类为因展转相续。循环递代终而复始。随缘

不同冷暖触异。分位差别说名为时。时虽具有因缘生灭。相似相续隐覆难知。岂以不知言无因等。

复次有执时体亦常亦遍。摄藏无量差别功能。外缘击发起诸作用。芽茎等果随用生成。此亦不然。所依时体若无迁变。能依功能岂可击发。不见所依种等无变。而有生长芽等功能。即此击发功能因缘。足有生成芽等作用。何须妄计无用时耶。又说颂曰。

若离所生果 无有能生因

是故能生因 皆成所生果

论曰。诸法要待自所生果。有胜体用方得名因。所生若无。能生讵有。由是所执能生之因。必待余法成别因故。如苦乐等定是无常。岂不因法先有体用。后果生时因名方显。如外众缘先有体用。果法生已乃得缘名。时亦如是。其体常遍。具含种种生长功能。诸果生时名用方显。又未生果亦得因名。待当果故。如稻麦种。汝所立时。其体常遍。具含种种生长功能。诸能与体既许无异。能应同体一一遍常。是则起用生一果时于一果处应生一切。如是便成因果杂乱。我立功能望所生果时处决定。故无此失。汝立功能一一常遍。不应辄许时处决定。若言论主所立功能同斯过者。此亦不然。我立功能依因缘有种种差别非遍非常。随自因缘种种差别。所生诸果时处决定。故无起用生一果时于一果处遍生一切。所以因果不相杂乱。不同汝立时与功能。皆是遍常前后不异。是故唯汝有杂乱失。又说颂曰。

诸法必变异 方作余生因

如是变异因 岂得名常住

论曰。世间共许。功能所依种子等法。必舍前位而取后位。体相转变方为芽等所生果因。如是因性理无差失。所立常因应亦同此。体相转变方能为因。既许转变无容常住。岂不世间亦许种等。果未生位体相未转。虽无作用而得名因。不尔世间虽假名说。而实种等将至灭位。正能生果方得名因。种等尔时必有变异。为不根尘不灭无变而有作用生诸识耶。此亦将灭体相转变能生诸识。故不相违。有余师说。根尘望识如种芽等生灭道理。一切因果法不同时此难于彼便成疏远。

复次有余外道。执自然因体常无有生灭变异。自然为因生一切果。为破彼执故。说颂曰。

若本无今有 自然常为因

既许有自然 因则为妄立

论曰。若一切法本无今有。计有自然常住为因。法应自然本无今有。何用妄立自然常因。既许自然不待因故。又体自然常无变易。果未生位既未能生。果法生位应亦如是。前后一故因义不成。计自然常便失二事。谓失摄受决定因缘能生自果。及失见有所生粗果。证有自许微细常因。若谓自然要待和合众缘资助方能生果众缘虽别。然和合时资助自然令起总用。此一总用本无今有。是故自然体虽常有。先不生果后方能生。是亦不然。自然常有。云何不令众缘常合。众缘合时其性虽别。然互相助共生一果。除此更无总用可得。又自然性虽处众缘。共和合位亦不能生。体无别故。如未生位。又常住法体相凝然。不可改转。缘何能助。若许自然从缘改转。如所生果应是无常。是故唯有无常诸缘。互相资助起胜体用。异于前位能生其果。非所立常能离前失。复次有诸外道建立常因。时无改变能生于果。此亦应以用相违因为喻遮遣。又说颂曰。

云何依常性 而起于无常

因果相不同 世所未曾见

论曰。诸行生起必似自因。故不可言生异类果。岂不现见从月爱珠引出清流。因果异类。我亦不说从因生果。所有体相一切皆同。但言因果相生义中不相离相决定相似。以于世间曾未见有如是因果不同相故。世间共见粗无常果。无不从彼无常因生。类知细果是无常故。犹如粗果因定无常。是故色等因果性法。与无常相定不相离。为决此义。复作是言。一切细果所因色等。定是无常。果无常故。譬如粗果所因色等。

复次有作是见。空等遍常。若于一分众缘合时即依此分发生声等。若遍所依发声等者。住极远境根亦应知。为破彼见故。说颂曰。

若一分是因 余分非因者

即应成种种 种种故非常

论曰。若谓空等众缘合时。一分有用发生自果。余分无用自果不生。空等即应分分差别。分分体用有差别故。应如声等定是无常。又此空等体恒周遍。能为种种自果所依。是种种相所依止故。如锦绣等可证非常。又如前说。常法凝然不可改转。缘何能助所计空等。应亦如是体既常住。虽众缘合何能发生声等自果。

复次有作是见。一分起时但从一物大等诸果展转变异差别增长。大等诸果变故无常。一物自性不变故常。此亦不然。义相违故。大等皆用自性为体。大等变时自性应变。由此自性应是无常。体无异故。犹如大等。又此自性其体周遍。一分变时余无量分体无异故。应亦随变。是则一分一法起时。余分余法皆应同起。如是举体有作用故。如大等果应是无常。又以前颂兼破此执。由彼所计自性最胜三分合成。所谓萨埵剌阇答摩。第

一萨埵其性明白。第二刺阇其性躁动。第三答摩其性阇昧。此三一一相用众多。皆是神我所受用事。我以思为性。思所受用时。刺阇性躁警萨埵等令起种种转变功能。三法和同随于一分。变成大等。转名最胜。譬如大海其水湛然。随于一分风等所击。变成种种骇浪奔涛。如是所执自性最胜。一分有用变成大等。余分无能无所转变。是即自体应成种种。成种种故定是非常。如大等果相非常住。又三自性一一皆有明躁昧等众多作用。自性作用既许体同。以性随用应成多体。自性最胜无差别故。是则最胜体亦应多。自性最胜体成多故。应如大等定是无常。

复次有执极微是常。是实和合相助有所生成。自体无亏而起诸果。此亦不然。义不成故。若许和合必有方分。既有方分定是无常。若言极微遍体和合。无方分者。此亦不然。何以故。颂曰。

在因微圆相 于果则非有

是故诸极微 非遍体和合

论曰。若诸极微遍体和合。无方分故非少分合。是则诸微应同一处。实果应与自因遍合。无别处故。应亦微圆。若尔应许一切句义。皆越诸根所了知境。由见所依余可知故。是则违害世间自宗。若言实果虽与自因遍体和合无别处所。然由量德积集力故。令其实果亦可得见。谓诸实果虽无住处方分差别。然由量德积集殊胜。令所依实非大似大。方分差别分明可见。此但有言都无实义。我先难汝。所生实果与诸极微既无别处。应如极微越诸根境。汝不能救何事余言。若所依实如是相现。应舍实体同彼能依。既成他相应舍自相。亦不可说。如颇胝迦不舍前相而现余相。其体无常前后异故。此若同彼。应舍实体。德依于实。实体既无。德亦非有。无实无德。谁现谁相。故可不说所生实果不舍自相而现他相。如是即应唯德可见。所有实性皆越根境。此亦违汝自所立宗。

复次有说极微有其形质。更相碍故居处不同。是则极微住虽邻次。而处各别应不和合。若许和合处同不同。即违自执。及有分过。有说极微生处各异。虽复无间而不相触。各据一方相避而住。积集差别似有方分。无间处生似有流转。刹那前后展转相续。有因有果非断非常。为兼破彼。故复颂曰。

于一极微处 既不许有余

是故亦不应 许因果等量

论曰。如是所说诸极微相。竟不能遮有方分失。何以故。颂曰。

微若有东方 必有东方分

极微若有分 如何是极微

论曰。是诸极微既有质碍。日轮才举舒光触时。东西两边光影各现。逐日光移随光影转。承光发影处既不同。故知极微定有方分。既有方分便失极微。如是极微即可分析。应如粗物非实非常。违汝论宗极微无方分常住实有造世间万物。

复次所执极微定有方分。行所依故。如能行者凡所游行必有方分。若无方分则无所行。何以故。颂曰。

要取前舍后 方得说为行

论曰。进所欣处。名为取前。退所厌处。名为舍后。要依前后方分差别起取舍用。乃名为行。离方分行所未曾见。极微既是行用所依。故知极微定有方分。若无所行行用差别。是则应拨行者为无。故说颂曰。

此二若是无 行者应非有

论曰。依前后方起取舍用。方若非有。用亦应无。若尔虽行应如不动。若汝拨无行处行用。是则所依行者亦无。执此极微便着邪见。又诸极微若无行用。则不能造有方分果。若无所造有方分果。即诸天眼亦无所见。是则所立一切句义。越诸根境顿绝名言。云何自立句义差别。

复次若执极微无初中后。即净眼根亦不能见。应如空花都无所有。为显此义。故说颂曰。

极微无初分 中后分亦无

是则一切眼 皆所不能见

论曰。若执极微是常是一。无生住灭三种时分。无前中后三种方分。应似空花都无实物。是则极微越诸根境。不为一切眼所观见。自他推捡都不可得。是故不应计为实有。此中正破外道所执。极微是常无有方分。越诸根境非眼所见。兼显极微无常有分。非越根境净眼所见。

复次为破极微因果同处。及显因体定是无常。故说颂曰。

若因为果坏 是因即非常

或许果与因 二体不同处

论曰。诸有碍物余碍逼时。若不移处必当变坏。如是极微果所侵逼。或相受入异体同居。如以细流溉粗沙聚。或复入中令其转变。如妙药汁注赤镕铜。若许如前则有诸分

。既相受入诸分支离。如相离物不共生果。是则应无一切粗物。又若同彼有诸细分。即应如彼体是无常。若许如后自说极微。体有变坏何待征难。若并不许。应许极微互相障隔因果别处。以有碍物处必不同。如非因果诸有碍物。又说颂曰。

不见有诸法 常而是有对

故极微是常 诸佛未曾说

论曰。现见石等于自住处对碍余物。既是无常。极微亦尔。云何常住对碍与常。互相违反二法同体。理所不然。复有别释。余物共合变坏生因。名为有对。不尔极微皆有对碍。碍证无常其义明了。若谓极微障碍余物。他不全许。故须别立余物共合变坏生因。比度极微是无常者。是则但应以能生义。证极微性定是无常。何以颂中说为有对。故知此言是有碍义。虽不全许。而因义成。彼许极微碍余物故。既破极微方亦随坏。因极微果证实有方。极微既无。果则非有。何缘而立方实常耶。又方不定待缘而立。假施设有。非实非常。由上所说诸因缘故。极微是常。佛未曾说。但言诸行皆是无常。唯我大师独称觉者。于一切境智见无碍。所说无倒真号如来。愍彼邪徒不能归信诸行无常。诚哉佛说无为非行。何废常耶。然所立常无过二种。一有所作。二无所作。若有所作非谓无为。若无所作但有名想。故契经说。去来及我虚空涅槃是五种法。但有名想都无实义。

广百论释论卷第二 破常品第一之余

复次有执涅槃实有常乐。如契经说。苾刍当知。有涅槃界。无生无灭无相无为究竟安乐。此亦依前理教应破。又说颂曰。

离缚所缚因 更无真解脱

生成用阙故 设有亦名无

论曰。前已具说诸有句义越现量境于诤论时。必以生果比量安立非涅槃界能有所生。云何比知实有常乐。若许能生。则违自论。涅槃无果。违诸行故。是故涅槃体非实有。设许实有。于自依身无成胜用。何名解脱。若令己身萧然自在。永离系缚可名解脱。此于己身无如是用。是故设有于身无益。何党如是无用法为。若许有用则同有为。既许无用便同兔角。诸有智者。定应不许。有用无为无用实有。故知涅槃体非实有。此中烦恼及随烦恼。顺生后受诸决定业。总名为缚。由此势力令诸有情久处生死广大牢狱受诸剧苦不解脱故。诸缚所招五取蕴果。总名所缚。所生苦果系属集因不自在故。所有能除诸缚圣道。总名为因。由此永断烦恼随眠。不引诸业不招后苦。证得离系解脱果故。此解脱果。非离能缚所缚及因别有实体。谓从能缚得解脱时。非能缚外别证解脱。如实证

见分位别故。即彼不生。名为解脱。所缚亦尔。离烦恼缚萧然自在分位差别。名为解脱。无别有法。因亦如是。作用差别离诸烦恼。名为解脱。离圣道外无别有法。是故离此缚所缚因。无别实有涅槃解脱。

复次涅槃若有必有所依。此所依者。若蕴若我般涅槃时。俱不可得。故说颂曰。

究竟涅槃时 无蕴亦无我

不见涅槃者 依何有涅槃

论曰。住无余依般涅槃位。前蕴永灭后蕴不生。其中都无诸蕴相续。既不见有般涅槃者。依何说有真实涅槃。若于尔时亦许施设。有其真实补特伽罗。便堕如来灭后定有。见处过失。若于尔时不施设有补特伽罗。还同前过。般涅槃者。既不可得。是故决定无实涅槃。以于世间都未曾见无贪等者。有贪等故。设复计有涅槃所依。是则涅槃有所依故。应如贪等其性无常。又若涅槃体是有者。则有缘相而可了知。应如色等不出生死。如说世尊若求涅槃体实有者不出生死。所以者何。言涅槃者。永灭众相离诸散动。此经义言。一切世间散动妄见皆永离故。彼所发起所取能取相永灭故。证得涅槃。是故涅槃决定非是一切有执所依缘处。有说二句知其次第。涅槃永灭所缘众相。永离一切能缘散动。涅槃既绝众相散动。不可以有而取涅槃。然经说有涅槃界等。为破拨无涅槃者见。有执生死无始无终。决定无有般涅槃界。故佛说有烦恼众苦炽火永灭。般涅槃界无生无灭无相无为究竟安乐。此立道理。显生死火非常相续永无灭期。从众缘生有损恼故。犹如世间山林炽火。谓生死苦虽无始来依众缘生相续无断。若遇善友闻法修行。无漏圣道现在前时。灭诸烦恼不起诸业。后苦不续。名曰涅槃。譬如世间薪尽火灭。然此涅槃圣道所证。究竟寂灭离诸性相。永绝一切分别戏论。所以契经种种宣说。皆为方便除妄见执。诸有智者应正觉知。勿谓涅槃是有无等。若于生死起诸分别。易作方便。令其断除。若于涅槃起诸分别。其病深固难可救疗。是故不应执有无等。

复次数论外道作如是言。因果散坏悕望止息。唯有思我离系独存。尔时名为涅槃解脱。为破彼执故。说颂曰。

我时舍诸德 离爱有何思

论曰。随所现境分别受用。汝说名思。即执为我。此必不离根境和合。如是二事不离悕望。为满悕望根境和合。随所现境思即受用。般涅槃时悕望止息。因果散坏何得有思。既无有思我亦非有。云何汝说唯有思我离系独存。尔时名为涅槃解脱。若汝复谓般涅槃时虽无有思而有我在。此亦不然。故说颂曰。

若有我无思 便同无所有

论曰。汝宗计我思为性相。般涅槃时思既非有。性相俱灭。更无所有。复依何物而说有我。若谓尔时虽无思用而有种子我体犹存。譬如眼根见色为用。有时用灭而眼体在。此亦不然。若有所依可有是事。所以者何。功能差别。名为种子。如是种子必依于他。既无所依。何有种子。先世诸行功能差别所引识上。能生眼识差别功能。说名为眼。如是眼根必定依止阿赖耶识及四大种。无余依中因果散坏。悕望思虑悉皆灭尽。都无所依。而计有我体是种子。理不应然。又若执我即是种子。由此发思差别作用。此我即应最胜所摄。有胜功能起诸法故。又若执我是种所依。由此为因。能生思果。便失自宗。思即是我。及失思我其性懈堕。唯是受者。而非作者。若所执我非即是思。汝今应说如是我相。若不说相而我成者。则应一切妄执皆成。又说颂曰。

无余有我种 则定能生思

要无我无思 诸有乃无有

论曰。若无余依般涅槃界有我种子不永拔者。则应决定生现起思。我无异故犹如前位。思若现起则有一切。何名解脱生死系缚。若言此中虽有我种众具阙故思不得生。此亦不然。我无异故应如前位。众具无阙。又汝所执我体周遍。与他众具恒共相应。无别处故犹如己有。云何而言众具有阙。若言众具各属自我。虽他众具恒共相应。不属己故言有阙者。此亦不然。处无别故恒共相应。何不属已。如是所执后当广破。若说此位究竟寂灭。本无有我。今复无思。一切种子无所依故。即便永灭不生后有。如无外种芽等不生。如是即名究竟解脱。非空非有。非断非常。非苦非乐。非我无我。非染非净。绝诸戏论。为止邪见拨无涅槃。故说真有常乐我净。此方便言。不应定执。既不执有亦不拨无。如是乃名正知解脱。

复次胜论外道作如是言。若能永拔苦乐等本。弃舍一切唯我独存。萧然自在无所为作。常住安乐。名曰涅槃。如是涅槃决定应许。若唯苦灭无有我者。便为断坏。何谓涅槃。又此涅槃离诸系缚。自在为相。智者欣乐。体若都无。何所欣乐。此有虚言而无实义。为破彼执。故次颂曰。

若离苦有我 则定无涅槃

是故涅槃中 我等皆永灭

论曰。汝执一切苦乐等法皆是我德。乃至未灭恒常随逐自所依我。云何此中与我相离。我无异故。应如前位与彼相应。又此乐等无余依中应不永离自所依我是我德故。犹如数等。如汝所执一德遍德是我德故。常与我合。苦等亦然。云何相离。如是此我。于无余依般涅槃界理所逼故。亦与苦等诸德相应。是则涅槃决定无有。我恒被缚不解脱故

。生死唯有众苦聚集。因缘力故无始轮回。无明所迷妄生我执。谓我恒为苦火焚烧。恐失我故不求解脱。设求解脱亦不能证。妄执我故众苦炽盛。诸有智者依真善友无倒了知如是事已。为欲息灭炽然大苦。精勤方便如救头然。得圣慧水数数灌注。如所烧薪炽然永灭。寂静安乐。名曰涅槃。如是生死纯大苦聚。炽然永灭安乐涅槃。诸有智人谁不欣乐。谁有智者身婴重病。恐身断故欣乐此疾。唯有愚人能为是事。如地狱中诸有情类。虽为种种猛焰焚烧。大苦煎迫时无暂废。而于自身深爱著者。皆是所作恶业势力。无明妄见鬼魅所缠。未拔我见烦恼根本。令彼有情怖畏断灭。智者观见诸行相续。空无有我纯大苦聚。永断灭时何所怖畏。是故若能离于我见。必定欣乐永灭涅槃。由此亦能舍于断见。以见我断。名为断见。非唯苦断名为断见。故契经说。见我世间永断坏故。名为断见。言世间者。显我所事执我我所真实有体。闻彼断时便生断见。若无所执则无断见。唯依所执我我所事。所起颠倒断常两见。无上大师立边执见。由此妄见击发生死。大苦炽火令其增广逼迫无量无智有情。是故世尊称赞永灭。离欲寂静最胜安乐。令其可化深心欣乐。如是涅槃非无非有。妙智所证名为胜义。又诸义中最为胜故。过此更无所求义故。名为胜义。复次有作是说。常法定有。以胜义谛无生无灭真实善有能为所缘生圣智故。此亦不然。非胜义故。若胜义谛是实有者。应如色等从众缘生。若非缘生。应如兔角。体非实有。又无同喻有因不成。设许因成则非常住。又胜义谛体若是有。应如瓶等。非圣智境。若真圣智缘有为境。应如余智。非真圣智。不断烦恼不证涅槃。胜义谛理。非空非有。非常非无常。欲于其中求少有性。定不可得。为显此义故。次颂曰。

宁在世间求 非求于胜义

以世间少有 于胜义都无

论曰。世间有法略有三种。一现所知法。如色声等。二现受用法。如瓶衣等。如是二法世共知有不待成立。三有作用法。如眼耳等。由彼彼用证知是有。如此三法是入世俗所了受境。世间复有三种无法。谓究竟无及随三有前后际无。为简此无故说少有。又简妄见所立诸法故言少有。如是世俗三有三无。依胜义说。皆非真实。以胜义谛非有非无。分别语言皆不能及。宁在世间虚伪事内。欲求有性少易可得。于胜义谛真实理中。欲求有性究竟难得。以此世间少分有性。于彼尚无。况余有性。若尔宁乐如是少有世间不须如是都无胜义。以于世间虽有种种灾患过失。而有少法可得受用。胜义谛中无有少法。何所受用。不尔世间胜义有苦无苦可欣厌故。谁有智者。知水不消成重病苦。更求多饮。哀哉世间愚痴颠倒。欣赞生死众苦炽然。厌毁胜义寂静安乐。如此痴言何烦听受。是故智者当勤精进观诸法空。于生死苦应除邪愿。于胜义乐应修正愿。如是具足三解脱门。虽复久居生死大海。而非生死过失所染。萧然解脱利乐有情。由此善通契经句义

。方便善巧证法空者。虽处猛焰而不焚烧。虽现死生而常解脱。

破我品第二之一

复次胜论外道作如是言。前说无余般涅槃位。无蕴无我依谁而说。有涅槃者。其理不然。我定有故。若无我者。依缘何法而起我见。我见若无。执我所见亦不得有。若异生等从无始来。不起如是我我所见。应如永灭萨迦耶见。不受三界生死众苦。又不应说缘心根身发生我见。以心根身世间说为我所有故。又我我所决定有异。所属能属言所诠故。如天授等所乘车等。又缘他身我见无故。若许我见缘心根身为境生者。应如天授德授等见。亦缘他身为境生起。亦不应说自他心等有差别故。我见不缘无始时来自心根等。刹那展转前后各异。而许俱缘生我见故。又此我见不缘现在自心为境。与世现见事相违故。亦不得缘过去未来心等为境。彼无体故。如空华等不生我见。现见有我非曾当故。又于一身二心不并。故不可说缘现自心而生我见。又心念念异灭异生。若无我者。云何得有忆识习诵恩怨等事。又心根等决定不为我见所缘。男女等相此中无故。如瓶盆等。是故决定有真实我。由此为缘发生我见。因斯谓我是大丈夫。

如是所说虽有虚言。而无实义。所以者何。我若是有。应如色等从缘而生。生定归灭则非常住。若非缘生应如兔角。无胜体用。何名为我。又虽立我是有是常。而竟不能立因立喻。非无因喻。所立得成。若唯立宗则得成者。一切所立皆应得成。设复方便矫立因喻。即所立我其体非常。一切有因皆非常故。又所立我定非实有。常住我性是所知故。是所说故。如瓶盆等。又所立我若是实有。应非颠倒我见所缘。若称实见是颠倒者。一切圣智皆应颠倒。一切圣智称境而见。既非颠倒。我见亦尔。应非颠倒。若尔我见应如圣智。非无始来生死根本。若此我见称实而知。而无始来引生死者。圣智亦应引诸生死。则应究竟不得涅槃。是故异生愚痴颠倒。于五取蕴无我法中。妄执有我。因执我所。

由此妄执我我所见。不称实境成颠倒故。能引三界生死众苦。若于无我五取蕴中。起圣智见通达无我及无我所。永断生死证得涅槃。是故定应信受无我。又汝所言。以心根身世间说为我所有故。不应缘彼生我见者。我亦不应是我见境。世间亦说我所有我。有如是相。是故不应以世间说为我所故。非我见境我我所事相望不定。或有别物。或无别物。又汝所言。所属能属言所诠故。如天授等。我与我所定有异者。此因不定。世间亦说。如是饮食所有香味特异于常。岂离香味别有饮食。我我所见虽俱缘蕴。而或别执一蕴为我。余蕴为所。或复总执内蕴为我。外蕴为所。故所立宗有相符过。又汝所言。以缘他身我见无故。心等非是我见境者。我亦应非我见所缘。由于他我我见无故。

若缘他我不起我见。而缘自我生我见者。虽缘他身不起我见。何妨我见缘自心等。无智有情不了平等空无我理。唯于诸行无始数习我我所见。于自于他诸蕴相续。执自为我。异我为他。其中都无我之实性。又汝所言。亦不应说。自他心等有差别故。我见不缘无始时来自心根等刹那展转前后各异。而许俱缘生我见者。此亦不然。自身前后因果相续。自望于他因果断故。如汝所执。我体是一。前后无异。他我相别。我见自缘己身中我。力用斯尽不缘他我。我亦如是。自身前后虽念念别。而无始来因果不断。如灯河等相续假一。无智有情谓为一我而生我见。他身于自因果断故。我见不缘。又汝计我。自他相似皆遍皆常。无所系属。我见何缘。缘此非彼。若汝计我有所系属。或有所生此彼差别。

应如色等其性无常。是故当知有为因果相续各异。故令我见如是差别。又汝所说。我见不缘现在自心为境等难。皆不应理。所以者何。缘自身中前后因果。相续假一生我见故。无缘现在自心等过。又一身中有多心品。因果相属名一有情。异心品中发起我见。缘异心品计我何失。汝等所计我是实者。我见见我应如正见即非妄见。若不见我应如邪见。则非我见。又汝所言。心等念念异灭异生。若无我者。云何得有忆识习诵恩怨等者。此亦不然。有情身中一一各有阿赖耶识。一类相续任持诸法种子不失。与一切法互为因果。熏习力故。得有如是忆识习诵恩怨等事。汝所计我常无变易。后位如前应无是事。有应常有。无应常无。我体一故。不可说言。我用转变。用不离体。我亦应变。

若尔此我应如色等体用俱变则是无常。若言心等皆属于我。心等转变有如是事。故所属我亦得其名。若尔心等应从我起。能生果故。我应非常。若我于心无生长用。云何得言心属于我。我既是常。不能任持心等种子。云何得有忆识等事。又汝所言。此心根等决定不为我见所缘。男女等相此中无故。如瓶等者。此因不成。男女等相身现有故。又所计我。亦应不为我见所缘。男女等相我中无故。即所立因便为不定。为显此义。故次颂曰。

内我实非男 非女非非二

但由无智故 谓我为丈夫

论曰。依止身相有差别故。世俗说为男女非二。此身别相内我中无。以所计我体是一故。又男等相生生改易。亦见此生有转变者。舍别异相取所余相。汝所执我常无变易。无舍无取故无此相。亦不可说男女等相。虽非我体而是我德。我与德合。说为男等。所以者何。乐等德中所不说故。我不共德略有九种。一苦。二乐。三贪。四瞋。五勤勇。六法。七非法。八行。九智。男女等相九所不摄。云何而言。此是我德。又乐等德遍诸所依。男女等相所依不遍。云何得说此为我德。又不可说男女等相同异性摄。由同异

性。亦得说我为男女等。所以者何。同异性者。所依决定常遍所依。我既是常。男女等相常应不舍。应一切时常有三相。又男等相遍表一切我及身等。云何唯我同异性摄。又同异性所依各别。设许唯我同异性摄。云何一我有三同异。不见一依有多同异。亦不可说。如波罗奢一树之上有三同异。波罗奢性树性实性。我亦如是。一我体上有三同异。男性女性非男女性。所以者何。波罗奢性遍波罗奢。树性遍树。实性遍实。此三所依互有宽狭。我上三性皆唯遍我。所依无别。云何为喻。是故唯依无始数习妄想分别所起假相。世俗道中说为男等。非有实我有男等相。但由无明憍逸妄想。愚夫自谓我是丈夫。亦有自谓为女非二。颂中略故。且说丈夫。以身中有男女等相。所执我体男等相无。故汝比量因有不成。不定过失。若汝复言。我及身等。虽复皆有男女等相。然我是实身等是假。此亦不然。若男等相二处皆有。云何得知一假一实。应立量言。我见决定不缘实我。男女等相所杂糅故。如缘身等。起男等相所杂糅心。又我见等。不缘实我有所缘故。如余心等。又我见境非是实我。男等相心之所缘故。犹如身等。故汝所言虚无实义。

复次顺世外道作如是言。诸法及我大种为性。四大种外无别有物。即四大种和合为我。及身心等内外诸法。现世是有前后世无。有情数法如浮泡等。皆从现在众缘而生。非前世来不往后世。身根和合安立差别。为缘发起男女等心。受用所依与我和合。令我体有男等相现。缘此我境复起我见。谓我是男女及非二。今应问彼。汝说大种和合变异为身根等。如是成内大种自性。为是男等。非男等耶。彼答言非。内外大种。性无异故。虽大种性内外无异。然有安立形相差别。如是世间所知形相。所有男等自性差别。皆是自心分别所起。非实物中有如是性。若尔颂曰。

若诸大种中 无男女非二

云何诸大种 有男等相生

论曰。若四大种本性无有男女非二。云何得有男等相生。男女等心何缘而起。受用所依虽与我合。云何令我男等相现。若我无有男女等相。云何我见。谓我是男女及非二。若本性无。虽与他合。终不能令转成余相。亦不能令生余相心。如鲜白物虽合余色不成余相。不起余心颇胝迦等。余色合时前灭后生。不可为喻。是故决定无有实我。大种为性经久时住。有男等相我见所缘。

复次记论外道作如是言。诸法及我。一切皆与三相和合。由此三相。皆能发起三种心声。何谓三相。一者男相。能生诸法。二者女相。能灭诸法。三非二相。能守本位。此亦不然。诸法及我。体非三相。云何能起三种心声。亦不可说。与他合故转成三相。前所说过不相离故。若法及我。体非三相。三相合故转成三相。三相更无余三相合。故此三相应非三相。应不能起三种心声。又此三相与非相合。能使非相转成相者。诸法及

我与相合时。应令三相转成非相。是则毕竟应不能起三种心声。又此三相功能差别。更互相违必应不并。云何一物得有三声。如角等物。男女非二。三声所呼世共知故。又一物上三相功能。更互相违而得并者。应一切物皆具三相。不应现见声有差别。又此三相若实有者。唯应依止有法非无。是则三声应不周遍。云何现见诸方言音。有法上无。无法上有。现见境界不可诽谤。若无三相而有三声。则一切处皆应如是。又此三相配生住灭。理不应然。男死女生非二生死。世现见故。又此三相无别实体。后当广辨。是故但随世俗言路。说有男等三声差别。非别实有如是三相。外道执有如是三相。依附实我我见所缘。是颠倒智。内道不执。故无颠倒。汝不应依。有颠倒智与无倒者。正决择时立为定量。以我见缘证实有我。又此我见。为随我相执有我耶。为随自觉执有我耶。若随我相应。名正见。若随自觉。应不缘我。又若初者。颂曰。

汝我余非我 故我无定相

论曰。若汝身中我之自相。诸余身中我亦同有。随我自相而起我见。云何一见不缘一切。既无一见缘一切我。故知我见不随我相。若汝身中我自相异。余身中我自相复别。汝以为我。余则为非。余以为我。汝则为非。是则此我相不决定。既无定相。便无定性。性相不定。非实非常。云何执我真实常住。又立量言。自身我见。不随自我自相而起。不缘余我自相生故。如所余缘所有心等。又自身我应不为缘。发自我见汝许我故。如他身我。又诸我见。定不缘我。自他境相互有无故。如青黄等能缘之心。又一切我非我见境。诸余有法所不摄故。犹如一切兔角等无。又一切我非实我性。是所知故。如一切法。是故我见不缘实我。诸所计我无实性相。一切智者皆非所见。唯诸愚人恒深乐着。如病眼境定非实有。故不可以我见所缘。证立此我实有常住。若第二者。颂曰。

岂不于无常 妄分别为我

论曰。若随自觉执有我者。岂不但缘无常身等。虚妄分别执为实我。所以者何。现见世间但缘身等。前后随缘分位差别。虚妄计度。我肥我瘦。我胜我劣。我明我闇。我苦我乐。身等无常可有是事。常住实我无此差别。由此比知。一切我见。皆无实我以为境界。唯缘虚妄身等为境。随自妄想觉慧生故。如缘闇绳颠倒蛇执。又如世间虚妄分别。执有空华第二月等。必由先见世间少事。然后方执有如是事。我见执我亦复如是。先缘生灭五取蕴事。后方决定执有实我。又如梦中虚妄境界。随先所见和合计度。我见境界亦复如是。先缘诸蕴。然后和合虚妄计度。又诸我见略有二种。一者俱生。二者分别。俱生我见。由无始来。内因力故恒与身俱。不待邪教及邪分别。任运而起。故名俱生。此复二种。一常相续。在第七识缘第八识。起自心相。即执为我。名为我见。二有间断。在第六识缘五取蕴。或总或别起自心相。即执为我。名为我见。

如是二种。俱生我见微细难断。数数修习胜无我观。方能除灭分别我见。由现在世外缘力故。非与身俱。要待邪教及邪分别。然后方起。故名分别。此亦二种。一缘邪教所说蕴相。起自心相。分别为我。名为我见。二缘邪教所说我相。起自心相。分别为我。名为我见如是二种分别我见。粗重易断圣谛现观。初现行时即便除灭。如是所说一切我见。心外蕴境或有或无。心内蕴境一切皆有。是故我见皆缘无常。诸蕴行相妄执为我。诸蕴行相从缘生故。是虚幻有妄所执我。非缘生故决定非有。故契经说。苾刍当知。世间沙门婆罗门等。所有我见。一切皆缘五取蕴起。

复次今应审问。诸翳盲徒空无我理。有何所失。而强分别固执我耶。若一切法空无我者。生死涅槃二事俱失。所以者何。由有我故。诸无智者乐着生死。先造能招善不善业。后受所感爱非爱果。诸有智者欣乐涅槃。先观生死苦火煎逼。发心厌离。后方舍恶勤修诸善。得正解脱。如是一切皆由我成。我为作者。我为受者。我为苦逼发心厌离。舍恶修善证得涅槃。若尔颂曰。

我即同于身 生生有变易

故离身有我 常住理不然

论曰。若我先造种种行业。后方领受种种果报。是则此我体应转变。因必有转变。果有差别故。无有道理。因不转变而果众多。及非恒有。谓所执我那落迦等。诸趣诸界生差别中。若能造受种种业果。则应同身生生变易。非天授等。身无变易。先能造作善恶二业。后能领受苦乐两果。是故我体同所依身。能造受故。生生变易。有变易故。则有生灭。生灭相应。岂得常住。又所执我不离身等。有情数摄。体非常故。如所依身。是故执我常住离身。能为作者。及为受者。生死轮回。皆不应理。以离身等无别用故。

复次云何此我能造诸业。若谓与身合故能造。由此内我有勤勇德。因此德故。与身和合起诸作业。此德作业虽待依身。而属于我。如以金石投于树枝。重德相应故有摇动。是德作用虽待树枝。而属金石。此亦不然。有触对物。可有如是动摇作用。汝我不尔。云何身合能造诸业。所以者何。颂曰。

若法无触对 则无有动摇

是故身作业 非命者能造

论曰。一切能起动摇作业。决定不离有触对物。我无触对。虽与身合。云何能作摇动业因。如所执时无有触对。虽与身合不能作业。心及心法唯能生风。风与身合方能造业。故所立因无不定过。此说近因。非展转故。又可合者必有方分。两物相触无间名合。所执我等既无方分。云何与身合故造业。不可假说我有方分。即有实起作业功能。勿

以假名说水为火。即有实火焚烧作用。由能说人假说诸法。非能说人有差别故。令所说法其性转变。法性决定前已具论。于本颂中。无触对者。显无方分。无动摇者。显无合义。又自有动方能动他。如金石等要自有动。方能为因令树枝动。我既无动无形碍故。何能为因令所依动。如金石等不动转位。无触对者显无形碍。无形碍故自无有动。无动摇者显非动因。如是所执无动神我。尚无能动一毫之力。况能造业得名作者。既不造业即无有果。若不受果何名受者。

复次如汝所言。我为苦逼发心厌离舍恶修善得解脱者。此亦不然。何以故。颂曰。

我常非所害 岂烦修护因

谁恐食金刚 执仗防众蠹

论曰。汝所计我既无变易。如太虚空其体常住。一切灾苦皆不能害。岂烦精进修防护因。有变坏身。苦所逼害罪所涂染。理须防护。谁有智者。了知金刚物无能坏。而恐侵食。率侣执仗防诸蠹虫。唯有愚人。或为是事。可变坏物应加守卫。若汝意谓。命可害故。我亦随害。此亦不然。我既是常。不应随害。又汝计命三事和合。谓身我意前已遮破。我与身合无方分故。如汝所计。色等诸德无和合义。又和合者无别有性。唯有方分无间而生。既无别体。复何所害。此设可害必随所依。所依既常。云何可害。设复害命。于我何恼。以汝所计我常无碍。如太虚空寒暑风雨霜雹无损。如是我性苦何所恼。又所执我其性凝然。前后无变。设离众恶。复何所增而名解脱。岂不此位善法增耶。我性既常。善增何益。所执我体常无改变。余法虽生亦无增损。如是解脱。于我无用。是故执我常住无变。生死涅槃二事俱失。若空无我二事俱成。

广百论释论卷第三 破我品第二之余

复次有作是言。若无我者。心等生已无间即灭。宿生念智忆昔某名。即是今我此不应有。所以者何。今昔异故。世间不见忆昔他身。谓为今我。是故定有常住句义。缘之生念。言彼即我。此亦不然。我先已说。因果虽殊相续假一。缘此假一言昔是今。又说颂曰。

若有宿生念 便谓我为常

既见昔时痕 身亦应常住

论曰。若宿生念依相似相。见昔似今谓今为昔。便谓有我是一是常。既见今身依相似相。疮痕似昔谓昔为今。身亦应许是常是一。此显共知有差别物。依相续假亦谓无异。故不可以谓无异相。比知有我是一是常。又忆昔身苦乐等事。谓今是昔而是无常。亦应比知。虽谓今昔我无有异。而非常住。又虽今昔其体有异。然由昔智了受所缘。有胜

功能熏在宅识。随缘觉发念力相应。似昔所缘境界相现。如是名为忆宿生事。虽无有我是一是常。而有忆念宿生事智。世间现见服仙药等。服之经久。药体虽无。然有所引胜功能在。后时成熟除疾益寿。然无有我。此亦如是。若唯有念。谁为念者。亦不可言念为念者。以有二种俱无过故。设复有我谁为念者。亦不可言我为念者。以所执我非智相故。若言我体虽非智相。与思合故能有思念。是则此我与思合时。于自他相应有取舍。若有取舍便是无常。若无取舍不异前故。与思合时亦无思念。是则此我。亦非念者。又说颂曰。

若我与思合 转成思念者

思亦应非思 故我非常住

论曰。若所执我本性非思。与思合故转成思念。如颇胝迦体非青等。青等合故变成青等。是则此思与非思我。而共合故应成非思。若思虽与非思我合。不舍本性不成非思。我亦应尔。虽与思合。不舍本性不成思念。颇胝迦宝青等合时。举体别生故见异色。非即本性变成余相。以颇胝迦其体清润。余色合故举体别生。形相同前谓为本质。实非本性变成余色。又颇胝迦前后异体。相差别故。如青黄等。我亦应尔。云何是常。又应同此非实我性。由此即破彼论异说。谓有说言。颇胝迦宝。其性清净不障眼目。余色合时各别处住。不舍本相不取余相。若有作意或不作意。还见本相及近彼色。复有说言。颇胝迦宝其性明彻。犹如明镜。余色合时影现其内。见者目乱。谓成余色。而实此宝不变如前。此皆非理。违比量故。为眼所见。如电如灯。云何前后体相无变又所执我思生前后。其相有无不决定故。则应同思念念生灭。又我思合转成思者。与苦乐合应成苦乐。若不尔者。虽苦乐合不舍前位。犹如虚空雨火无变。应非受者。故说颂曰。

我与乐等合 种种如乐等

我如乐等故 非一亦非常

论曰。乐等性相更互相违。故有种种我与彼合。应如乐等成种种相。故此我性应如乐等。身身各别非一非常。亦如乐等非真我性。是故离思别有我体。与思合故同于思相。名为念者。不应道理。即念自性似所念境。相状生时虽无主宰。似有作用假名念者。记别分明。说名为念。一法义分无无二过。

复次数论外道作如是言。思即是我其性常住。如是思我离心心法。别有体相难可了知。所以者何。思我体相非现量境。以其自相非诸世间所共知故。非比量境。以其思相唯在于我不共余故。夫比量者。比知共相。以果等总相比因等总有所立思我由不共故。无同法喻。同法喻既无。异法亦非有。无待对故。由是思我理实为无。设许有我以思为

性。应当征问。如是我性为由他力得成思耶。为由自力得成思耶。若由他力得成思者。应是无常如眼识等。若由自力得成思者。应不待缘如虚空等。为显此义又说颂曰。

若谓我思常 缘助成邪执

如言火常住 则不缘薪等

论曰。如法已生自相安住。终不更藉因及众缘。不可生已复更生故。我亦应尔。思体既常。自相安住。不依他立。云何复待转变众缘资助思我。令其转变受用种种所受用具。若不依他而转变者。则无缘助有所受用。若可转变。应是无常。如世间火其性无常。若以酥油灌薪草。等投其火中便增炽盛。若不尔者。火势衰微薪等若无。火则非有。既缘薪等。火岂是常。我既藉缘。宁容常住。若汝复言。我论中说。如是思我其体虽常。然藉根尘和合显了。如瓶盆等。由光明显。所以者何。思我不能自然观察。要待转变因果相应。方得显了。故虽藉缘而我常住。如是救义其过弥增。所以者何。不见瓶等为缘所显而体是常。真如涅槃虽可显了。然依世俗。非据胜义。非胜义中有常无常了不了等分别戏论。所执思我缘所显故。应如瓶等其性非常。若汝复谓隐时思我虽无思虑而有功能。如是功能不异思虑。既无思虑。何有功能。又思功能必依思体。体既非有。能何所依。又隐时我以思为性。思既非有。我则是无。云何而言隐时思我虽无思虑而有功能。设言隐时我非思者。汝今应说。我相如何。若不说相而我成者。则应一切妄执皆成。如是推征前已具说。又汝所执。诸有功能与功能者其性为一。是则能者。非能所依。性是一故。又于此位。无能者故。不可说言能即依能。自于自用。理相违故。亦不可说能无所依。勿有最胜。亦无过失。所以者何。若思功能无所依止而自立者。转变功能亦应自立。何须最胜。又汝所执。思我功能随所受用有无量种。既许能多。如何体一。汝宗定执体能一故。世间未有一法体上不同一时能生多果。不同时者。显于一时。一法体上能生多果。时若不同。其体必异。云何汝执一我前后有多功能起多思虑。又此思我云何一时不起一切受果思虑。若言思虑必待转变方得起者。此亦不然。云何最胜具诸功能。而不顿起一切转变最胜功能无障碍故。设许最胜于一时间顿起一切转变作用。是即最胜。体应断灭。举体皆变。失本性故。如最胜体。我亦应然。其性皆常。具诸能故。如是汝执隐时思我具诸功能而无思虑。有多过失。终不能免。

复次有余方便救此义言。我是思者。思为我用。非用灭时。用者随灭现见眼等。虽无能照色等作用。而有其体。是故隐时虽无思用而有思者。我体非无。此亦不然。隐时我相应与思别。还同前过。岂不作用与作用者。体不异故无别相耶。汝言正似痴象沐浴。意避轻咎翻招重秽。思用我体既无别异。思用灭时我体应灭。是则思我皆定无常。便害自宗。何名救义。又汝所言。现见眼等虽无能照色等作用而有其体。我亦尔者。此亦

不然。故次颂曰。

如至灭动物 作用彼无有

论曰。如能照了色等作用。乃至灭来恒随了别自境界识。由此作用即是识体。作用若灭识体则无。眼等诸根至相续断。常无此用。自性异故。所以者何。眼等自性非能照等。故彼灭时此不随灭。眼等所造净色为性。汝我离思无别有体不可用灭而体独存。岂不说我思者为相。云何乃言离思无体。汝前虽说。然不应理。所以者何。思者。思用既不同灭。应有别体我体非思。过如前说用无别体。先难复来。又思思者相待而立。俱有方成。阙一不可。思与思者。若一若异。定触如前所说两过。如是释已。复有别释。如他眼等乃至灭来。常有作用能生别物。非汝所执我思作用。许为如此别物所依照色等用。即是眼等各于自境生识功能。眼等诸根随所生识。种种自相差别显现。虽离因识无别有体。而离果识别有自相。汝执有我能生于思。不许离思别有自相。是故不可引为同喻。故说颂曰。

故有我无思 其理不成就

论曰。有别相者。不同体故。可得说言一灭一在。思用思者既无别相。思若灭时思者亦灭。是故汝执有我无思所立道理。定不成就。复次有执离思别有实我。其体周遍一分生思。谓我一分先与智合。引起能生殊胜思行。后时一分意合生思。故无如前所说过失。此不应理。故说颂曰。

余方起思界 别处见于思

论曰。方处若异。因果不成。未见世间种与芽等。各住远处因果得成。汝执能生殊胜思行。先于远处我与智合。习诵经书工巧等事。令其善巧熏在我中。后于异方若无障碍。我与意合生起现思。是则分明因果异处。岂不行思所合我体。不别异故无此过耶。若尔一切行等因果悉与我合。处应皆同。便失汝宗我体周遍。一分智合引起思行。一分意合生起现思。若汝复谓如镕铁铤。其铤一头先与火合。余头虽复不与火合。由体一故亦渐镕销。行思亦然。生处虽别。我体一故。因果成者。此亦不然。故次颂曰。

如铁铤镕销 我体应变坏

论曰。如镕铁铤。其铤一头先与火合。当即销镕于后展转热势相及。余离火处皆复销镕。如是我体先于一分与智和合变生思果。于后展转势力相通。异处意合变生思果。是则我体应非常住。如何妄立我是常耶。又汝执我唯依少分能生于思说名思者。此亦不然。故次颂曰。

思如意量小 我似虚空大

唯应观自相 则不见于思

论曰。汝执我体一分意合能生于思。说名思者。余分我体不与意合不生思故不名思者意有质碍。细似极微。我性虚通广如空界。少分意合能发于思。余分无边皆无思虑。故应从多观是我相。不应就少见为思者。夫于自体假立名言。或依多相而表于体。或为他染以彰其相。如此二事我上皆无。故我不应说名思者。若汝复言。思非我相。思是德。我是实。此实德业三种自性不相杂乱。何为不可。以汝不能离思别显我之自相。是为不可。若不别显我之自相。终不能立我有实体。自相毕竟不可说故。汝所立我则为无我。又汝所立我非思者。便失我相。非思者。故如色等法非我非思。又思为先所造诸业。应不属我则成相违。与自他思俱不合故。我无思虑与彼所求。因果事物非意相遇。应如乌鹊厄多罗果。由如是等众多过失。我便散坏终不得成。复次有余苟避如是过网。不许我体少分起用。执能依德遍所依我。此亦不然。德若遍。我根等和合便为无用。无根等处有乐等故。若言不尔。由我一分与根等合遍生乐等。如在一处炷等行力。发起灯光明遍多处。若尔颂曰。

我德若周遍 何为他不受

论曰。若我与德体俱遍者。一人乐等应遍诸我。何为余我皆不受耶。宁许一分我与意合。即于是处生苦乐等。我能领受。无此过失。若汝复言。我所有物唯属于我。我能领纳一人乐等。虽遍诸我然唯属一。不系余人。云何令他受我苦乐。世间现见所有财物。唯主能受。非他所用。若处有别是事可然。既是同居何妨共受。诸同处物若不属己。虽无取舍自在受用。见触受用谁复能遮。现见世间非属己物。若同一处见触无遮。今苦乐等无形质故。唯能见触不可取舍。是故汝言不成救义。若言余我于他苦乐。由有闇障不能领受。如世间物虽复同居。眼无障者能有所见。眼若有障即无所观。我亦如是。于自苦乐无闇障故。便能领受于他苦乐。虽复同居有闇障故。不能领受。若尔闇障少分转耶。彼言不也。周遍转故。此障彼我处不同耶。复言不也。处无别故。若尔颂曰。

能障既言通 不应唯障一

论曰。一闇障处有无量我。处既无别一我被障。余则不然。谁能信解闇相无别。我相是同能障所障。处复无别所受乐等。其义亦然。是则有障及以无障。受与不受一切应同。不见世间有诸外闇如汝所计内闇差别。前虽执德不遍所依。而我体遍与他德合。应亦能受。过同此言。我岂不说乐等与意其处要同方能领受故无受他乐等过失。汝等外道随自意言。非随意言能契正理。非可照物处灯明中。而此灯明不能照了。我亦应尔。云何不受。若汝复言。虽一切我体皆周遍。而自乐等不共于他。何以故。乐等诸德由行势力而得生故。此行势力依法非法而能受果。故此义成。如是方便于理无益。过失同前。

不成救义。如是论者。依理推征。邪观为先。立我常遍能作能受。义不得成。

复次有说萨埵剌阇答摩三德非思而为作者。我思非作而能领受。为破此义故。次颂曰。

若德并非思 何能造一切

彼应与狂乱 俱痴无所成

论曰。所执三德体若非思。何能为我造化万物。若本无思而有所造。彼与狂乱何事不同。设复如狂。斯有何失。若如狂者。为我造立所受用事。应不得成。未见世间痴狂仆匠能为主等办如意物。又彼诸德于所作事。若无善巧应似愚人于雕画等不能成办于所作事。若有善巧。云何不能即自受用。为显此义故。复颂曰。

若德能善解 造舍等诸物

而不知受用 非理宁过此

论曰。若言诸德如工巧者。于难作事能善施为。内外所须无不成办。而于受用易见事中。不善了达。一何非理。除守自愚谁朋此见如是三德于受用中。亦有善巧为彼体故。如于善巧诸所作事。此显作受者俱依三德成故。不须别立我思。为受者。若言胜性虽体非思。然随缘势造化万物。为令思我自在受用。如草木等虽无所思而依业力生花果等。种种不同为人受用。若尔胜性所作无思。应同华果。受已不绝。诸有思惟而生果者。受用足已果便休废。胜性非思。如外草木。又常不坏我受用已。所作便息。其理不然。若言三德其性黠慧。凡所施为无不善巧。我为神主能善思惟。令彼造作自在领受。谓彼三德了知神我。意有所须方起觉慧。随起作用造化万物。于是思我自在受用。汝此言说。但述自宗。于诤义中都无所用。又汝所立。我有思惟。德有觉慧。如是二种俱能领纳。了别自境性相差别难可了知。是故不应虚妄分别觉慧属德思惟在我。又德应失觉慧自相。无思惟故。犹如色等。汝言三德了知神我。意有所须方起觉慧。起作用等。此则不然。自性位中无觉慧用。谁能知我意有所须。若于尔时觉慧已起。何待知我意欲方起。若于尔时觉慧未起。云何三德初起于大。若无觉慧大体自起。一切万物亦应自起。故此觉慧于变异果。自性因中都无所用。有余复立比量救言。觉慧非思。是无常故。诸无常者。皆非思虑。犹如色等。如是自言违害自意。思惟分别得觉慧名。若不思惟便非觉慧。云何而说觉慧非思。又先已说觉慧思惟。俱了自境性相无别。云何觉慧无有思惟。是故汝言有自违过。又无常因有不成过。就生灭义。自宗不许。隐显义释。他宗不成。若言因义不应分别。但就总说此亦不然。若别俱成。可就总说。如其别见。总显为因。别既不成。总依何立。又依作用说有隐显。依此立为无常因义。汝立我思亦有作用。故有

因义不定过失。又汝欲立觉慧体外别有我思。或我思外别有觉慧。皆不得成。如是种类非共所许。由此汝立无得成义。是故所说我思能受三德能作。其义不成。

复次有执我体常遍无碍能造万物。名为作者。此亦不然。义相违故。若汝执我有动作用。名为作者。即有无常及有质碍。不遍过失现见无常。不遍有碍。方有动作。常遍无碍。有动作用。曾未见故。若所执我无有动作。云何得名能造作者。是故必应许有动作。若尔应许我体无常。有碍不遍。为显此义。故次颂曰。

有动作无常 虚通无动作

论曰。风界势力能生动作。谓由风界诸行流转。于异处生相续不绝。依世俗理说名动作。依此动作说为作者。此必不越有碍无常。有碍无常即非周遍。汝宗亦许极微动作。有碍不遍前已遮遣。执为常者显是无常。是故比量无不定过。若言我宗不许内我体有动作因不成者。此亦不然。必应许故。若无动作何名作者。汝虽不许业句动作而有作者。言依动作。如说火焰来去等言。又必应许我有作用。若全不许我有作用。我则为无。同兔角等。为显此义。故次颂曰。

无用同无性

论曰。若汝所执。我有作用。可为作者。名言所依。若无作用。则同非有。依何说我以为作者。既无作用应不名有。若谓有言。不依作用。但依同性。及彼相应。此亦不然。世间智者依有用体。说有名言。若无有用则无有体无用无体名。依谁立云何而言有作者我。若汝不了。有言所依但应受持。默不语法何须强说。我有作者有言依止。有用之体世智共许。汝必应随。若汝定执我无作用。应如共许毕竟无法。由此比量我即为无。何不爱乐空无我理。为显此义。故次颂曰。

何不欣无我

论曰。如过去法既无能生。诸法作用即无自体。由此同法。我亦应然。无世共许焰行等用。亦无自许往来等用。应无自体。如是我性都无所有。非唯顺理。亦称汝心。何不欣求空无我理。计不信者正为无明。所起邪执力强故耳。若汝谓我虽无别用而能为境生我见心故名作者。此亦有失。前已广破。今复重来。又我不能为我见境。无作用故。犹如兔角此我见等亦不缘我。有所缘故。如缘色心若实有我能生我见。此我云何如善幻术。随其所愿现种种相。诳惑世间令起种种我见差别。为显此义。故次颂曰。

或观我周遍 或见量同身

或执如极微

论曰。一类外道执我周遍于一切处受苦乐故。我无形质亦无动作。不可随身往来生死。故知内我遍于一切。一类外道作如是言。我若周遍如虚空者。不应随身受诸苦乐。应如空界无所往来。其性湛然非作受者。是故我性应如色等随所依身形量不定。虽无形碍而有所依。转变随身受诸苦乐。虽依形质有卷有舒。而我体性无生无灭。如油涕水随水广狭。虽有卷舒而无增减。一类外道复作是言。若我体性随形量者。即应如身有分有变。又汝执我随所依身。似水依堤如油逐水。是则此我如彼水油。既变既多非常非一。引此为喻而言我体为常为一。与理相违。是故我体住于身内。形量极细如一极微。不可分析体常无变。动虑动身能作能受。此亦不然。以违理故。众微聚积成极大身。我住其中形量甚小。云何小我能转大身。举体同时皆见动作。若汝意谓我量虽小。而于身中往来击发。渐次周匝如旋火轮。以速疾故谓言俱动。若尔我体巡历身中。应有生灭及成众分。但是迁流至余处者。定归生灭必有众分。既言我转。所至非恒。如彼灯光。岂有常一。常必非动。动即非常。我动而常。深违正理。又所执我有住有行。何得说为是常是一。若行时我不舍住性。应如住位则无所行。若行时我舍其住性。别体即生。常一何在。如是等类我执无边。以理推征皆不成立。为显此义。故次颂曰。

智者达非有

论曰。若有实我性相皆同等以为缘生我见者。如是我见不应得有。种种差别更互相违。以此知无常住实我。但由久习虚妄我见熏在识中功能成熟。如身逐业缘变不同。我见随因缘别亦尔。唯有心相变现众多。于中都无一我实体。故诸贤圣积无倒因。方便勤求证我非有。

复次诸有说我能证解脱。但顺愚心。终违正理。所以者何。故次颂曰。

常法非可恼 何舍恼解脱

是故计我常 证解脱非理

论曰。若计我常无有变易。虽遭众苦霜雹等灾。如太虚空都无所损。不应智者。观诸世间众苦所逼。发心厌离方便正勤以证解脱。此显我常不可恼故。虽触众苦应不觉知。若不觉知则无厌离。若无厌离则不正勤。若不正勤则无解脱。哀哉外道狂乱无知。譬如有人惧诸霜雹疾风瀑雨水火等灾损害虚空。勤加守护。既执有我无恼湛然。讵劳自苦妄求解脱。谁有心者。顾此痴狂无缘自苦不深悲愍。外道经中咸作是说。着我生死离我涅槃。既赞舍我令欣解脱。如何固执有实我耶。为显此义。故复颂曰。

我若实有性 不应赞离我

论曰。我若实有。缘生我见即是真实。不应劝舍为证实我。应更殷勤劝修我见令其坚固。云何劝舍真实我见令修虚妄无我见耶。

又诸外道。或随师教。或自寻思。起诸我见。种种诤论互相违反。云何执此为实见耶。于一我上竞执纷纭乍可生疑。如何执实。若无我见不称实我。汝不应说能证涅槃。不称实见证涅槃者。知真趣脱。此说应虚。为显斯义故次颂曰。

定知真实者 趣解脱应虚

论曰。有我若实无我我所。解脱方便见应成虚。有我我所违逆涅槃随顺生死。见应是实。若颠倒见随顺涅槃。无颠倒见随顺生死。云何汝论。作如是言。定知实者能趣解脱。以此定知空无我见。得涅槃故所证非虚。我我所见涅槃时舍。应如余见是其颠倒。又汝论说我见无倒。在闻思位至修位中。我见既舍复成颠倒。以其我相略有二种。一有。二无。有顺生死。无顺涅槃。故有我见入圣时舍。汝此狂论。为世所嗤。审察即无。如何实有。如绳在闇乍见言蛇。及至谛观乃知非实。外道亦尔。无明闇中见无常身谓有常我。若得圣智谛观此身。达空无我而证解脱。知有我见初实后虚确言称境有信无智。既许我见初实后虚。得涅槃时应许无我。后若无者。前亦应无。为显此义。故次颂曰。

解脱中若无 前亦应非有

论曰。此中意显。如解脱位我无有相。未解脱时亦应非有。性无别故。或复身等于解脱时既无有我。未解脱位。亦应无我。相无别故。诸外道等无智睡眠。眯覆慧目不了诸行。相续道中微细差别。妄执有我是一是常。不可以其无智杂见谓证真理。要依无杂清净智见方证真理。为显此义。故次颂曰。

无杂时所见 彼真性应知

论曰。以不杂火自有水相。知杂火时暖非水体。身等自相应知亦尔。得解脱时空无我故。杂我见位亦无有我。或复我体应知亦然。无杂位中既无有相。杂我见位有相亦无。是故应知无杂所见称法实性杂见不然。

复次诸外道等咸设难言。若一切法空无我者。是心根身云何不断。无常诸行空无我者。悉皆断灭如灯火声。此亦不然。故次颂曰。

若无常皆断 草等何不然

论曰。虽诸草等无我无常。然有因缘相续不断。心根身等应知亦然。故所立因有不定过。又立因喻证心根身皆有断灭。此言未了。为一念生无间即灭更不相续名为断耶。为经多时相续不绝后要当尽名为断耶。若言初者。阙于同法。灯等随因多时起故。若言

第二我亦许然。无余涅槃生死断故。为破前因。复说颂曰。

此理设为真 无明亦非有

论曰。无明自性非我非常。应亦如灯自然断灭。若如是者。无明所生贪等惑障。应自然断。若尔即应生死系缚。不由功用自然解脱。此二半颂俱显前因。有不定失。内外为异。

复次诸外道等有作是说。色等诸法虽是无常。然依我故相续无断。此亦不然。违解脱故。若色等法依我生者。我既是常前后无异。即应毕竟不证解脱。若言诸法虽依我生。然由缘助。故无此失。若尔诸法唯应由彼众缘而生。我复何用能生众缘与所生果更相随顺同有同无。我既是常。一切时有。果则不尔。岂藉彼生我用难知缘力共了。如何党我不信众缘。为显此义。故次颂曰。

现见色等行 从缘生住灭

故知汝执我 虽有而无用

论曰。色等诸行生住灭时。现见从缘不依于我。汝执我体既非缘生。即无作用如前已说。又色等法生住灭相。种类及时皆不同故。何得依一常住我缘。如烧煮等依缘别故。熟德色类亦有差别。如是差别不依一缘。谓无始来色等诸法。名言熏习种类不同。及先所造诸有趣业。种种差别功能转变。随所遇缘成熟发起。变生色等生等差别。所言缘者。谓精血等是其生缘。衣食定等是其住缘。毒药灾横四大乱等。是其灭缘。诸所计我无此别用。外道愚痴强立为有。为显此义。复说颂曰。

如缘成芽等 缘成种等生

故无常诸法 皆无常所起

论曰。如外种等依自因缘功能差别而得生起。复待余缘助发功力。变生自类芽等诸果。内身心等应知亦然。诸行相续同类异类。随所遇缘生果差别。此则显示内身心法。体无常故。如外芽等。必从自类无常因生。我于身心无能生用。非缘生故。如龟毛等。复次为显诸法虽无有我而非断常二过所及。故于品后。复说颂曰。

以法从缘生 故体而无断

以法从缘灭 故体亦非常

论曰。诸法展转从无始来。依同类因生等流果。起后后果。续前前因。于中无间。所以不断。若前因灭。后果不生。于中有间。可名为断。由对治生前因力灭后果不续。所以非常。若法凝然不舍前相其体无变。可名为常。又前因灭。所以非常。后果续生所

以非断。又因生故。所以非常。能生果故。所以非断。又念念别。所以非常。相似相续。所以非断。又法非有。所以非常。亦复非无。所以非断。有即为常。无便断故。如是佛子远离二边。悟入缘生处中妙理。正观一切非有非无。法尚性空。我岂为有。萨迦耶见及以随眠并此所生于斯永灭。复观诸行平等性空。彼此俱亡自他想灭。遍于一切所化有情。起无缘慈澍妙法雨。穷未来际极太虚空。利乐有情胜用无尽。此勇猛者空观所持。众苦炽然皆不能触。见大生死如空宅中。妄想所牵众多忧苦。譬如猛火腾焰震烈。焚烧无量。无智有情悲愿缠心。无所怯惮。投身没命而拔济之。此大慧者观空无倒。我想既除离我所执。二爱尽故。不复乐观贪等烦恼所依止事。为饶益他常处生死。于中不染。即大涅槃。虽处尘劳无边苦海。恒受胜乐过二涅槃。

广百论释论卷第四 破时品第三之一

复次有作是言。如说已灭未生无体。其理不然。诸有为法前后两际作用虽无而体恒有。分位别故三世不同。无必不生有定无灭。为破此义。故次颂曰。

瓶等在未来 即非有过现

论曰。色等诸法在未来世。过去现在二世皆空。后遇因缘二相方起。云何汝说无必不生。未来世相在过现无。云何而言有定无灭。若执未来有二世相。此不应理。故次颂曰。

未来过现有 便是未来无

论曰。若在未来有过现相。应如后位便失未来。一法一时实有多相。互相违反其义不成。即由此理言一一世皆有多相亦不成立。

复次若谓色等有未来体。流趣二世说有过现。为破此执。复说颂曰。

未来若已谢 而有未来体

生则恒未来 云何成过现

论曰。若色等法有未来体。是即应无过现二世。以不可说异相法中。有别异相如苦乐等。又若一法流转三时说三世者。便成杂乱。又色等法流转三时。若不异者应无三世。若有异者是则异相。本无而生有已还灭。一切有为应亦如是。便为退失说常有宗。又说颂曰。

法若在未来 现有未来相

应即为现在 如何名未来

论曰。若色等法未来现有。应如现在便失未来。未来既无二世非有。彼为先故一切应无。复次有说。诸法体虽常有。然唯能取等流果用。说名现在。如是一用现在遍有。去来定无。不杂乱故。余用不尔。为破此言。故次颂曰。

去来如现有 取果用何无

论曰。过去未来色等诸法。既如现在常有体性。为同类因取等流果。此用何故非常有耶。此取果用所待众缘。于一切时亦常有故。如是诸法体用常有。应一切时名现在世。恒名现在义亦不成。要待去来立现在故。又未来果如现在法。已有体故不应复取。又诸果法因缘合时。若无所生则不名果。所生若有此即本无。从缘而生。体亦应尔。是则一切本无而生。有已还灭。应同前过。谓便退失说常有宗。若言其用或有或无。法体常存。故无此失。亦不应理。故次颂曰。

若体恒非无 何为不常住

论曰。恒有名常。色等诸法体既恒有。云何非常。设许有为体皆常者。便违经说诸行无常。若言诸行体虽恒有。有为相合故是无常。此亦不然。体既常有与彼相合复何所成。岂不能成取自果用。用不离体。体亦应成。若用须成体不成者。用可生灭体应是常。若色等体常用无常者。即虚空等体用应无常。又若体常用无常故。亦令此体成无常者。用虽无常。由体常故。即令此用应亦是常。又此体用应别谛摄。以常无常义不同故。又若色等体不藉缘。而与有为诸相合者。太虚空等体亦应然。彼既不然。此云何尔。

复次过去世言。为简别相总诠一切过去义耶。为简总相别诠一类过去义耶。若尔何失。若简别相总诠一切过去义者。其理不成。故次颂曰。

过去若过去 如何成过去

论曰。若过去法一切体相悉皆过去。是则一切都无所有。如何汝说。过去是有依是体相。汝意说为过去有者亦无有故。又过去者。名为已灭。若过去世亦过去者。是则过去亦应已灭。若过去世亦已灭者。如何汝今执有过去。如彼未来现在已灭。不名未来现在世故。若依正理。应如是说。过去世言。无别实义简去实有差别名相。依止世俗假立名相。总说过去非有别义。若汝意谓。如名饮油。虽不饮油。而假名说。世间共许别目一事。此过去言。亦复如是。简于总相别诠一类过去义者。理亦不然。故次颂曰。

过去不过去 如何成过去

论曰。若过去法。一切体相非悉过去。如何汝今执为过去。汝说过去色等诸法体无阙故。又过去者。名为已灭。若过去世不过去者。是则过去体非已灭。若过去体非已灭者。如何汝今执为过去。如彼未来及现在世。自体不灭。非过去故。岂不前说如世假名

。简于总相别诠一物。过去世法其体虽在取果用无。故名过去。汝说此用即所依体。如何体在而用灭无。若体与用不相随逐。应如别物不成体用。又但用灭。说名过去。唯汝独立。非世共知。云何得引饮油为喻。世间共许不可推征。独所立者应诘问故。若说诸法其体常有。三世不成。唯于现在实有体上。假立名故。非于现在实有体上假立三名。即失现体。是故所执过去不成。如破过去未来亦尔。未来若未来。如何成未来。未来不未来。如何成未来。总别征难。皆同前说。

复次未来世法为藉众缘已有生耶。未有生耶。若尔何过。若藉众缘已有生者。其理不成。故次颂曰。

未来若有生 如何非现在

论曰。若未来法已从缘生。及有体性应名现在。有性及生是现在相。非离现在而可了知。言虽方便令成现在。而意正为破有未来。又显未来非现在故。应如过去决定无生。若言未来未有生者。理亦不成。故次颂曰。

未来若无生 如何非常住

论曰。若未来法未从缘生而有体性。以无生故。如虚空等体应常住。此亦方便令成常住。而意正为破有未来。如是征难。过去未来。体若实有无灭无生。应如空等失无常性。便违经说去来无常。如说过去未来色等尚是无常。何况现在。是故过去未来诸法。并非实有。现在无为所不摄故。如龟毛等不可说言世所摄故。应如现在体是实有。现在非唯是实有故。同喻不成。因或不定。或相违故。

复次往来论者作如是言。不善我宗。妄说此过。所以者何。我宗中说。诸行四相展转相依。三世往来不相舍离。由生等合故成无常。法性不坏故说恒有。是故恒有不废无常。符顺契经。称当正理。此前已破体既恒有。应如太虚非生等合。又以能生色等诸行。说为生相。如是能生诸行作用。未来未有。要藉因缘和合资助。然后方有。若不然者。因缘和合便成无用。若许生用本无今有有已还无。则一切行同有为故。皆亦应尔。云何而说体虽恒有而是无常。往来论者。为避如是所说过失。复作是言。若色等行与生等合。有此过者。今有为法三世往来。有世坏相应是无常。以灭坏相是无常故。世间共许一切无常灭坏为相。谓有为法。未来世坏入于现在。现在世坏复入过去。若尔颂曰。

若未来无生 坏故非常者

过去既无坏 何不谓无常

论曰。过去世体最居后故。更无余世可令转入。既守自位恒无坏灭。应如空等体非无常。如是便违契经所说。若言过去虽恒有体更无灭坏。而从现在坏已转入。故得有生

。生灭二种是无常相。随具不具并表无常。去来各一。现在具二。是故三世皆是无常。此不应理。生无有故。汝宗自执生在未来过去现在都无生用。云何今说过去有生。汝执过现已从缘生。更不藉缘。生如何有。若执过去定有生者。生必归灭。一向记故。如现未故。复应有灭。世间亦许未来诸法可藉缘生。非过现世。又过去世非现未故。应如空等定无有生。是故能相及所相法。应如帝释并恒策迦。一时并入常无常火。以位如体体如位故。

复次如说过去未来色等尚是无常。何况现在。汝等虽诵如是经文。而不知义。所以者何。汝执一法。往来三世。体无生灭。云何无常。又汝所执。现在法体即是去来。云何相况。不可一法自为比况。世间不见如是事故。亦不可言体虽无异位差别故。得为比况。所以者何。位若即体。体无异故。位亦无别。位若离体。位可无常。体应常住。又体如位。世所摄故。是有为故。应有差别。又汝所执三世实有不相因待。皆与生等有为相合。前后无异。现在无常。有何胜相。异彼去来。而说过去未来色等尚是无常。何况现在。若言诸法前后位别。三时转变。故是无常。未来居前无生有灭。过去居后无灭有生。现在居中有生有灭。过未各一尚是无常。何况现在。具有二种而非无常。此亦不然。未来无生应如空等。云何有灭。过去有生。应如现在云何无灭。又汝宗说。未来有生。现在有灭。过去无二。云何今者作异说耶。又现在世亦无实体。从前世来转入后世。如何依此建立生灭。既无生灭岂是无常。所以者何。故次颂曰。

现在世无常 非由过去等

除斯二所趣 更无有第三

论曰。现在世法非前世来。不往后世。云何无常。汝说现在。由余世故。转成异相。说为无常。余世谓去来。异相谓生灭。现在不可余世转成。亦复不可转成余世。云何现在建立生灭。颂言非由过去等者。等取未来现在世法不往未来非从过去。汝宗自许。然过去世非现所往。以世别故。譬如未来。其未来世非现所从。以世别故。犹如过去既无余世往来转变。云何现在生灭无常。若说现在从过去来往未来世。亦同此破。故契经说。有为诸法非前际来。不往后际。故破此执。其理决定。顺圣教故。又现在法。若余世来往余世者。应往来时不舍前相。不成余相。世间现见提婆达多余方往来相无异故。如是三世位虽许别。相无异故便成杂乱。由位与相若一若异皆有过失不可免故。汝等所宗往来论者。亦不忍许世相杂乱。是故汝今如此安立。往来生灭。不成救义。如是现在虽许往来。其无常性亦不成立。于往来时相无异故。应似空花非无常性。汝亦不许空花异相有及无常。现在若尔。即违自宗及契经说。若汝复言。三世体相虽无别异。然观诸行粗位差别开发觉慧。故于一法自心分别安立分位。由此自心安立分位有差别故。说此

一法以为无常。此亦不然。自心分别所见境界。即是自心但随众缘诸行种熟。自心变作种种分位。自心所变无实体相。何为精勤安立异法。但应信受诸法唯心。又觉慧等诸心心法。非随实有诸法转变。但随串习成熟种子。及心所现众缘势力。变生种种境界差别。故外道等随其自心变生种种诸法性相。若法性相是实有者。岂可如是随心转变。诸有智者。不应许彼所执现在实法有生。以必不从去来二世。更无第三可从生故。灭必随生。生既非有。灭亦定无。以必不往去来二世。更无第三可往彼故。如是以理推捡汝宗。三世无常都不可见。有何现在殊胜无常。而契经言。何况现在。汝立一法经历诸位。虽生等随而无变易。相及所依前后无异。有何改转而说无常。亦不可言随三世位有差别故。说为无常。体既无变。位如何别。位体若异位自无常。体应常住如虚空等。是故三世但世俗有。于中都无一法真实。然于如是世俗法中。现在诸行所有生灭。由与身俱世间现见。是故现在无常义胜。依之假立去来无常。以彼去来无别有体。但依现在曾当假立。故依现在现见无常。假立去来曾当生灭。去来无常依现在故。现在无常胜去来世。欲使有情知去来世。不现见法尚是无常。何况现在。现与身俱。现见生灭而非无常。由是契经。作如是说。现在世法现有无常。过去未来曾当生灭。是故有情于三世事。当观无常应深厌离。为显诸行本无而生先无定体。故复颂曰。

若后生诸行 先已有定体

说有定性人 应非是邪执

论曰。如有外道起邪执言。诸行本来决定相属。转变时分不可改易。不由期愿及以人功。汝等亦应同彼所见。所以者何。由说因果安立差别。本来相属不可回转。未来诸法四事决定。所谓因果所依所缘。如本定相而后生故。若尔不应待因缘生。既因缘生。云何本有。为显未来诸行有体因缘无用。故次颂曰。

若法因缘生 即非先有体

先有而生者 生已复应生

论曰。诸行本有与生相违。如法已生不复生故。无常诸行若无生者。虽遇因缘亦无变易。则应退失无常行性。以无生故。譬如空花。若有生者。如取果用。于生位前应未有体。颂言生已复应生者。以说过门显异法喻。谓有为行非先有性。从缘生故如取果用。诸先有者不从缘生。如已生法。若汝复言。我说诸行虽本有体不待因缘。然取果用本无而有待因缘者。此亦不然。取自果用不离体故。应如其体亦先有性。或诸行体不离用故。应如其用非先有性。汝等所执本有诸行。如顽铁铤都无胜用。因果道理皆不相应。以有定性常无变故。执常有论。有多过失。谓违世间。诽谤世间一切共知因果理故。又

违自宗。诽谤一切诸因诸缘生果理故。又违自言。立法本有从缘生故。又违比量。如取果用非常有故。又违现量。现见色等非常有故。由有多过。应舍此见。应知去来非离现在别有实性。世所摄故。如现在世但依现在。心变异相假施设有。现在亦非胜义谛有。从缘生故。如幻事等。又三世行皆相待立。如长短等。何有实性。又一切行皆悉无常。有生有灭。非有非无。若定是无。如兔角等应定不生。若定是有。如所执空应定不灭。若无生灭。如龟毛等。岂是无常。谁有智人。知一切行皆有生灭。而言常有依行立世。世岂是真。现在尚非真。去来何有实。若去来世实非有者。宿住死生通何所见。应知二通见曾当有。既现是无。无无差别。通力所见分限应无。是则异生三乘圣众。知去来世劫数应同。汝执去来皆现是有。亦同此过。故次颂曰。

若见去来有 如何不见无

论曰。去来亦有无量因果。展转隔绝中间非有。故说为无。又汝亦说过去未来无取果等种种作用。过去未来既有有无二义差别。何故二通唯见其有而不见无。若不见无。诸得通者不应照见过去未来经尔所劫空无有佛。尔所劫中空无物等。是故不应唯见其有。去来现无曾当是有。以现无故不同现在。曾当有故为境差别。若同现无则无远近时差别者。汝执去来俱是现有同在一世。应如现在无有远近时分差别。是则诸通应不能照去来远近时劫差别。过失既同。何得为难。若言去来虽同现有。然由行世时有前后远近差别。故异生等见近非远无无远近。其过不同。此亦不然。故次颂曰。

既现有去来 应不说为远

论曰。过去未来既同现有。应如现在是近非远。若言去来虽现有体而无用故说为远者。此亦不然。用不离体。过同前说。又此意言。去来色等既同现有。同一世故。应如现在无有前后远近差别。过去未来既无远近。诸得通者皆应无碍。等见一切过去未来。是则如来所知无量。余二乘等所知有量。此等差别一切应无。是故去来虽现非有。而曾当有因果不同展转相续时分决定。由此曾当有为方便。或有久习智见猛利。复由种姓法尔殊胜。极前后际展转相续。如其所欲皆能照知。或有习性与此相违。随其所应但知少分。此显去来非现有性。但得通者。自因缘力胜劣不同。方便作意有差别故。自心变似曾当有法。体相不同。远近有异。依此立有过去未来时劫不同通力胜劣。非谓实有过去未来缘之起通照知远近。为破未来法非法等先有体。性故说颂曰。

未作法若有 修戒等唐捐

论曰。若在未来未作福行。先已有者。现在加行修施戒等。则为唐捐。又若未来先有法者。非法亦有不可断坏。为舍恶戒勤修加行。徒自苦身都无所益。如是执有未来论

者。诸有所为皆空无果。是故应舍如是恶见。信受未来非先有性。

复次执未来有小乘人言。诸行未来虽先有性。然犹未有取果功能。为欲引起取果功能。勤修加行不空无果。数论外道亦作是言。于自性中虽有种种诸法自体。而相犹隐。为欲令彼法相显现。勤修加行不空无果。即彼异论复作是言。于自性中虽有种种诸法功能。而未有体。为成其体勤修加行不空无果。为破此三。故说颂曰。

若少有所为 界则先非有

论曰。若先无用加行令生。先未有显方便令有。先未有体令有体者。则不应言果先是有。用显及体由加行成。可名为果。体隐功能本来有故。不应名果。又用显体与体隐能不相离故。体隐功能应同用等。本无今有。是则一切皆从缘生。汝等不应说果先有。或用显体应同体等本来是有。则应一切不从缘生。皆不名果。汝等执有未来论者。便为谤果常有非果。不相离故。又若汝等矫设方便。作如是言。法虽先有。然由因故少起异相。说名果者。但此异相由因所成。可名为果。体既本有。不应名果。然此异相本无今有。如何汝等言果先有。若汝复言。相虽今起。然不离体。体先有故。亦说果相是先有者。相体既一。俱应本有。因则无用。便同谤因外道过失。

复次若执果性一切时有。便违经说诸行无常。所以者何。故次颂曰。

诸行既无常 果则非恒有

若有初有后 世共许非常

论曰。性非恒有。故名无常。一切无常定有生灭。生名为初。灭名为后。有初有后。是无常义。若执果性一切时有。无初无后岂是无常。彼经复言。有生灭者。以世共和粗无常相。示现三世细无常理。世间现见从缘所生。内外诸行初生后灭。不知念念生灭无常。故以初后生灭为因。用灯光等为同法喻。显彼念念皆有生灭。本无而有。有已还无。非一切时恒有果性。恒有论者。过去未来诸行常有。无生无灭。现在诸行生灭亦无。便违自经说无常义。若言诸行体虽恒有而无常相恒共相应名无常者。此亦不然。前已略非。后当广破。此颂义中。正破异部。兼破数论二种异说。谓隐体能虽复恒有。而显相体或有或无。就隐体能说果先有。据显相体说为无常。果若无常则非先有。以诸无常定有初后。初生后灭是无常义。隐体功能既无初后。无生无灭岂是无常。即以此义亦应非果。不相离救。还同前破。又彼说言。声等乐等虽有种种分位差别。然其因果皆不相离。同依一体而建立故。此意若说声等自性前后无异言因与果不相离者。即无所诤。以许声等前念为因能生后念等流果故。若说声等因果位一。是则因果应无差别。或言声等因位有果。亦无违诤。以许一时望后望前为因果故。若言声等。因果位别而体一者。是

则相违。体一时异。不应理故。时分不同。体必异故。时虽有别体无异者。是则不可说为无常。又一体法于一时中决定无有隐显二义。既许隐显时有差别。是则分明许所依体。亦有差别。是故不可说言声等分位差别建立因果。其体无异。

复次为欲示现说常有论有违宗过。故复颂曰。

应非勤解脱 解脱无去来

论曰。若能永断诸烦恼缚。无倒圣见未来现有。应如现在能断烦恼能证涅槃。是则一切不由功用。从本已来自然解脱。便违自宗要勤方便修生圣道方得解脱。若许修道得解脱者。则应无有过去未来。有烦恼缚及所招苦而得解脱不应正理。若解脱者。无烦恼苦。则违自宗。说去来有。又说颂曰。

或许有去来 贪应离贪者

论曰。前理所逼定无去来。或彼守愚确执为有。假纵其执。故置或言得解脱时。去来二世。贪等若有。在解脱位。无贪等者。应离所依而有贪等。世间未见无所煮物而有煮等。此亦应尔。岂不诸行如是生时实无作用及作用者。但假安立二种差别。故契经言。唯有诸法。唯有因果。都无作用。理实如是。然解脱时贪等永灭。依贪等上假立作用。亦不可得无用无者。如空花等而言是有。理不得成。若解脱时犹有贪等。如未解脱。应名恶人。应造诸恶应不解脱。若言尔时虽有贪等而不成就故名解脱。既是贪等烦恼所摄。应如前位非不成就。又此去来贪等若有。应如现在能有作用。若尔脱者应造诸恶。应名恶人。又此去来贪等烦恼。若有作用应名现在。若无作用应似空花。云何而言有体无用。是故智者不应信受过去未来现有实体。

复次未生已有。违世共知。所以者何故次颂曰。

若执果先有 造宫舍严具

柱等则唐捐

论曰。若宫舍等色等诸行。于未生位已有体者。世间现见为造彼物。勤加功力则为虚弃。诸有或言先虽有体而未有用。先有隐体未有显相。先虽有能而未有体。为令有用及显体故。勤加功力亦不唐捐。此亦不然。用显相体与体隐能不相离故。皆应先有。已如前说。如是邪执世间相违。又一切法皆先有者。为脱众苦设教度生。如是等事皆不成立。此则亦与自宗相违。

复次因说执果先有者过。先无果执其过易了。为略破之。故复颂曰。

果先无亦尔

论曰。如是所执亦违世间。自宗所许果先定无。世间自宗皆不可故。有作是言。此颂义意总破一切因果别执。若因与果别有体相。云何异法能生异法。未见香味别体相生。此说不然。若体相异因果理隔。或相违损可不相生。若有诸行体相虽别。然相随顺现为因果。如何难言。因果若异。如香味别。应不相生。世间自宗皆许父子业果体异而得相生。是故因果非定不异。如是说者。此正为破定说因中无果者论。食米齐者。作如是言。种等不能亲生芽等。但由种等引彼芽等。同类极微令其聚集。如如所引同类极微。如是如是合生粗果。此义不然。彼诸极微与粗麦等。种类体相皆有差别。云何同类。又是常故。应无胜用。亦不应令常法有用。云何而言由种等力引彼芽等同类极微。令其和合生粗芽等。又彼外道计离色等别有实果衣瓶等物。此类先无。由何因造。为求此果。勤加功力造作缕等。皆应无用。以彼不许如是缕等。能作亲因。造同类果。若彼不许从异类因生异类果。是则粗果。定应不生。先无体故。又实极微应不能造粗同类果。汝计常故。如虚空等。所依实果既无所有。能依色等行等德业。皆不得成。是则都无诸根境界。便为损坏一切所立。是故不应定执异类因中无果。世间亦见从异类因能生种种异类果故。因果道理最为微细。非定一异非先有无。若于其中执一执异先有先无。皆失正理。所以者何。因果若一。因应如果。是果非因。果应如因。是因非果。如是因果便成杂乱。又若因果定是一者。即无能生所生差别。无能生故不名为因。因既是无。果亦非有。无所生故不名为果。果既是无。因亦非有。因果二种相待立故。因果若无。说谁为一。故知因果非定是一。因果若异。应从自因生于他果。与彼异故。犹如自果。亦应自果从他因生。与彼异故。犹如自因。是则一因应生一切果。亦应一果从一切因生。又应从自因不生自果。与彼异故。犹如他果。亦应自果不从自因生。与彼异故。犹如他因。则一切因应不生果。应一切果不从因生。现见自因唯生自果不生他果。现见自果从自因生非他因生。故知因果亦非定异。若于因中先定有果。果则如因。应不更生。若于因中先定无果。则如非果。应不可生。现见从因更可生果。故知其果非先有无。如是因果非定一异非先有无其理决定。傍论已了。应复正论。

复次数论外道作如是言。果实不生其体本有。由转变故。立有时分因果差别。为破彼执。故复颂曰。

诸法有转变 慧者未曾知

唯除无智人 妄分别为有

论曰。诸妙慧者。能知一切障外极远深细法义。未曾知有如是诸法转变时分因果差别。唯除外道。如阴暗夜有眩医人妄有所见。自不能了而为他说言一切法实无生灭。但有时分因果转变。所谓声等。或复乐等。不舍自体。转成余相。时分不同名为转变。于

转变时以时分相。有差别故。说有生灭。汝今计何以为转变。为时体耶。为时相耶。且不应说时体转变。以转变时汝先自执不舍自体如前位故。亦不应言时相转变。汝执时相有生灭故。前后各别。何名转变。又若时体不可转变。但可时相有转变者。应离时体别有时相。若言体相非定一异。更互为依相从而说。相由体故。前后非异。体由相故前后非一。体相相资。俱名转变。若尔则应体由相故有生有灭。相由体故无转无变。体有生灭则同幻事。非实非常。相无转变则似空花。非因非果。便失自宗。亦不应言体相性一。实无因果。由义异故。得有因果。性若是一。义云何异。一异不同应有别物。既有因果分位不同。先后各异应非转变。电光灯焰无转变故。若言因果分位差别转变有异。未必先后一体一时有唯量等种种分位。转变异故。此有虚言而无实义。一法一时有生住灭。更互相违成大过故。世间不见一法一时有生住灭。唯见异法异时有三。又不应言时体常有。虽无生灭而有转变。勿汝所执常住思我。虽无生灭亦有转变。设许思我亦有转变。应如乐等非思我性。又许时体有转变者。时体即是乐等自性。如是自性。举体应变。若尔则应失自宗义。最胜定无全体转变。若全转变。即是无常。又汝时分乐等三法。和合共成。应如林等。体非实有。因果亦尔。若言即用乐等为性故是实有。此亦不然。时等唯一。乐等有三。一三不同。如何相即。若必相即。乐等如时。应唯有一。时如乐等。应有其三。又如乐等遍一切时。此一一时应遍一切。如是时分应成杂乱。时既一一不遍一切。乐等亦应不遍一切。如是乐等与无量时为自性故。应成无量又如乐等隐时亦有此一一时。应亦如是则应无有隐显差别。以一切时有一切故。由此不应决定相即。既不相即。应计为假。或应不许乐等为性。如推时分。因果亦然。又诸因果。或劣或胜。或净或秽。云何同以一乐苦痴三法为性。若必尔者。汝等外道无始时来无所不作。同以乐等为自性故。汝等今者虽得人身。而应即是狗等下类。所食甘馔应即粪秽。谁有智者。无缘执此外道邪宗而自毁辱。是故汝说果实不生其体本有。由转变故立有时分因果差别。正理相违。不任推究。哀哉外道。宿习痴狂。宝爱邪宗憎背正法。盲无慧目不了是非。随顺迷徒种种妄执。如是已说时体是常相有转变。不应正理。诸有智人审观应舍。

广百论释论卷第五 破时品第三之余

复次有诸异部。于无常法说有刹那暂时住体。即依住体立有实时。为破彼言。故说颂曰。

无常何有住 住无有何体

论曰。自相经停。故名为住。有为诸法。无常所迁。不能暂停。如何有住。既无住体。依何立时。所以者何。言无常者。或即法灭。或法灭因。一切有为无常所逼暂生即灭何容有住。住位住依无常随逼。应如后位不得少留。若谓无常虽居住位。尔时住力能

制无常。扶己所依令其暂住。此亦非理。故次颂曰。

初若有住者 后应无变衰

论曰。生灭相续。不舍自类。后异相起名曰变衰。后位住相与前住体既无差别。何有变衰。亦不应言由后法起令前住相而有变衰。住体如前相无变故。岂非后起前住变耶。云何余生余法名变。现见余生余亦名变。如酪既生说乳为变。粗虽似变。细则不然。所以者何。世间乳酪同类相续。别相难知。不悟其中有细生灭。谓前乳变由后酪生。微细理中即前住体变由后起。其义难知。

复次要自审察知有住体。方可为他说有住相。然无方便可审住体。知其定有能住于法。所以者何。故次颂曰。

譬如无一识 能了于二义

如是无一义 二识所能知

论曰。所识诸境要由能识。前观后察方知是有。若有一身同类二识。于一现境前观后察。审知境相不异于前。尔乃可言现法有住。即无一身同类二识。于一现境前观后察。汝等云何能知现法刹那有住依此立时。汝不可言。前念意识观未来法。后念意识察现在法。知有住体。以未来世法未有故。亦不可言。前念意识观现在法。后念意识察过去法。知有住体。以过去世法已灭故。纵许去来法是有者。时移世易不可名住。又不可言。色等诸法于现在世住经多时。心等诸法无常迅速。故二念心同缘现在。前观后察知其有住。既同有为如何不等。色等诸法非久时住。是有为故。犹如心等。有余执色有住非心。此亦应以心为喻破。一有情身同类二识。定不共缘现在一法。一身同类前后识故。

如缘前后青黄二心。亦不可说。五识所观意识能审知其有住。汝等不许二识俱生。意识生时境已灭故。设许一身多识并起。各缘别境非能审知。虽许意识知五识境。然各自变同现量摄。俱受新境非重审知。由是故说。无有一义二识能知。复次亦无一识审知二义。皆实有体。所以者何。若欲作意审知前有后境未生。审知后有前境已灭。尚无有能审一实有。况能知二现在二境。虽俱可了。皆新受故。非重审知缘余境识。不能审知余境实有。带余相故。犹如各别缘二境心。又审察心不能审察外境实有。带余相故。如新了受现在境心。又数论者作如是说。若立慧体念念各异知诸法者。是则不应。先求后证。先受后忆。先疑后决。所以者何。不见天授先求受疑后时祠授能证忆决。由是当知。

唯有一慧常能照了一切境界。故立量言。知青等慧决定不离。知黄等慧是慧体故。如黄等慧。是故一慧知一切义。此亦不然。常法转变皆先已破。不应重执。又汝云何知

此一慧其体是常知一切义。非不审察所知慧相。可言此慧知一切境。非即此慧能自审知。色等法中曾不见故。此慧必有别慧能知。是所知故。犹如色等。又青等慧其性各别。所知异故。如自他慧。此中意明。无有一慧能重审知二境实有。不言一慧不知多法。勿一念心不了多境。又明慧体不能自审。不言慧体不能自照。勿心心法不能自证。若尔不应后时自忆。若言照境是用非体。体非照故。不随境别照用随缘。乃有无量有多用故。无如上失。此亦不然。体若非照。应如色等。不名为慧。若言照用。不离体故。无斯过者。

此亦不然。用不离体。照应成一。不离体故。犹如慧体。体不离用。慧应成多。不离用故。犹如照用。用随体一。违前比量。体随用多。违自所立。若用随体无差别者。总缘别缘希求证得。领受忆念犹豫决定。如是等用差别应无。若体随用有差别者。汝所立慧应念念别。亦应无有先求后证。先受后忆。先疑后决。是则汝言翻成自害。又汝若言慧体虽一。然用随缘变成多种。故无失者。此亦不然。慧用随缘变成多故。应如乐等其性非一。世间不见有色等物体常是一用变成多。世俗事中假立体用。容可施设体一用多。胜义理中无如是义。如何一物实有一多。又汝所言慧体念念各别异故。如异身慧。应无先求后证等者。因义不成。自宗不许。前后两慧体有异故。又许照用虽念念别而有先求后证等事。

故所立因有不定失。又乐等异别慧所缘。彼此俱。许即为同喻。由此比知缘别境识。别慧缘故。体应有异。谓青等识其体各异。别慧缘故。犹如乐等。岂不乐等于转变时合成色等其相无异。

尔时复为一慧所缘。所立同喻。便阙能立。此非真过。我说别慧所缘为因证体有异。不言唯为别慧所缘。斯有何失。然彼乐等其性各异。必应许有别慧所缘。是故决定无有一慧。其体是常知一切义。故无一识审知二义。皆实有体。其理成立。为释颂文起斯傍诤。今应且止辨正所论。

复次今应诘问有住论者。如是住体为待余住能住于法。为不尔耶。若尔何过。若待余住能住法者。应如所住不名能住。若不待余能住法者。所住亦尔。应不待余为显此义。故次颂曰。

时若有余住　住则不成时

论曰。自性不能助成自性。故无同类同时相待。诸有为法必待异类相助而成。如慧与心。地与水等。如是若执住别有住。此住则应失于住体。待余住故。如所住法。颂中时者。是住别名。此正应言住有余住。住不成住成文故尔。由此生等亦无同类。故所立

量无不定失。又次颂曰。

时若余住无 后灭应非有

论曰。时者谓住。余住若无。如所住法不能自住。既不自住岂能住他。如是则应不名能住。能住无故。诸有为法何能暂住经一刹那。初住既为无。后灭如何有。初住后灭相待立故。又若此住不待余住。自能住者法亦应尔。自力能住不待余住。住既是无。灭亦非有。云何汝执初住后灭。又住灭等互为助伴能起作用。住相既空。亦无灭等。是则诸法应无后灭。无后灭者何谓无常。

复次诸有为法与无常相为一为异。若尔何失。若言是异。应非无常。若言是一。应无有住。为显此义。故复颂曰。

法与无常异 法则非无常

论曰。色等诸法名无常者。无常相合说为无常。色受想等其相各别。自性有异。故非无常。若尔色等异无常故。应如空等。体非无常。若言色等虽有差别。而用无常以为共相。如是共相若离色等。色等异彼。还同前过。若言色等与彼共相体不相离。是则色等无异性故。应失自相。若言诸法各有二相。谓自及共不相舍离。如是二种一通一别。相不同故。应非一体。如无常相。非即色等。如是色等亦非无常。相既有异。虽共和合而体不同。犹如色味。若谓色等实非无常。无常合故假说无常。如执杖人说名为杖。故无色等非无常过。若尔修习无常观者。于其色等非无常法。自心增益立为无常。此无常观应成颠倒。若尔不应能断烦恼。是故无常应即色等。若即色等复失自相。如是诸法自相共相。世俗道中相待假立。不可定执为一为异。于胜义理都不可论。已说无常与法异过。为显一过。复说颂曰。

法与无常一 法应非有住

论曰。无常与住。性相相违。云何一法具有二种。如苦与乐。性相相违。尚不相应。况同一体。若色等法与无常一。是则决定无暂住义。如何依住立有实时。

复次有作是说。如上所言。诸法无常何有住者。此不应理。所以者何。诸法自性虽复同时。然其作用前后差别。如四大种为共有因。体必同时。用有先后。如是三相体虽俱有。而彼作用时分不同。先生相用。次住后灭。住相用时。虽有无常。而无胜用。住有用故。能住所依住相用讫无常得。次复起胜用灭所依法。此亦不然。生住灭相自性作用。皆互相违。如苦乐等。必不并起。云何体俱用有先后。自性相违而许并起。何不许彼作用同时。用既不俱。体亦应尔四大种喻。理未必然。用不同时。体亦应尔。又住无常体若俱有。不应作用先后不同。若谓住强无常劣故。住先起用无常后起。此亦不然。

故次颂曰。

无常初既劣 住力定应强

此二复何缘 后见成颠倒

论曰。体既同时。用有先后。故不可说二相力齐。定应住胜无常是劣。若尔何缘后时复见。无常力胜摧伏住力。灭坏所依及住相等。后时住力应制无常。以力强故犹如初位。于此中间无别方便可令住相力用损减。及令无常力用增盛。若言住相作用已讫。故于此时其力损减。彼无常相先未作用故于此时其力增盛。此亦不然。理相违故。住与无常先后体一。何缘力用衰盛不同。住相尔时体无亏减。何缘力用炊有衰损。又住相用齐何当止。若言住用唯一刹那。何缘此住极为知定。若住相力唯有尔所。谓能住法经一刹那。若尔无常今复何用。住力既尽所住诸法自然不住。何用灭为。如是住相初后体同。所作事业亦无有异。有时起用有时不起。此义难了。智者应思。又于后时无常力胜能灭住相。彼此同知。由是亦应信无常力前位已胜能摧住相。若尔住相常应无用。何执如是无用住为。是故智者应信无住。既无有住。时依何立。又执无常初劣后胜。并执住相初胜后劣。皆不应理。故复颂曰。

若遍诸法体 无常力初劣

应都无有住 或一切皆常

论曰。若无常相初时力劣。不能灭法。法自然住。何缘执此无用住耶。是则住相应本无有。以无用故。犹如兔角。若言住相初时力胜能伏无常。则一切时皆应得胜。体无异故。若尔有为常应不灭便违经说诸行无常。

复次今应诘问贪住相人。诸有为法为无常相决定俱生。为作用时无常始起。初且不然。故次颂曰。

无常若恒有 住相应常无

论曰。有为诸法无常所迁不能暂停。先已具辨。此无常相损害有为。如极暴恶怨家债主。常随迁逼不令暂住。是故若说一切有为恒有无常。则常无住。后亦不然。故复颂曰。

或彼法先常 后乃非常住

论曰。若刹那终无常始起。此无常相前位应无。尔时彼法应成常住。无无常故。如虚空等。非常住名。如无常体。别有少法。但由远离无常相故。立常住名。由此色等失有为性。若言后时必当灭故无斯过者。此亦不然。无为法中曾未见故。如虚空等初离无

常。后决定无可灭坏义。有为诸法应亦如是。如何后时必当坏灭。又初色等与后无异。应如后位无常所随。

复次为摄上义。故复颂曰。

若法无常俱 而言有住者

无常相应妄 或住相应虚

论曰。若有为法无常相俱而言有为有住相者。如是二相性相相违。是则定应一虚一实。所以者何。若言住相有胜力用住持有为令暂不灭。住力既尽。诸有为法自然灭坏。若尔灭相复何所为。或后住相应如前位。有胜力用伏彼无常令其无力灭所依法。若尔何缘执无常相。若言无常虽有力用能灭诸法。而法初时势力微劣未为强敌。故无常相权时放舍令暂得住。若尔住相复何所为。或前无常应如后位。灭所依法令不暂停。若尔何缘执有住相。

复次有作是言。前说无住有何体者。此说不然。住体虽无然有不住。诸法自体不可拨无。应作是言。诸行生灭展转相续。无间灭时有刹那顷无住法体。所以者何。无常力用迁流不住。立之为灭。法体无者。灭何所依。若说法外有无常相为法灭因。亦同此难。我亦不拨诸法皆无。但言汝等所执真实。时所依体皆不可得。所以者何。执有住体与时为依。前已广破执有生灭与时为依。亦不应理。所以者何。本无今有假说名生。本有今无假说名灭。如是生灭既非实有。云何依此执有实时。复云何知生灭是假。本无今有名生。本有今无名灭。生之与灭皆二合成。如舍如林。岂名真实。又生与灭二分所成。半有半无。如何定有。又本无分不名为生。体非有故。如龟毛等。其今有分亦不名生。体非无故。如涅槃等。又本有分不名为灭。体非无故。如虚空等。其今无分。亦不名灭。体非有故。如兔角等。一一别分既非生灭。二种和合岂是生灭。假名诸法。是事可然。真实法中无如是义。又于生灭各二分中。本无未来今无过去。去来二际已灭未生。其体既无非实生灭。今有本有俱现在摄。岂一刹那生灭并有。不可现在有二刹那。初名为生。后名为灭。时既有别。世云何同。若必尔者。世应杂乱。生时灭未有。应名未来。灭时生已无。应名过去。又灭灭法令无入过去灭。在现在说名有。生既生法令有入现在生。应未来说名无。又本无时名为未来。于今有时名为现在。于本有时名为现在。其今无时名为过去。云何二世合成一时。而言此时决定实有。如是推征生灭非实。不应依此立有实时。若有为法无实生灭。如何上言无常所迁。暂生即灭何容有住。无常既无何能迁法。我上所言。皆为破执。随他意语非自意。然彼执无常复执有住。为破彼住且许无常。今住既无。无常亦破。不应谓我定许无常。我如良医应病与药。诸有所说皆随所宜。故所发言不应定执。若色等法实有住者。容可审知。是有为性既无有住。复非无为。

是故不应执为实有。既色等法非定实有。云何汝等依此立时。世俗可然。非为胜义。

复次有作是说。若离有为别立住体。能住于法既言有过。即有为法。前前刹那能生后后。名住何失。此亦不然。最后刹那诸有为法不生后果。应无住相。既无住相。应名无为。若尔已前诸有为法。与此同类应非有为。若有为法后后刹那续前前故名住相者。此亦不然。后念生时若与前念为住相者。生相应无。若尔有为应无四相。若后生时。望前为住。当位名生二相俱有。是即说生以为住相。名虽有异用应无别。如是四相既无别用。何须立此无用相为。最后刹那既无后念。续此而生。应无住相。是故即法住相亦无。

复次有作是言。令有为法于将灭时能生后果。是住相用由此用故。诸有为法虽不暂停而有住相。此亦不然。最后刹那不生后果。应无住相。过同前说。若谓尔时亦能生后。余缘阙故后果不生。既彼后果毕竟不生。云何知前有能生用。若见前时同类有用。比知最后亦有用者。此亦不然。现见异故。前时诸行有后果生。最后诸行后果不续。得果既别。为因岂同。若同为因。应俱有果若尔最后。刹那不成。又汝不应前后诸行。以同类故更相比决。谓皆为因。勿后无果。例前亦尔。或前有果例后亦然。又前诸行亦非一向。于将灭时能生后果。入灭定等最后念心。不能生后等流果故。亦不应言望后。亦行为同类因。种类别故。勿阿罗汉入无余心缘生他识。或无识身名同类因取等流果。若尔应无永灭度义。若言后心缘生他识。或无识身。非因缘故。无有过者。此亦不然。入灭定等最后念心。望后色行亦非因缘。云何生彼名住相力。若言色行望彼后心以同性故。是等流果后心与彼为同类因。是因缘故名住力者。入无余心望他身识及无识身。汝宗亦许有同性义。云何非彼同类因耶。夫因缘者。自类熏习生果功能非余法也。是故汝立住相不成。非一切法生同类故。又因缘者。世俗假立。如何依彼立实住相。又汝五因取果与果皆许因缘。云何但说一同类因取果一用为住相力。又未来世无实有体。云何望彼为同类因。过去未来非现在世及无为摄。同兔角等。非实有性。是故因时果未有故。如望兔角非彼实因。果现前时因已无故。如从龟毛非彼实果。因果尚非真实有体。依立住相岂得实有。既无住相。时何所依。是故定无实有时体。

复次云何定知诸法有体而依法体执有实时。若由现见知法有体。此亦不然。见非实故。所以者何。故次颂曰。

无所见见无 回心缘妄境

是故唯虚假 有忆念名生

论曰。一切所见皆识所为。离识无有一法是实。谓无始来数习诸见。随所习见。随所遇缘。随自种子成熟差别。变似种种法相而生。犹如梦中所见事等。皆虚妄现都无一实。一切皆是心识所为。云何定知诸法有体。外境若无内识应有。犹如梦等无境有心。云何复起如是妄执。境既是无识。如何有识体。定有亦不可知自体。不能知自体故。汝等不许识并生故。设复许有诸识并生。亦无展转亲相缘义。云何能知识体定有。若尔大乘应如梦哑。拨一切法皆悉是虚。不能辨说一切世间出世间法自性差别。或复不如诸梦哑者。彼能分别种种境界。但阙语缘不能辨说。今此不能分别诸法。亦不能说。是大苦哉。我等不能随善如是大乘所立虚假法义。以一切法皆可现见不可拨无现见法故。

奇哉可愍。薄福愚人不能信解大乘法义。若有能见可见所见。能见既无谁见所见。以诸能见不能自审。知自有体亦不审他。于审察时能见所见。皆无所有不可审察。是故不应执现见法。决定有体。以回心时诸所缘境皆虚假故。所以者何。起忆念时实无见等种种境界。但随因缘自心变似。见等种种境相而生。以所忆念非真实故。唯有虚假忆念名生。如所曾更诸法体相。回心追忆。故名为念。当忆念时曾所更境皆无有故。能念亦无。而名念者。随顺串习颠倒诸见。假名施设。由此念故。世间有情妄起种种分别诤论。竞执诸法自性差别。没恶见泥不能自出。若无所见亦无所闻。是则一切都无所有。云何今时编石为筏。诸有行愿复何所为。随顺世俗所见所闻。强假施设。不应为难。

胜义理中二俱不许。一切分别戏论绝故。非诸如来有法可说。亦无有法少有所得。故契经言。如来昔在燃灯佛所。无有少法可说可取。若尔精进则为唐捐。应弃如来甘露圣教。为欲方便除倒见执。施设二事。俱无有过。既言一切所见能见皆无所有。云何无过。虽无真实所见能见。而诸愚夫颠倒谓有。为欲除彼增上慢见。随顺世间施设无过。若能随此圣教修行。随俗说为真佛弟子。世俗愚夫随自心变颠倒境相而起见心。佛非其境于彼无用。云何说为如来弟子。由佛愿行为增上缘。起彼见心。故亦无失。谓佛世尊在昔因位。为欲利乐一切有情。发起无边功用愿行。由此证得无分别慧。因此慧力发起无量利乐有情作用无尽。诸有情类用佛愿行。所得妙慧为增上缘。自心变现能顺世间。

最胜生道及顺出世。决定胜道诸佛形相。及所说法。缘自心相起增上慢。谓我见佛闻说法音。信顺修行世出世行。是故说为如来弟子。若尔应从颠倒愿行。生无分别无倒见慧。以本愿行见有利乐一切有情而生起故。设许如是有何相违。因果异类岂不相违。又一一因应生一切。随因势用生异类果。彼此俱许有何相违。如从有漏发生无漏。非根生根。非识生识。不可见此能生异类。即令一一皆生一切。同见同知。不应为难。彼此俱有非爱过故。又世俗法力用难思。不可一一难令齐等。现见世间末达那果。及余能发风病等物。若有如量如时服者。除风病等为无病因。羯罗那等则不如是。是故异类虽得

相生。而非一因生一切果。又本愿行亦非颠倒。以能了知诸法实义。于一切法无所执着。

能为无上妙果生因。虽复发心起诸胜行。求无上果利乐有情。然似幻师起诸幻事。都无所执。故非颠倒。复次如前应问。云何定知诸法有体而依法体执有实时。若彼答言由随法体起现见心。后重审察能自了知。我昔曾更如是境界。若无法体起现见心。后时不应如是审察。是故定知诸法有体。复应问彼。重审察时为有法体可现见不。彼言。不也。所以者何。生已即灭。彼于今时无所见见。谓无所见而生于见。又应问彼。重审察时前现见心为可回返忆我昔见如是境耶。彼言。不也。所以者何。过去诸法不可回返。故无回心。谓无有能回过去心来至现在若尔今时由谁审察。能决定知诸法有体。彼言由念。所以者何。要依现见后方有念。非无法体可有现见。是故定知诸法有体。此但有言而无实义。

所以者何。一切忆念但缘有名无实境起。由此忆念唯缘妄境。是故唯有世俗虚假忆念名生。谓于非有虚妄境界。如对目前分明记忆。故名忆念。实无有体颠倒相现。故名非有。虚妄境界。是故不应随虚妄见计度诸法谓实有体。

复次汝上所言。要依现见后方有念。非无法体有现见者。此亦不然。前已略说。见非实故。所见能见皆无所有。是故不可以其现见证法有体。前虽略说。而未广辩。云何定知诸法非有。诸所执有略有二种。一者无为。二者有为。无为是常。先已广破。谓若有用能生诸法。应如有为非无为体。若无有用不能生法。应如兔角。其体是无。有为有二。谓过未有。及现在有。过去未来如前已辩。谓曾当有非现有体。若现有体应名现在。若言无用。故非现在。既现有体。云何无用。若言其用必藉缘故。非恒有者。用可无常。体不藉缘应是常住。若言此体能起于用。用非常故。体亦无常。是则此体能起于用。用暂有故。体非恒有。又若有为体恒是有而能起用。故非无为。虚空等体亦许恒有。

何不起用说名有为。无为恒有而不起用。有为起用如何恒有。又过去体定非现有。名已灭故。过去摄故。如过去用。未来世体亦非现有。名未生故。未来摄故。如未来用。若言去来体虽是有不名现有非现在故。所立比量便立已成。此理不然。汝立三世体非本无今有。亦非本有今无。一切时有。如所执空故名现有。非现世摄名为现有。我今遮破恒现前有。是故比量非立已成。若汝不许去来二世其体现有。则应如用先后是无。体非常有。是则一切有为之法。若体若用皆待众缘。本无今有本有今无。便失汝宗。法体常有。若言去来体是现有。世所摄故。犹如现在。理亦不成。汝许去来用非现有。是世所摄。则所立量有不定失。若言去来体是实有。世所摄故。如现在者。理亦不然。

若依胜义我宗现在。亦非实有则无同喻。若依世俗用瓶盆等。是世所摄而非实有。则所立量有不定过。若言去来体是实有。余非实有。所不摄故。如共所知实有法者。此亦不然。若依胜义无同法喻。若依世俗便立已成。我宗亦许去来曾当是实有故。又如共知世俗实法。余非实有。所不摄故。应非去来体现实有。如是等类有多相违。又去来体非现实有。余实有法。所不摄故。如共所知非实有法。如是等类比量无边。是故去来非现有体。但依现在假名建立。谓现在心缘曾当法。似彼相现假说去来。实非过未。由此去来共所许法。非离现在别有实体。自宗所许世所摄故。犹如现在诸立过去。未来有体如现在者。皆同数论外道所计自性体常用有起谢。彼既有过。此亦应然。是故自称佛弟子者。

应舍此执。现在诸法虽世俗有而非胜义。所以者何。若胜义有。应不藉缘。既待缘生犹如幻事。如何可说是真实有。又现在法有生有灭。犹如幻化。云何实有。若现在法是实有者。应如所执虚空等性。无生无灭。岂名现在。又现在法已生未灭。二分合成。已生待未来。未灭待过去。相待立故。非实有体。如粗细等。揽非实法和合而成。如树林等。云何实有。又于现在一一法上有多种性。如何实有。谓一一法皆有蕴性处性界性有漏无漏世出世间色心等性有无量种。于诸性中谁实谁假。不可说言。如是等性是义差别同依一体。除此诸性更有何体。亦不可言。一性是体余性是义。同名为性无有差别。云何一体。余皆是义。亦不可言。如是等性是名差别。其义是一。若尔不应生别行解。

亦不可言。差别行解但缘其名。苦无常等种种行解。皆缘义故。是故一一有为法体皆用无量性相合成。如舍林等非真实有。但依世俗说有实体。若言诸性皆是共相。以可说故。如军林等。是假非实。比量所得。自相是实现量所得。既言是实。其相如何。现量所得云何可说。若不可说。如何言实。若可言实。即应可说。云何自相是不可说。若言自相假说为实。非是真实。是则一切若假若实。皆依世俗假想施设云何汝等定执诸法皆有实体。若一切法皆非实有。如何现前分明可见。镜像水月健达缚城。梦境幻事第二月等。分明可见。岂实有耶。世间所见皆无有实。云何以见证法是真。觉时所见一切非真。是识所缘如梦所见。梦心所见决定非真。乱识所缘如第二月。如是虽无真实法体。

而能为境。生现见心。因斯展转发生忆念。前后俱缘非真有境。是故不可以生忆念证法是真。法既非真。时如何实。若缘妄境生于倒见。境可是虚。见应是实。境既是虚。见云何实。如在梦中。谓眼等识缘色等境。觉时知彼二事俱无。妄境倒心亦复如是。愚夫谓有。圣者知无。有倒心境二种皆虚。无倒境心俱应是实。世俗可尔。胜义不然。以胜义中心言绝故。若于胜义心言绝者。云何数说。心境是虚。为破实执。故且言虚。实执若除。虚亦不有。若实若虚。皆为遣执。依世俗说。非就胜义。胜义谛言亦是假立

。为翻世俗非有定诠。现见心境可言是无。忆念境心云何非有。现见尚无。忆念岂有。若一切法都非实有。如何世间现造善恶。若无善恶。苦乐亦无。是则拨无一切因果。

若拨因果则为邪见。岂不怖此邪见罪耶。奇哉世间愚痴难悟。唯知怖罪不识罪因。一切善恶苦乐因果。并世俗有。胜义中无。我依胜义言不可得。不拨世俗何成邪见。于世俗中执胜义有。不称正理。是为邪见。今于此中为破时执。略说诸法俗有真无。其义虚实研究是非。于后品中当广分别。已略成立远离二边中道实义。诸有聪慧乐胜义人当勤修学。谓常无常二边邪执。如其次第。略破应知。

广百论释论卷第六 破见品第四

复次若如所言诸法性相世俗事有胜义理空。如来于中智见无碍。言音辩了巧悟他心。如何世间犹为种种妄见所魅诤论纷纭。由能闻者有过失故。何者名为闻者过失。谓贪己见。不求胜解。于善恶说不能了知。若无如是三种过失。是则名为闻正法器。为显此义故说颂曰。

禀和希胜慧 是法器应知

异此有师资 无因获胜利

论曰。要具三德名为法器。一者禀性柔和无有偏党。恒自审察不贪己见。二者常希胜解求法无厌。不守己分而生喜足。三者为性聪慧于善恶言能正了知德失差别。若无如是所说三德。虽有师资终无胜利。言胜利者。所谓师资开悟证得如其次第。如彼六师诸外道等。虽闻正法而无所证。非佛于彼无愍济心。亦非圣教不中正理。以于世间所应度者。闻佛圣教皆已度讫。为显此义故次颂曰。

说有及有因 净与净方便

世间自不了 过岂在牟尼

论曰。诸佛如来无碍智见。观利他事不过四种。谓所舍证及此二因。体义皆真名言非谬。即是四谛圣教所摄。佛虽广说而彼不知。过在世间非牟尼失。以诸外道觉慧庸微。及阙正修故不能解。如彼烈日放千光明。盲者不见于日无咎。

复次彼诸外道。定为无明放逸睡眠缠覆心识。于自所许不能信依。所以者何。故次颂曰。

舍诸有涅槃 邪宗所共许

真空破一切 如何彼不欣

论曰。诸外道宗皆言弃舍我所有事。唯我独存远离羁缠。萧然解脱无为恢怕。名曰涅槃。离相真空绝诸妄境。亦无分别执有等心。观此能除一切心境。正归无上大般涅槃。不违汝等所求解脱。如何憎背而不生欣。我等涅槃唯除我所。空亦破我知何所欣。汝涅槃中若有我者。必不离所何成涅槃。我如前破。不应重执故当欣此离我真空。有则可除空无能遣。执有起过观空即除。空有二途德失悬隔。云何汝等党有诽空。可愍邪徒痴狂无智。不能信受有益真空。常好邪求无益妄有。而于正教反生嫌嫉。如彼恶子淫乱迷心。耽媚色声猖蹶无礼。于母慈训不知敬从。自任凶顽反生怨害。

复次若离真空毕竟无别舍证方便。故次颂曰。

不知舍证因 无由能舍证

是故牟尼说 清凉余定无

论曰。彼诸外道虽复发心。求证涅槃及舍生死。由不善知舍证方便。于所舍证终不能成。憎背真空耽着妄有。故于方便名不善知。除真空观无舍生死。及证涅槃别方便故。诸有贪求外道见者。终不能得出世清凉。言清凉者则是一切苦及苦因究竟寂静。唯有空观是证得因。除此更无别方便故。如是空观佛法中有。一切外道邪论所无。故牟尼说四沙门果。我法中有。余法定无。以诸外道执着己见诽空观故不证涅槃。云何应知我等所执定非舍证正方便耶。前已具说。执常句义立实有时。皆有过失后当广破。执根境等故知汝执非正方便。又诸外道于涅槃处。实不能离我所见等。而谓彼处有自内我。解脱我所名为涅槃。所以者何。我与我所毕竟无有相离义故。汝不可言苦乐等法。于涅槃处远离于我。汝自立为我所有故。如汝所执我之自体。亦不可言我之自体。非我所有同喻无因。勿汝所执我无自体。便似空华有违宗过。是故汝等外道所执。不能究竟舍离生死。亦不能证究竟涅槃。由此应知非正方便。

复次诸外道等。制造书论虽彼所诠少分有实。谓说施等是牵引因。能招善趣及余胜乐。又说杀等是牵引因。能招恶趣及余剧苦。然彼书论前后相违。亦复许为杀生等业。又能引发诸恶见趣。亦从如是见趣所生。如有盲人遇游正道。或时迷失复履邪途。外道书论亦复如是。有实有虚不可依信。若尔如来三藏圣教。或有所说难可信解。是则一切内外经书。无可信者成太过失。所以者何。佛经中说种种神变不可思议。又说甚深真实义理。诸有情类不能测量。复说如来三业作用。声闻乘等所不能知。谓无功用普于十方无量无边极远世界。随诸有情一一根性。无量无数品类差别。如其所乐能于一时现妙色身饶益无尽。虽断一切寻伺分别。而能为彼无量有情宣说无边甚深广大真实美妙无尽法音。于一念顷能除有情无量无边心行秽垢。其心虽无实生实灭。亦无一切能缘所缘而一念顷普于一切所知境界现见周尽。于现见时远离一切能见所见分别思惟。虽断一切随眠

缠缚。而于三有现受死生。虽久离欲而生欲界。现处居家迫迮牢狱。贮畜种种财谷珍奇。养育妻儿亲眷僮仆。如是等事皆难信知。故我于此深怀犹豫。事若唯有诚可生疑。然事亦空故。次颂曰。

若于佛所说 深事以生疑

可依无相空 而生决定信

论曰。此颂意言。如来为怖外道群鹿。大师子吼示现真空。如是真空其义决定。分明理教所共成立。诸有智者用为定量。锐难精思皆不能越。随顺空理无倒勤修。众善庄严成无上果。于此应生决定信解。唯空是实余并非真。但是如来随物机欲。善权方便显示宣扬。又佛所言虽有无量。略唯二种。谓空不空。若于不空有所疑者。可依空理比度应知。诸法皆空云何可见。由识言境有义不成。诸法体相略有二种。谓识所识及言所言。一境同时有多识起。随见差别境相不同。此识不应随外境起。由一境体多相不成。故知所识决定非有。言是假立唯诠共相。一切共相皆非实有。多法成故如军林等。又诸共相皆依别法。所依别法其数无边。诸近见者不能普见。既不见别。不应见总。如二性等依二等物不见所依必不能见。如是共相既非所见。如何依彼建立能诠。是故共相但假施设。非为实有可为言诠。又诸共相若实有者。一一法上全有分有俱不得成。一一法上若全有者。应如别法共相不成。一一法上若分有者。应成多分非一共相。又实等上无别有一。实等总性慧所缘故。如非实等。总性即是诸法共相。是故共相非有实体。但诸世间假共施设。如是诸法。或识所识。或言所言。二种推征俱非实有除此二境更无别法。故应信解诸法皆空。由此契经有如是说。诸法实性无示无对。皆同一相。所谓无相。诸法性相非言所行。言不能诠故名无示。非心心法所行境故。非缘有对之所能对故名无对。非超二种所行相外别有余相故名无相。空相无二故名一相。不为妄执贪等毒箭损害。真见所证真空分明可了故名为相。又真空理离有无等一切法相故名无相。无相无二故说为一。即以如是无相为相。故名为相非别有相。

复次彼诸外道作如是言。诸佛所说略有二种谓空不空空言若实余说应虚。若佛所言一分是实。则类余分亦非虚者。我等所言亦应如是。云何总拨言不可信。汝等外道于现事中有谬失故不可依信。所以者何。故次颂曰。

观现尚有妄 知后定为虚

论曰。彼诸外道邪觉乱心。浅近事中尚有颠倒。况于后世深远难知。因果理中而无谬失。是故所言不可依信。于何浅近我有倒耶谓胜论者计同异等是现量境。诸数论者计苦乐等是现量境。如是等事其数无边。皆有颠倒。所以者何。如胜论执同异性等是现量

境。其理不成。牛马等性分别意识。于色等法假施设有。越诸根境非现量得。遍诸所依无差别故。如和合体。彼计第六和合句义。其体是一遍诸所依。越诸根境非现量得。同异等性其义亦尔。云何执为现量境界。又彼论说有实句义。是现量境。理亦不然。所以者何。瓶衣等物分别意识。于色等法假施设有。云何执为现量境界。然彼论说瓶衣等物因德业实同异合故。为眼所见及身所触。故是根境现量所知。此必不然。先明因德所引实智非现量摄。谓因青等暖等诸德所引实智。定非见触现量所摄。非业同异实所引生依随余相合所生故。如因香味所引实智。因业引生实智亦尔。如其所应比量遮破。谓因诸业所引实智。亦非见触现量所摄。非同异性实所引生依随余相合所生故。如因香味所引实智。因实引生所有实智。如见壶等知是牛等。既破壶等诸实句义。非所见触。即已破彼所引实智。以壶等智必因德业方乃得生。此前已破。是故亦非现量所摄。因同异性所引实智。亦非见触现量所摄。依随余相合所生故。如非实等所有诸智。谓非实智于德业等言此非实依随余相合所生故。定非见触现量所摄。余智亦尔。由是应知。一切句义假合生智。皆非真实缘彼现量。谓缘实智非是真实。缘实现量假合生故。如德等智。如是乃至缘和合智亦非真实。缘彼现量假合生故。如实等智故不应执六句义中有现量境。是故胜论于其现世浅近事中亦有颠倒。

复次彼数论者执色等法三德合成。是实非假现量所得。理亦不然。多法成故。如军林等。色等应假。云何言实。又乐等三其性别故。如未变位不应成一。又色等法若是实有。应如乐等非三合成。又乐等三其相各异。云何和合共成一相。不可合时转为一相。与未合时体无别故。又乐等三性既各异。相不应同。汝执性相定是一故。性应如相同。相应如性异。又乐等别。色等是总。汝执总别既定是一。总应如别是三非一。别应如总。是一非三。云何别三成于总一。又转变时乐等三德若不和合共成一相。如未转时其相差别。不应现见是一色等。若三和合共成一相应失乐等三种别相不可说言乐等三德各有二相。一总二别。所以者何。总相若一不应即三。总相若三不应见一。若言乐等一一皆有。乐等三相共相和杂难可了知。故见一者。此亦不然。各有三相还应见三。如何见一。云何可知乐等有异。又若一一皆有三相。何须和合共成色等。即应一一能成色等。根境差别为我受用。又此三德各有三相。互有差别。如何色等其相是一。又若乐等一一皆能成色等法。一一法体皆三合成。是则诸法若性若相。应无差别。同以三德三相成故。若尔所有大等因果。唯量诸大诸根差别。一切不成世间现见情与非情净秽等物。现比等量亦无差别。违诸世间现所见故。成大过失。如是等类。外道邪师所执虽多。皆不应理。谁能挠搅粪秽聚为。我佛法中多诸法将。已摧彼敌。故不烦词。如是外道于浅近处。白日夷途尚致颠蹶。况于深远崄绝稠林巨夜重昏而无谬失。谁有识者。信彼邪言为止归邪。故复颂曰。

诸依彼法行 被诳终无已

论曰。若诸有情随彼外道昧见倒执所说法行。彼随恶友邪教化力。妄见熏习所任持故。诽毁如来证所起法。获大罪业其量无边。由是因缘堕诸恶趣。受大忧苦无有出期。故有智者。勿类愚夫随恶友行而自欺诳。应随诸佛真实无罪。速证出离圣教修行。

复次如上所言。佛经中说种种神变不可思议。又说甚深真实义理。诸有情类不能测量。乃至广说。如是等事。难信知者诚如所言。诸佛功德所说义理。皆甚深故难可信知汝等愚夫薄福少智。唯求自利不愿济他。未饮大悲甘露法味。岂能信解如是法门。若有慧光破无明闇。深心悲愍一切有情。求佛菩提具广大福。乃能信解如是法门。谓诸如来昔无量劫。悲慧种姓熏发其心。为拔有情生死大苦。为求无上正等菩提。于诸佛所恭敬供养。听闻正法系念思惟。修集无边法随法行。谓施戒忍勤定慧等。种种难行微妙胜行。殷重无间修习圆满。证得无上正等菩提。获不思议自在神力。本愿所引妙用无穷。于此何缘而不信解。现见世间机关等事。先势所引任运动摇。如是如来殊胜神变。本愿所引任运施为。又如世间习幻术者。若极成满处多人众妙用难思。何况如来。久修胜定增上满足。神通作用而可测量。是故汝等于诸如来不思议事。应生信解。于佛圆德自在神通。当至心求。勿怀放逸。有声闻等于佛无边不思议力。自知绝分悲号伤叹。声振三千。汝等云何诽谤不信。

复次诸有智者。自往涅槃昧识逢师不能随学。为显此义。故说颂曰。

智者自涅槃 是能作难作

愚夫逢善导 而无随趣心

论曰。烦恼缠缚无始时来。数习坚强牢固难断。涅槃虚寂无相无名。胜德无边高深难证。诸有智者。不因他教。自然能度生死大海。证得究竟大般涅槃。是大丈夫能作难作。愚夫久没诸欲淤泥。耽味欢娱不求出离。如狗贪咬染血枯骨。虽杖逼之犹不弃舍。愚夫亦尔。味着诸欲圣言诃责。亦不厌离。如是智者。自然开觉证大涅槃。是作难作。愚夫放逸无所觉知。虽遇圣言不希寂灭。

复次生死甚苦涅槃极乐。过失功德粗着易了。如何有情安然不欲。厌背生死欣趣涅槃。以彼愚痴有怖畏故。谓怀我爱闻涅槃空。恐证无余我便断灭。由此怖畏。是故不欲厌背生死欣趣涅槃。如是怖畏由少智生。所以者何。故次颂曰。

不知无怖畏 遍知亦复然

定由少分知 而生于怖畏

论曰。若诸有情都无觉慧。于一切法无所了知。彼于涅槃不生怖畏。若有遍知诸法正理。彼达生死及与涅槃。生死生时唯假苦生。生死灭时唯假苦灭。本来无我诸法皆空。故于涅槃全无怖畏。若有但解般涅槃时。诸行皆灭都无所有。不知行苦任运自灭。无实体用离我我所。彼由身见我爱所持。闻涅槃中空无所有。惧我断灭便生怖畏。如是怖畏因少智生。故有智者应正除断。又非串习故生怖畏。所以者何。故次颂曰。

生死顺流法 愚夫常习行

未曾修逆流 是故生怖畏

论曰。诸异生者说名愚夫。烦恼随眠无不成就。欣生厌死不乐涅槃。从无始来数曾受领。增上生道可爱异熟。未曾修习决定胜道。增上生道诸果异熟。贪等随眠所依止处。虽为苦火常所焚烧。而不觉知欢娱游戏。于生死苦常习行故。不知过患无厌离心。于其解脱无罪乐味。由不曾知不乐修证。如世溷猪耽乐粪秽。清闲美膳非所欣求。如是愚夫乐生死苦。于解脱乐无希慕意。由未串习。闻说其名不能信受。反生怖畏。诸有智者由思择力。于解脱乐应正勤求。勿类愚夫倒生厌怖。

复次诸有信求无倒解脱。或性贤善。或由慧力。将修真实见方便时。若于其中为作障碍。所获罪业其量无边。为显此义。故说颂曰。

诸有愚痴人 障他真实见

无由生善趣 如何证涅槃

论曰。真实空见是证圆满无上智因。又是永灭一切无义涅槃方便。此方便道是不思议功德生处。由是展转疾证菩提。不住涅槃利乐无尽。随其所化无量有情根性不同。安立种子及成熟等。利乐无穷诸有愚人。由无明闇覆自慧眼。不见真空。复以邪说及余方便。障他所修。如前功德。彼获罪业无量无边。唯有如来能知其际。由重恶业染坏其心。后生善趣去之甚远。随眠缠缚相续坚牢。种种业因能为重障。方便顺忍尚不得生。正见涅槃如何可证。知障正法罪业既深。智者应当自防勿犯。

复次诸有障他修正法者。彼后自引邪见令生。此邪见罪过于毁戒。为显此义。故复颂曰。

宁毁犯尸罗 不损坏正见

论曰。如契经言。宁毁净戒不坏正见。此意云何。毁净戒者唯能自坏。若坏正见兼坏自他。令无量生受大苦果。及失无量无边利乐。又毁戒者由犯戒故常怀惭愧诃厌自身。坏正见者无惭无愧。赞成邪见恒自贡高。又毁戒者不增邪见。若坏正见令破戒恶未生

而生。生已增广坚固难坏。又毁净戒但障生天。坏正见者障涅槃乐。所以者何。故次颂曰。

尸罗生善趣 正见得涅槃

论曰。毁戒坏见。虽复俱能损坏善因障碍乐果。然毁戒轻。坏见极重。所以者何。持戒生天增长结缚受生死苦。正见能证三乘菩提得涅槃乐。是故智者勿坏正见。

复次诸法真理何者是邪。谓一切法空无我理。若尔此理亦有过失。所以者何。如有一类闻空无我谓法皆无。诽拨一切因果正理。乃至断灭一切善根。此自见有过。非空无我咎。由恶取空妄起邪见。行诸恶行空无我理。心言不测非彼所证。愚夫闻说诸法皆空。不知圣意。便拨世俗因果亦无灭诸善法。此岂是空无我过失。圣说空教有何意耶。为遣一切虚妄有执。若尔亦应说诸法有。为遣妄执诸法空故。实尔若有执诸法空。如来亦说诸法是有。既为遣执说有说空。诸法真理为空为有。诸法真理非有非空。分别戏论皆不能及。何缘圣说非虚妄耶。为除邪执故非虚妄。空有二教俱能除执。何故如来多说空教。以诸有情多分执有。生死多分从有执生。是故如来为除有执灭生死苦。多说空教。若空若有皆是教门。何故前说空为真理。方便假说亦不相违。又此空言是遮非表。非唯空有亦复空空。遍遣执心令契诸法。非有非空究竟真理。诸法真理实非空性。空为门故假说为空。真理非空。空为门者。真理非有。应有为门。随机说门。有亦无过。然其门义顺在于空有有有等皆顺执心。空空空等皆违妄执。故有智者。闻说空言应离一切有无等执。悟法真理非有非无。勿起有无分别戏论。

复次劣慧者。前不应辄说空无我理增其恶见。所以者何。故次颂曰。

宁彼起我执 非空无我见

后兼向恶趣 初唯背涅槃

论曰。彼谓世间诸劣慧者。我执即是萨迦耶见。其我所见亦带我执。故我执言亦摄彼见。我执虽复不称正理。而宁彼起过失轻故。空无我见虽称正理。然彼不能如实了达。因斯诽拨诸法皆无。过失重故。宁彼不起。云何此二过失轻重。谓初我执唯背涅槃。后恶取空兼向恶趣。彼劣慧者恶取空时。尚厌善根。况诸含识。彼由厌背善及世间。断灭善根损害含识。非唯弃背清凉涅槃。亦持自身足地狱火。起我见者。无如是事。所以者何。彼贪我乐欲我离苦。不造众罪广修诸福。脱诸恶趣不失人天。但怖涅槃不证解脱。故契经说。宁起我见如妙高山。非恶取空增上慢者。若尔诸法空无我理。邻近险趣。圣不应说。劣慧者前实不应说。而胜慧者随此修行获大义利。故须为说。所以者何。故次颂曰。

空无我妙理 诸佛真境界

能怖众恶见 涅槃不二门

论曰。求解脱者除妙空观。无别方便能证涅槃。智者欲除诸恶见垢。离此无有余胜方便。有见执有所缘境故。如余有见不证涅槃。亦不能除诸恶见垢。修此空行至究竟者。能证极果无上菩提。普为有情方便开示。复令圆证所求妙果。诸有能成自他利乐。空无我观最为胜因。故应善知有情根性。方便开示令其悟入。

复次如来为除恶见鬼魅。说空无我阿揭陀药。所以者何。诸恶见者。闻说空名皆生怖畏。渐次调伏自然息除。为显此义。故说颂曰。

愚闻空法名 皆生大怖畏

如见大力者 怯劣悉奔逃

论曰。愚谓恶见。损覆慧眼。彼闻空名。诸恶见命自然损害。空虽无心欲害恶见。而力大故。闻名自灭。如闻虎名怯者自丧。又如世间调善龙象。于其两颊威汗交流。虽复无心损害物命。而彼龙象威力大故。其见闻者惊怖奔逃。空理亦然。威力大故。令恶见者闻名惊怖。自然损灭。空理无心。非为损物。证空理者。应为害他。若证真空其心寂静。平等无二。岂欲害他。然为利乐诸有情故。方便开示空无我理。怀恶见者。闻之自灭。为显此义。故次颂曰。

诸佛虽无心 说摧他论法

而他论自坏 如野火焚薪

论曰。诸佛无心欲摧他论。然为利乐所化有情。开示昔来诸佛广路。谓一切法性相皆空。前后如来无不游履。从因至果引导群迷。外道邪徒诸恶见论。闻斯空教自然坏灭。如在山林野火腾焰。湿薪积木烈日所干。虽无有人持火来就。然薪逼火如自引烧。恶见邪徒诸论亦尔。空教势力而自崩摧。

复次诸外道宗皆说妄有。欲令弃舍故说真空。所以者何。故次颂曰。

诸有悟正法 定不乐邪宗

为余出伪门 故显真空义

论曰。有智自能简别真伪。遇此正法不乐邪宗。如识宝人得无价宝。终不复乐余水精珠。诸外道宗皆立妄有。去正法远如假伪门。诳惑有情令失大利。故我显示佛教真空。令彼邪徒趣真背伪。

复次何缘外道欣乐邪宗。厌背圣教。由身见力。若知无我必无欣厌。所以者何。故次颂曰。

若知佛所说 真空无我理

随顺不生欣 乖违无厌怖

论曰。若知佛教空无我理。断除身见所起随眠。观察世间如空舍宅。虚妄诸行生死轮回。兴盛无欣衰损无厌。无忧无喜无畏泰然。若有身见谓我损益。衰盛起时便生忧喜。因斯便有怖畏无穷。故有智人应除我执。

复次诸外道众。由着我执。能为自缚亦缚有情。所损既多。深可悲愍。为显此义。故说颂曰。

见诸外道众 为多无义因

乐正法有情 唯不深悲愍

论曰。诸外道众贪爱我执。能令自他起无量罪。萨迦耶见是一切恶生根本故。如说所有恶不善法。一切皆以萨迦耶见为本而生。诸有中怀乐善法者。自无定执随顺他缘。为彼外道邪言诳惑。亦贪我见起无量罪。如是外道能令自他俱起种种坚固缠缚。唯有智人而不悲愍。故乐正法净意有情。起利乐心应深悲愍。殷勤为说无我真空。令修正见离诸系缚。

复次诸佛菩萨常住于世。实有真净利乐他心。何故世间犹有无量信邪倒见谤法有情。由佛所说境智甚深微细难悟。外道不尔。所以者何。故次颂曰。

婆罗门离系 如来三所宗

眼耳意能知 故佛法深细

论曰。诸婆罗门唯常习诵虚言为道。耳识能知。非是深细离系外道。唯以露形身体臭秽种种猛利自苦为道。眼识能知。亦非深细如来圣教。以证真空无漏慧剑。永断所有内烦恼贼。获得无上正等菩提。利益安乐一切含识。理教意趣甚深微细。诸有通达如实理者。于佛圣教或知不知。由佛理教最深细故。外道愚夫不能悟入。外信外道粗浅邪言。少信如来深细圣教。世间多信婆罗门者。以婆罗门多行诳诈。诵咒祠火自苦除愆。矫设吉祥妄说祸福。为活命故种种方便。诳诸女人戍达罗等。令于彼所生希有心。供给所须推为尊贵。古昔黠慧诸婆罗门。隐造明书言自然有。唯得自诵不许他观。赞婆罗门最为尊贵。刹帝利等皆是卑贱。给施所须获无量福。愚夫无智不能测量。谓真福田信敬供养。

然彼明书非自然有。有所诠故如世俗言。又彼明书非尽称理。非圣说故如虚诳言。婆罗门种非实尊贵。非真福田。常行乞匈养妻儿故如贫癞者故。有智人不应归信。婆罗门法既多诳诈。离系外道所学如何。彼所学法多顺愚痴。所以者何。故次颂曰。

婆罗门所宗 多令行诳诈

离系外道法 多分顺愚痴

论曰。离系外道都不知真。唯贪后乐现受剧苦。诸有所言多不合理。愚痴种类聚结成群。为世愚痴之所归信。云何决定知彼愚痴。以露身形无羞耻故。如狂如畜。如似婴儿。若婆罗门实非尊贵。何缘贵胜亦敬事之。以彼习诵诸明论故。诸婆罗门。实无所识。为活命故于一切时诵诸明论。诈现异相。以动人心。世间贵胜不审观察。谓其有德故敬事之。又明论中虽无胜义。而有世俗少分礼仪。世间贵胜为习学故。彼虽无德亦申敬事。余有不诵诸明论者。以同类故世俗相承不审观察亦兼敬事。离系外道与彼不同。云何世间亦多敬事。以其薄知星历道度观鸟解梦占相吉凶。故凡愚人多申敬事。又婆罗门诵诸明论以难成故世共敬之。离系外道以苦行故世共愍念。此皆不能解脱生死。诸有智者当正了知。勿随彼见。故次颂曰。

恭敬婆罗门 为诵诸明故

愍念离系者 由自苦其身

论曰。婆罗门法勤诵诸明。世以为难故共恭敬。然诸明论非解脱因。但有虚言无实义故。离系外道极自苦身。亦以为难。世共愍念。云何自苦非解脱因。是异熟果非善法故。彼拔发等所生身苦。由过去世恶行所招。是业异熟非善法故。如乐异熟非解脱因。若言此苦现功力生。非异熟果因不成者。此亦不然。彼所受苦是异熟果。以无所益与色根识俱生苦故。如地狱中所受身苦。自部亦有不许此苦。是异熟者。应以此量而决了之。诸有身苦非异熟者。亦非能证解脱亲因。有漏身受现缘生故。如淫欲乐。又彼自苦非解脱因。违圣教故。如自害苦。彼师所说。非是圣教。非如来等所共说故。如淫书等。故彼自苦。但是前世恶行所招。及以现在愚痴所起。定非能证真解脱因。

复次有作是言。依尊胜身能得解脱。世间尊胜谓婆罗门。故婆罗门能证解脱。非余杂类可得涅槃。此说不然。故次颂曰。

如苦业所感 非真解脱因

胜身业所生 亦非证解脱

论曰。如离系宗所受身苦。业异熟故非解脱因。婆罗门身设许尊胜。亦业所感非解脱因。身虽不能亲证解脱。而身中善是解脱因。若尔余身善亦如是。云何但说婆罗门耶。又婆罗门根境等法。与余种类一切皆同。云何自言彼胜余劣。是故彼说。唯诳愚夫。诸有智人不应信受。然婆罗门非胜余类。此洲人故。如戍达罗。戍达罗等非劣彼姓。此洲人故。如婆罗门既言外道所说皆虚。未知如来法有何实。为遣此疑。故说颂曰。

略言佛所说 具二别余宗

不害生人天 观空证解脱

论曰。佛说无量深妙法门。利乐有情要唯二种。一者不害能感人天。二者观空能证解脱。损恼他意及所发生。身语二业总名为害。若能断彼所说害法。修诸善因名为不害。谓十善业。布施爱语利行同事。及诸静虑无色定等。由此得生人天善趣。受诸胜妙无染果报。依此能除一切烦恼。及能修习无量善因。真如实际离相名空。正观此空。证涅槃乐空无我理。于诸法中无相无名。咸同一味寂静安乐。即是涅槃。此必观空。方可证故。如是善趣解脱二因。唯佛法中具足可得。外道虽说施等少分。生人天因而不圆满。所以者何。彼诸外道无有显析因果智故。不言意思生胜福故。无别解脱律仪法故。善趣粗业尚不委知。涅槃妙因故其绝分。如来所说理教周圆。外道邪徒如何不乐。由佛正教违彼邪宗。乖本所贪。故不欣乐。为显此义。而说颂曰。

世人耽自宗 如爱本生地

正法能摧灭 邪党不生欣

论曰。如本生地虽不膏腴。久处其中而不愿舍。自宗亦尔。虽与理违。以本师承故不能离。尚不欲乐余外道宗。况慕如来甘露圣教。甚深实相真空智火。能焚外道邪执积薪。违彼本心。故不欣乐。诸有智者应善思惟。勿染邪宗致违正法。

复次佛法普照如盛日轮。求胜智人应当信仰。为显此义。故说颂曰。

有智求胜德 应信受真宗

正法如日轮 有目因能见

论曰。此中显示要具二德能信大乘。一者有知。二者希求殊胜功德。大乘能灭一切邪宗。随顺大乘多所饶益。谓自能证无上涅槃。令他有情亦出生死。大乘正法如彼日轮。普为世间破无明闇。有慧目者因此法光。分明照知真伪色像。背邪从正避崄求安。利乐自他无不成办。诸有智者应信大乘。勿顾邪宗诽毁正法。自受沉溺生死淤泥。诳惑有情令失大利。智与愚异。谓识是非智勿似愚不辨真伪。若有真实利乐他心。应以大乘摧

邪立正。勤修空观速证菩提。利乐有情穷未来际。

广百论释论卷第七 破根境品第五

复次如上所言。后当广破根境等者。我今当说。根是了别境界所依。将欲破根先除其境。境既除已根亦随亡。迦比罗云。瓶衣等物唯色等成。诸根所行体是实有。为破此计。故说颂曰。

于瓶诸分中 可见唯是色

言瓶全可见 如何能悟真

论曰。汝宗自说眼等诸根各取自境不相杂乱。眼唯见色。瓶通四尘。岂见色时全见瓶体。此显瓶体非眼所见。非唯色故。犹如声等。岂不瓶体亦是色耶。我不言瓶体唯非色。但言瓶体非唯色成。故所立因无不成失。汝于现事既有乖违。而言悟真。此何可信。如眼所见唯色非瓶。香等亦然。故次颂曰。

诸有胜慧人 随前所说义

于香味及触 一切类应遮

论曰。鼻舌身根。其境各异。全取瓶体。义亦不成。瓶非三根所取境界。一一比量如前应知。声既非恒。故此不说类其色等。声亦应然。如是一切瓶衣车等。皆非色根所取境界。非定意识取于外境。必随色根。瓶等既非色根境界。意亦应尔。若不尔者。盲聋等人。亦应了别色等外境。如是瓶等非根所行。皆是自心分别所起。若言瓶等与色等法体无异故。眼等诸根。如取自境。亦取瓶等。是故诸根。亦能渐次取瓶等境。若尔瓶等应是一切色根所行。即违诸根各取自境。或一瓶等体应成多。或许诸根不取瓶等。唯色等体是根境故。色等各别既非是瓶。如何合时成实瓶体。若言瓶等众分合成。见一分时言见瓶等。如见城分亦名见城。此亦不然。城非实故。城体是假。众分合成。见一分时不名全见。瓶等若尔。是假非真。汝等云何执实可见。又见一分言可见者。其理不然。故次颂曰。

若唯见瓶色 即言见瓶者

既不见香等 应名不见瓶

论曰。若和合中有众多分。由一分故全得其名。谓于一瓶有色等分。由见色故言见瓶者。所余香等既不可见。应从多分言不见瓶。亦不应言色体是胜。瓶一分故。犹如香等。色等于瓶既无胜劣。应从香等名不可见。世间立名。或从多分。或就最胜。色上全无。香等有一。是故瓶等应从香等名不可见。是则外色亦应非实。是可见性。是瓶衣等

不可见法。一分摄故。犹如香等世间共知。瓶色可见。云何得立不可见耶。世间所知随自心变。假说可见非外实色。今遮心外实有可见。故不相违不可见法。无所有故。应不可说。所以者何。可见无故名不可见。无法都无如何可说。可见之法以有体故。可为他说。此亦不然。无体之法亦是说因。若不尔者。不可见言现应无有。又见于色都无所益。何故说色以为可见。非不可见。所以者何。非由能见及不能见。令色有异。云何由见说色可见。非由不见说不可见。如瓶上色是可见故。说瓶可见。瓶上香等不可见故。亦应说瓶。为不可见其理等故。又眼见时。说色可见。眼不见时。亦应说色为不可见。其理等故。瓶之与色。既有可见不可见义。何故今者。偏破可见立不可见。可见起执。遮可见故言不可见。非立瓶色为不可见。又色亦非全体可见。如何由色而说见瓶。所以者何。故次颂曰。

有障碍诸色 体非全可见

彼分及中间 由此分所隔

论曰。有障碍色非全可见。彼分中间此分所隔。如隔壁等所有诸色。虽见一分而不见余。故应如瓶名不可见。于诸分中此分非胜。余分为多。此应从多名不可见。粗色渐析未至极微。常有多分。若至极微非色根境。是故诸色皆不可见。岂不极微外面傍布无所障隔。相邻而住全可见耶。众微总相是假非实。一一别相非色根境。有碍极微面有彼此。如何得立色法实有全体可见。虽诸极微总相是假。一一别住实不可见。然诸极微和合相助。不可分析。面有彼此。故一一微其体实有。全分可见。此亦不然。故次颂曰。

极微分有无 应审谛思察

引不成为证 义终不可成

论曰。极微亦与余物合故。应如粗物有分是假。破常品中已辨极微有分非实。极微一一既不可见。云何和合相助可见。若相助时。不舍本相。不应相助若舍本相应非极微。以相助时。若如本细应无助力。应不可见。若转成粗应非极微。应假非实审思极微。由有碍故。有分非实不可全见。是故不可引证诸色实而可见。如色由前所说道理。有分无实非色根境。如是一切有质碍法。皆众分成非色根境。为显此义。故复颂曰。

一切有碍法 皆众分所成

论曰。诸有碍法以慧析之。皆有众分相依而立。析若未尽。恒如粗事。众分合成是假非实。析之若尽便归于空。如毕竟无越色根境。诸可见者皆众分成。世所共知。并假非实。细分障隔不可全见。极微相助。理复不成。诸有碍物皆可析之。尽未尽时归空是假。是故都无真实色法可见可闻可嗅尝等。所诠色法既非根境。能诠亦然。故次颂曰。

言说字亦然 故非根所取

论曰。一切所闻音声言说。渐次分析至一字名。此亦如前。犹有细分。复渐分析乃至极微。此非所闻。犹有细分。复渐分析乃至都无。析未尽来。是有碍故。常有细分。是假非实。又声细分前后安立。互不相续。体无合义。非实诠表。非实可闻。其理分明。故复别说。若声细分同时而生。非前后立如色细分。萨罗罗萨。如是等字。同时可闻。义应无别。如是已破色等五尘。体是实有色根所得。

复次有说。形色是眼所见。今应征问。如是形色。为离显色。为即显耶。若离显者。应非眼见。离青等故。如乐音等。若即显者。应如显色。亦非眼见。前已广论。又说颂曰。

虽显色有形 云何取形色

论曰。若离显色别有形者。云何依显而取形耶。如离显色有乐音等。自根取时不依于显。然依显色而取于形。如远见火。知暖总相。是故形色决定应非色根所取。或非眼见。若复有言。不依青等而取形者。应如是破。不动显处形色了别。必色根境。了别为先缘形相故。诸缘形相必色根境。了别为先。如旋火轮形相了别。或如闇中形相了别。有作是言。形显二色其体各别。能了异故。如香味等。现见世间长等青等。能了各异。若尔世间诸大造色。与金银等能了异故。应有别体。因既不定。宗义岂成。或复云何取形色者。若形实有是眼所见。云何依触而取形耶。不见青等依触而取。形既依触而可了知。应如涩等非眼所见。此因若言定依于触而了形者。依于显色。应不了形。若言依触定了形者。触风水等应亦了形。此难非理。我意但言。形可依触而了知故。非眼所见。不言形了依触决然。若尔显色亦依触了。应不可见。如依触故。知火色等。此必长等差别所隔。方可了知。故所立因无不定失。所以者何。若依于触了别青等。定是比知。非眼所见。青等共相此必长等差别所隔。非亲依触。不可难言。形亦应尔。以形于触无决定故。显有决定。故不相类。如是已破离显有形。即显亦非。故次颂曰。

即显取显色 何故不由身

论曰。形若即是青等显色。显色如形应由身取。是则显色身触应知。即是形故。犹如形色。身触知形不知其显。故知显色非即是形。此意说形非即显色。不同知故。犹如乐音。形若与显非即非离。应如车等其体非真。形体若实。如青色等。应与显色或即或离。又诸形类无别极微。一一极微无长等故。离显极微别有长等。极微自性难可了知。形显极微。量既无别。云何离显别有实形。亦不可说。一一极微有长等相。长等如粗体可分析。何谓极微。又诸极微量无差别。彼此共许。今说极微有长等相便违自宗。汝所

学宗许极微量。无差别故。亦应信受。离显无形。若言极微虽无长等而由积集成长等形。即显极微集成长等。何须别执有形极微。又长等形非如青等。极细分析本相犹存。故长等形非色根境。无实体故。犹若空花。若诸极微非实长等。如何积集成长等耶。汝许极微体非粗大。云何积集成粗大耶。是故长等非。实有性。但是青等积集所成。

复次胜论宗中。离色等外别立实有同异性等。彼由能依色等势力为色根境。此亦不然前说色等非色根取。故彼亦非色根境界。彼宗有说。实等要因粗德色德合故方见。若无二德。应如极微及空中风。虽有不见。此亦不然。粗如长等。析即归无。色非可见。并如前说。如何因斯能见实等。彼复有说。所依实等要由能依色故可见。如热水中。水覆火色。虽有火实而不可见。即彼论中有破此说。青等染色染白衣时。不见白色应不见衣。不可说言。由见染色见染所依。染所依实与衣合故。亦得见衣。所以者何。水火二实既共和合。由见水色即见于水。亦应由此见于火实。彼宗二师俱不合理。且借彼一以破彼宗。为破彼执。复说颂曰。

离色有色因 应非眼所见

二法体既异 如何不别观

论曰。色所依实名为色因。如是色因若离青等。应如味等非眼所见。色与色因性相若异。如青黄等应可别观。实既离色。不可别观。应如色体无别实性。实之与色亦可别观。如见青黄二解别故。如是二解非色根识。假合生故如非实心。

复次或胜论者作如是言。诸色实有。而言聚色非实有故不可见者。若执一处。有众多色可有此过。我说同类处必不同。故于一处唯有一色。无此过者。此亦不然。若色实有应不可见。无细分故。如虚空等。此因不定。以色性等亦无细分而可见故。汝云何知离色体外别有色性。复云何知色性可见。为破彼执。故说离色有色因等。此中色性说为色因。色智色言藉此生故。若此色性异色体一。周遍一切离青等处。亦应可见离青等处。既不可见。色性定应非眼所见。有作是言。若执色性其体周遍。容有此失。我说色性随自所依。各各不同。无斯过者。此亦不然。若色性等随自所依体不同者。无青等处。青等欻生。有青等处。青等欻灭。尔时色性与所依色。其处不同。应各别立。而汝不许云何无过。若言色性有迁动能。转至余处或复新起。是即此性非一非常。既许一常体应周遍。还同前失。离青等处亦应可见。既不可见。应非眼境。岂不中间或余法上无了因故不可见耶。何名为了因。谓形量差别。若尔色性应不可见。所依诸色无形量故。又此色性应非眼见。体周遍故。如声性等。色与色性体相若异。应可别观如青黄等。然此二种不可别观。是色是性故无有异。不可说言。见而不了。是色是性二相差别。色性相异应如青黄。为缘发生似己见故。能见既同。所见应一。故离色外无别色性。既无色性离

色可见。如何比量因不定耶。余声性等随其所应。一一研寻例如前破。

复次胜论宗中说。地水火有色触故。皆为眼身二根所得。世间共许。地等三大是眼所见身所觉故。风唯身得。以无色故。此亦不然。已破眼见。当破身觉。若随世间共所许者。身唯能觉触德非余。所以者何。故次颂曰。

身觉于坚等 共立地等名

故唯于触中 说地等差别

论曰。世间身觉坚湿暖动。便共施设地水火风。是故唯触名为地等。非离触外有别所依。地等四实此义意言。地等四实不离于触。身所觉故。如坚等触。若执地等非触所摄。应如味等非身所觉。若于坚等立地等名。则无所诤。体无别故。若立地等是触所依。非即坚等。违此比量。颂中初半明地等大。自相身觉即触所摄。后半明彼地等共相。非触所摄。身不能觉。唯是分别意识所知。前色性等自相共相。随其所应类亦应尔。

复次地等诸大。于烧等时无异相生。故非根境。如烧瓶等。于熟位中有异相生。谓赤色等。此诸异相德句所摄。离此无别实句相生。如何可言。离德别有地等实句身根所觉。为显此义。故复颂曰。

瓶所见生时 不见有异德

体生如所见 故实性都无

论曰。瓶等烧时有赤色等。诸德相起现见异前。除此更无实句瓶体。与未烧位差别而生。瓶等实句若别有体。应如德句有异相起。能烧所烧和合等位。既无有别实句相生。应如空等非实有性。亦非色根所取境界。但是分别意识所知。世俗谛收假而非实。

复次外道余乘。各别所执粗显境相。我已略遮。今当总破外道余乘遍计所执一切境相。谓彼境相略有二种。一有质碍。二无质碍。有质碍境皆可分析。有质碍故。如舍如林。析即归空。或无穷过。是故不可执为实有。无质碍境亦非实有。无质碍故。犹若空花。又所执境略有二种。一者有为。二者无为。诸有无法从缘生故。犹如幻事非实有体。诸无为法亦非实有。以无生故。譬似龟毛。又所执境一一法上。随诸义门有众多性。若是实有。应互相违。复析归空或无穷过。又所执色应非实色。是所知故。犹如声等。广说乃至。所执诸法应非实法。是所知故。犹如色等。由此道理。一切所执若有若无皆非真实。诸有智者应正了知。有无等境皆依世俗。假立名相。非真胜义。复次已破其境。复为破根。先破余乘。故说颂曰。

眼等皆大造 何眼见非余

论曰。眼等五根皆四大种。所造净色为其自性。故契经言。谓四大种所造净色。名眼等根。此世俗言非胜义说。若执为实其义不成。所以者何。同是造色。何缘见用。唯眼非余。未见世间二法相似。所起作用更互不同。岂不诸根其相有异。谓各能作自识所依。此果有异非相差别。相既无别。果如何异。用有异故。其果不同。现见世间用殊相一。如诸药草。损益用别。坚等相同。相既是同。用应非异。又应诸根即是大种。生识用别名眼等根。如即坚等作用不同。得药草名种种差别。此不应然。相用体一。名有异故。由见等用有差别故。即显眼等相有差别。非有别用。依无别相。用既不同相必有异。故离大种别有义成。若尔药草用既不同。亦应离大别有其体。许有别体于义何违。

若如见等全离大种。义可无违。然非全离。何得无违。若言眼等性类虽同而相有异。便违自宗。汝宗性类即法体相。性类既同。相由何异。不可一体有同不同。二相差别俱非假有。如一色上无有青黄二相差别。若一法性可分二相。于中一一复应可分。如是展转应析至空。或至无穷。常非实有。又眼等根体由何异。由见等因有差别故。岂非见等同用大种。以为其因。云何有别。若由大种有差别故。所生见等有差别者。即应依此差别大种。眼识等生何用眼等。非唯大种是见等因。如何可言。彼无异故。见等无别。复有何因。谓善恶业。此业复由贪乐见等众缘展转差别而生。由此业故见等有异。若多满业别感见等。其义可然。若唯一业总感一身。如何有异。又色界身业无差别唯厌味等一业所招。

彼界诸根应无差别。若言一业有多功能。故所感身诸根别者。业与功能俱是作用。如何一用而有多用。不言一用复有多用。但说一体有多功能。由此功能发生多果。如同分眼。体虽是一而能生识及生自类。假说可然。实云何尔。一即是多。理相违故。若许一业有多功能。感多根者何不许业。唯感一根能生多识。如是抑难于理何益。又一根处有损益时。余根亦应同有损益。又若一根身应鄙陋。我不抑汝。令唯一根。但欲挫汝一业多用。又业力故。无有诸根同时损益。如地狱中。虽有猛火焚烧其身。而彼有情诸根不灭。又由根处身相端严。如青盲人形非鄙陋。又若一业能生多果。以生别识证有别根。如是比量应不成立。此有彼有。此无彼无。但可成立差别功能。不应证有差别体相。

又即此业差别功能。何不能生差别诸识。诸识生时业已灭故。无能生用。若尔眼等应不从彼业用而生。若业所引习气犹存能生眼等。何不从彼业引习气诸识生耶。此不应然。生无色界眼等五识。应亦现行业习所依。识体有故。立有色根。无如是失。生无色界大种无故。造色亦无。何缘生彼无大种耶。离色贪故。即由此因损害识种。故眼等识于彼不生。此不应然。非于境界离贪欲故。能缘识种亦被损害。勿于欲界。得离欲者。或于三界得离欲者。能缘彼识毕竟不生。若言所依由自地业所引发故能生诸识。身生色

界于欲界境应不能缘。若尔应言。生无色界无境界故。彼识不生。何故不缘下地境起。若言于彼已离贪故不能缘者。此先已说。先何所说。谓生上地应不能缘下地境界。

若即业种能生五识。不应根处有损益故。识随损益。所以者何。非业习气用彼为依。彼变异故。识随变异。由现彼识有损益故。令业习气亦有损益。所以者何。世间现有缘即心境妄分别识。能令余法损益事成。如在梦心妄谓心等。若不觉知根处损益。能依之识损益应无。此中必有微细觉受。如是等类问答无穷。恐厌繁词。故应且止。诸法性相微细甚深。浅识之俦极难开悟。且应随俗说有诸根。非卒研穷能契实义。故次颂曰。

故业果难思 牟尼真实说

论曰。此颂义言。诸业眼等异熟因果。不可思议。唯有如来能深了达。非余浅识智力所行。应随世间且说为有。非暂思择能会其真。诸法实性内证所知。非世寻思所行境界。若执实有。理必不然。所以者何。违比量故。谓眼非见。如耳等根。耳亦非闻。如眼根等。鼻不能嗅。如舌等根。舌不能尝。如鼻根等。身不能觉。如上诸根。一切皆由造色性故。或大种故。或业果故。又眼等根皆有质碍。故可分析令悉归空。或无穷过。是故不应执为实有。但是自心随因缘力。虚假变现如幻事等。俗有真无。

复次数论外道作如是言。色等境界皆二根取。谓眼等见及内智知。今应审察。见智于境。为同一时。为有先后。设许先后。谁后谁先。先后同时。皆不应理。所以者何。故次颂曰。

智缘未有故 智非在见先

居后智唐捐 同时见无用

论曰。见是智缘智随见起。若未有见智必不生。如生盲人无了色智。是故智起定非见先。若居见后智即唐捐。见已了色智复何用。汝宗法起必为我须。非但随因任运起故。若见已了复须起智。应一境上了了无穷。若二同时见应无用。两法俱有因果不成。如牛二角。如苦乐等。汝应不许见为智因。若智知境不由见生。盲聋等人应明了境。又不应有盲聋等人。以皆分明了色等故。又不应立五有情根。意独能了色等境故。

复次有立眼耳境合方知。其理不然。故次颂曰。

眼若行至境 色远见应迟

何不亦分明 照极远近色

论曰。眼谓眼光是眼用故。不离眼故。亦得眼名。若此眼光行至色处。何故远色见不淹迟。如何月轮与诸近色。举目齐见无迟速耶。未见世间有行动物一时俱至远近二方

。由是因缘应立比量。照远色见不至远色。照近色见时无异故。如近色见。照近色见不至近色。照远色见时无异故。如远色见。又若眼光至色方见。极远近色应见分明。与非近远见应无异。既有差别。故非至境。非鼻等根。于香味触有此远近明昧不同。由是比知眼不至境。于近远境用差别故。犹如磁石。又眼趣色先见不见。二俱不然。故次颂曰。

若见已方行 行则为无用

若不见而往 定欲见应无

论曰。本为见色行趣于境。其色已见。行复何为见已方行。又违先立眼之与耳境合方知。亦不可言不见而往。眇无指的行趣何方。如瞽目人所欲趣向不定能至。此亦应然。不见而往应无住期。或于中间遇色便止。期心往者或果所求。或由力竭中涂而住。如是二种理既不成。更无第三。故非境合。

复次有说。眼根不合故见。此亦不然。故次颂曰。

若不往而观 应见一切色

眼既无行动 无远亦无障

论曰。不合体无相无别故。应见一切。或全不观。所以者何。缘无差别。从缘有法差别不成。岂不诸色由远由障而不见耶。眼既不行何远何障而令不见若眼与色不合而见。应无远近障无障殊。不合之因无差别故。有见不见。理不得成。又极远名无实有体。云何能碍令见不生。非二中间诸法名远。彼于见用不能碍故。若执中间诸法名远。碍见用者。远障应同。言眼趣色。亦有此过。谓极远名无实体等。执眼为常行趣于色。实有此过。所以者何。执眼无常行趣于色。可言力竭不至远方。若执眼常用无变坏行趣于色。过与前同。行与不行二俱有过。故眼见色非行不行。岂不光明助眼令见光明被障故不见耶。夜分远望珠灯中色。既隔闇障应不能观。若言眼根虽不至色然同磁石远近用殊。此亦不然。疑难等故。世间共见。何疑难耶。此亦不然。真俗异故。世间见俗汝执为真。世亦不知不合而见。如何可说与磁石同。

前诸颂中虽正破眼。亦兼破耳。以义同故。谓若耳根境合知者。不应远近一时俱闻。声从质来。既有远近。不应一念同至耳根。耳无光明。不应趣境。设许趣境。过同眼根。又声离质来入耳闻。亦不应理。钟鼓等声现不离质。远可闻故。若耳与声无闻而取。应如香等不辨方维。若耳与声不合而取。应无远近一切皆闻。不合体无相无别故。或应一切皆不能闻。是故耳根声合不合。实取自境二俱不成。

复次若执眼根能见于色。应见自性。所以者何。故次颂曰。

诸法体相用 前后定应同

如何此眼根 不见于眼性

论曰。法体相用前后应同。展转相望无别性故。眼若能见应如我思。于一切时以见为体。是则眼根不对境位。应常能见如对境时。彼位色无而有见用。应以眼体为其所观。若无色时眼不能见。应有色位亦不能观。又若眼根以见为体。应能自见如彼光明。即违自宗。根非根境。若不自见。应不见他。如生盲人都无所见。又汝宗言。眼等色等诸法相用乐等所成。相用虽殊其体无别。眼见色体即是自观。亦违自宗。根非根境。又眼见色称实而观。色与眼根体真是一。如能见色应见眼根。既不见根。应不见色。不可眼色体实有殊。勿违自宗。同乐等性不应说眼不称实观。勿违自宗。现量所摄。若言自见世事相违。此亦不然。体用别故。若言见用即是乐等。青等亦然。应不可见。若言根境其体有殊。便违自宗。俱乐等性不可一性。有众多体转变亦然。不离性故。若言其体即别即同。除汝巧言谁能说此。根境体一见境非根。如是宗言。极难信解。如破眼见。耳等例然。根境皆同乐等性故。又应一境一切根行。亦应一根行一切境。是则根境安立不成。故不应言诸根实有。

复次鹘鹟子言。我宗根境其性有异。不同彼失。所以者何。眼等五根随其次第。即是火空地水风实。眼见三实。谓火地水及见于色。身觉四实。谓除其空。兼觉于触。耳唯闻声。鼻唯嗅香。舌唯尝味。故我师宗不同彼失。若尔根境有异有同。异且可然。同如彼失。眼等火等其相不同。如何五根五实为性。地水火实。异青等故。非眼所观。地水火风若体异触。应非身觉。是故汝宗亦有多过。又彼宗执眼色意我四法合故能见于色。此亦不然。故次颂曰。

眼中无色识 识中无色眼

色内二俱无 何能合见色

论曰。眼色识二各别无二。非和合故。无见用生。三法合时与别无异。如何可执有见用生。有小乘说。此难不然。谁言合时与别无异。诸法一一虽各无能。而和合时相依有用。若和合位有异相生。与前不同。应非眼等。若和合位无异相生。与前既同。应无见用。若言同类有异相生。此亦不然。理相违故。类之与相其体不殊。如何可言类同相异。同异二义互相乖违。而言体一。必不应理。若眼等三能生见用。尔时见用应亦生三。不可同时有因有果。而三起见。非见起三。一刹那中彼此俱有。如何相望有因非因。又应同时无因果义。果体已有。岂复须因。若不同时应许先后。同时不立先后岂成。果时无因。果是谁果。因时无果。因是谁因。若尔应无一切因果。尚不许有。况立其无。

而说种种因果不同。此世俗言。非为胜义。正破外道。兼破小乘。故此颂中唯破眼等。我或已破。故不重论。如破眼等合故见色。耳等亦应随义而破。

复次耳所闻声能成名句诠表法义胜色等尘。故于此中重审观察。令知诠表俗有真无。为所闻声能诠表义。为不尔耶。若尔何失。初且不然。故次颂曰。

所闻若能表 何不成非音

论曰。所闻与音声之异目。俱能显义。表即是诠。此中显示声不能诠。设许能诠。便失声性。以声自相定不能诠。无分别识所了知故。如余自相。又声自相定不能表。所欲说义。同喻无故。如不共因。声之共相非耳所闻。一一皆依多法成故。有细分故。如非实等。此若能诠便失声性非所闻故。犹如乐等。非离声性别有所闻。犹如色等。非声性故。后亦不然。故次颂曰。

声若非能诠 何故缘生解

论曰。若所闻声不能诠表。不应由此名句智生。唯句与名能诠表义。故于此处不说文身。又若语声不能诠表。应同余响非义智因。若尔不应闻声了义。闻既了义应是能诠岂不意识耳识后生。依所闻声假立共相。此能诠表引义智生。意识生时。声与耳识二俱已灭。共相何依。声体既无。谁之共相。若谓念力追忆前声。心等依之假立共相。应心心法各别所缘。不随心缘应非心法。若谓共相不要依声。唯分别心假想建立。如何此相唯属于声。若言因声而得起者。耳根识等岂非此因。又耳识生不缘共相。如何定作立共相因。若言如色见已便增。此亦同疑。不可为证。若言诸法功力难思。既尔云何强立共相。若言二相同依一声自相先闻后意俱了。声相既异。体云何同。心相既殊。体亦应别。不可意识二相合缘。念唯记前所取相故。若声共相念不由闻。自相亦应不闻而忆二先别了后可合缘。别了既无。合缘岂有。是故共相非实能诠。亦非音声。定不能表。虽广诤论而理难穷。应止傍言推寻本义。

复次执声与耳合不合闻。多同色破。又声与耳合故能闻。理必不然。故次颂曰。

声若至耳闻 如何了声本

论曰。本谓说者。声起源故。若声离本来至耳闻。如何得知能发声者。既了发处声必不来。亦不应言耳往声处。用无光质。何以知行。又诠表声不可全了。所以者何。故次颂曰。

声无顿说理 如何全可知

论曰。名句细分渐次而生。耳不顿闻。如何全了。亦不应说追念故知。念必似前具如先辨。不可离念率尔能知。应不藉闻意别能了。若尔聋者应自了声。或能说人言音无用。若言闻声次第缘力引故全了。此亦不然。次全了心不必生故。若言全了必次闻生。此亦不然。天耳通后必隔定心。方全了故。又余意识从闻声后。亦经多时方全了故。不可执有实诠表声。先耳能闻后意能了。但是虚妄分别识心。变现言音谓为诠表。

复次应审推征声名何法。其体实有。是耳所闻。若尔不然。故次颂曰。

乃至非所闻 应非是声性

先无而后有 理定不相应

论曰。未来声体非耳所闻。眼等五根取现境故。则未来声应非声性。非所闻故。如色等尘。若未来声与现同类。现可闻故。彼亦名声。应现在声与彼同类。彼非声故。现亦非声。又从未来流入现在。现可从彼说为非声。未来不从现在流入。如何由现说彼为声。若现可闻是声性者。应此声性本无而生。则违汝宗。先有声性。声性先有。应非始生既非始生。后应无灭。无生无灭声性应常。又过去声应非声性。非所闻故。如未来声。若未非声。流入现在。现是声故。说彼为声。应现在声流入过去。过非声故。现亦非声。若尔则应三世声性相待而立。皆非实声。又现在声从未来至得名生者。应过去声从现在至亦说名生。则过去声应名现在。后应更灭。若过去声从现在至得名灭者。应现在声从未来至亦说名灭。则现在声应名过去。后应不灭。未来无二应说为常。有灭有生应名过现。如是推征声性散坏。色等亦尔。如理应思。

复次有数论者作是执言。心往境处方能了别。此亦同前根往境破。又不应说心离于根独能了境。故次颂曰。

心若离诸根 去亦应无用

论曰。心若离根定不能了。色等诸法去亦唐捐。若不待根心独了境。盲聋等类应了诸尘。或复应无盲聋等类。此前已辨。无假重论。又养诸根心则明利。是故决定心不离根。有执内心其体周遍。用依各别往所了尘。用即是心现境行相。起即了境。去复何为。不可执言别现别了。勿现色等了声等尘。又心不应离用趣境。汝执体遍行趣何方。又不应然。故次颂曰。

设如是命者 应常无有心

论曰。心若趣尘。体则不遍。心常往境。我应无心。然微细心身中恒有。睡眠闷等诸位常行。有息等故。梦可得故。劳倦增故。引觉心故。任持身故。触身觉故。又若内身恒无心者。如死尸等。害应无愆。供应无福。则与空见外道应同。有执心体不遍不行

。但用有行亦同此过。心用心体不相离故。又若心体往趣前尘。有触内身应无觉受。应勤思虑不损内心。若执其心非自境合。应如余境。亦不能知。应一一心知一切境。或一一境一切心知。如是诸宗执实根境。皆不应理。应信非真。岂不大乘亦同此过。设许少实。此过应同若尔应无世间诸事。想颠倒故。谓彼非无想者是何。而由颠倒令谓世事是有非无。想谓想蕴。故次颂曰。

令心妄取尘 依先见如焰

妄立诸法义 是想蕴当知

论曰。初心生时取青等相。如立标帜为后忆持。取越色根所行境相。故名为想。由此想故。后时能忆境相分明。虽一切心皆有其想。而果位胜故说依先。以后分明显先是有。此想妄立一切世间有情无情诸法义相。如依阳焰有水想生。诳惑自心亦为他说。由此妄想建立根尘及余世间诸事差别。为显此想依多法成是假非真。故说想蕴。又显世间法义差别。皆由想立。故说当知。岂不五识缘实有尘。随五识行。意识亦尔。想与诸识境界必同。何得定言想为颠倒。谁言诸识缘实有尘。而妄为难。故次颂曰。

眼色等为缘 如幻生诸识

论曰。如诸幻事体实虽无而能发生种种妄识。眼等亦尔。体相皆虚。如矫诳人。生他妄识想随此发。境岂为真。根境皆虚。如先具述。此所生识亦复非真。所现皆虚犹如幻事。非诸识体即所现尘。勿同彼尘。识无缘虑。亦不离尘别有识体。离所现境识相更无。如何可言识体实有。如有颂曰。

彼能缘诸识 非即所现尘

亦不离彼尘 故无相可取

有说幻事皆实非虚。咒术功能加木石等。令其现似车马等相。此相或用声等为体。或体即是识之一分。为破彼救。故次颂曰。

若执为实有 幻喻不应成

论曰。若幻是实声等为体。如余声等应不名幻。若言幻事迅速不停。如化所为。故说名幻。此亦不然。体既实有。如余声等。何不名真。迅速不停亦非幻相。勿电光等亦得幻名。若言诳惑世间名幻。幻相非虚。何名诳惑。若言能生常等倒故。即应余法亦得幻名。又不应言幻是识分。非解了性。岂即是心。或应异名。说唯识义。应信诸法皆不离心。如何一心实有多分。或应信受识体非真。若识是真而许多分。应一切法其体皆同。若识体一而现二分。如阳焰中现似有水。则不应言幻是识分。其体实有识无二故。非

所执水是阳焰分。如何喻识体一分多。若尔大乘说何为幻。我所说幻。如世共知。觉慧推寻诸幻事性。实不可得。言岂能诠。故一切法皆如幻事。其中都无少实可得。如有颂言。

以觉慧推寻 诸法性非有

故说为无性 非戏论能诠

是故诸法因缘所生。其性皆空犹如幻事。若法性空而现似有。何异罥索笼系太虚。法性理然汝何惊异。世事难测。其类寔繁。为证斯言。故次颂曰。

世间诸所有 无不皆难测

根境理同然 智者何惊异

论曰。如一思业能感当来。内外无边果相差别。极善工匠所不能为。是名世间第一难测。又如外种生长芽茎。无量枝条花叶根果。形色间杂严丽宛然。是名世间第二难测。又如淫女身似粪坑九孔常流种种不净。而贪欲者见发淫情。是名世间第三难测。又如花树。名曰无忧。淫女触之。众花竞发枝条垂拂如有爱心。是名世间第四难测。又如花树名好乐音。闻作乐声举身摇动。枝条袅娜如舞跃人。是名世间第五难测。又如花树名好鸟吟。闻鸟吟声即便摇动。枝条袅娜如喜抃人。是名世间第六难测。又如生上经无量生。退下生时便求母乳。腾跃嬉戏寝食贪淫。是名世间第七难测。又如欣乐无上菩提。应正勤修微妙善法。而行放逸拨法皆无。是名世间第八难测。又如厌舍迫迮居家。至道场中而营俗务。贪着财色无悔愧心。是名世间第九难测。又如净定所发神通。妙用无边不相障碍。随心所欲一切皆成。是名世间第十难测。如是难测世事无边。根境有无方之甚易。世俗故有。胜义故空。诸有智人不应惊异。为显诸法俗有真空。故于品终。复说颂曰。

诸法如火轮 变化梦幻事

水月彗星响 阳焰及浮云

论曰。如旋火轮变化梦等。虽现似有而实皆空。诸法亦然。愚夫妄执分别谓有。其体实无。离妄执时都无所见。如净眼者不睹空花。无为圣智所见乃真。能缘所缘行相灭故。如是善顺契经所言。有为识心所行非实。是故根境皆俗非真。由识所行如火轮等。诸外道辈所见非真。由执有无如眩翳等。欲求圣智除妄契真。应顺如来圆净法教。

广百论释论卷第八 破边执品第六

如是已辨根境皆虚。复为涤除非真句义边执垢秽。故说颂曰。

诸法若实有 应不依他成

既必依他成 定知非实有

论曰。若一切法性相实有。应不依他而得成立。既色等法必依他成。如此彼岸定非实有。俩鹞所执实等句义。有等为因而得显了。有等句义复因实等。为自所依方可了别。又色等法待自因缘。及光明等而得显现。不见少法自体为依。故色等尘皆非实有。若言相待虽立别名而此彼岸其体实有。即色等故。同喻不成。此说不然。色等相待体相无异。此彼两岸相待有殊。故此彼岸非即色等。其体非实。同喻得成。又彼所宗实等句义。若无因立。应似空花。若有因成。应同幻事。故不可执其体实有。数论宗中色等诸法。不离乐等依乐等成。乐等亦应依他而立。若不尔者。转变应无。有因无因类同前说。是故色等其体非真。复次诸外道宗执有瓶等。即色离色皆不得成。以必依他瓶等可了。如前同喻。其体非真。不可说言。瓶等即色瓶依色了。故不依他。所以者何。故次颂曰。

非即色有瓶

论曰。非即色体可立有瓶。声等亦成瓶自性故。色非声等为其自性。如何可立色即是瓶。声等亦应非即瓶体。义同色破。故不别论。又一一瓶多法为体。色等不尔。如何即瓶。色等即瓶应如瓶一。瓶即色等应如彼多。故不可言瓶。与色等体俱实有相即而成。若谓色体散时。体非瓶聚即转为瓶。亦应色体散时。体是色聚转成非色。若色聚时亦瓶亦色。是则一法应有二相。此前已破体应成多。是故瓶等非即色等。有作是说。离色有瓶。德实异故。应无此失。瓶依有等方可了知。是假非真已如前说。又不可执离色有瓶。所以者何。故次颂曰。

非离色有瓶

论曰。非离色等别有实句。瓶衣等物为色等依。所以者何。瓶衣等物若非色等。应如空等非色等依。是则应无瓶衣等物。以不共德无故如意。意必是无。非无常故。如先所破我虚空等。是故瓶等非离色等。若即若离。义既不成。瓶等皆虚。理应成立。

复次瓶等色等互相依成。理俱不然。故次颂曰。

非依瓶有色 非有瓶依色

论曰。瓶等色等体皆非实。如何定立能依所依。此中依言或表因义。欲显实德。因果不成。俩鹞子执依瓶等因有色等果。此违比量。谓非色等瓶等为因。是色等声所诠表故。取色等心所缘境故。如色性等常故无因。数论师执依色等因有瓶等果。亦违比量。谓非瓶等色等为因。不离彼故。乐等性故。即如色等彼执色等。与其有性非即非离。非

即有故。应如兔角。非瓶等因。若言色等即是有性。应同有性体无差别。若言色等乐等为性。既许体同。无斯过者。此亦不然。违汝自宗根境别故。复大过失。乐苦痴三有性亦同。应无异故。若言乐等非是有性。应如兔角。其体都无。色等亦应同彼非有。不相离故。如乐等三是即一切皆非实有。故非色等为瓶等因。

复次胜论者言。彼立同性与诸法一。有斯过者。我立同性与诸法异。由相异故。应无此失。诸法相望有同有异。法体局别。所以名异。有性该通。所以名同。通局既殊。故相有异。由相异故。异外有同。若如是者。同异句义。应异性外别立有同。有同异故。如所同法。若言不尔。此同异性。境界异故。异外无同。其所同法。境界一故。法外有同。若尔诸法应有异性。所以者何。故次颂曰。

若见二相异 谓离瓶有同

二相既有殊 应离瓶有异

论曰。若见诸法同异相异。即于法外别立有同。既见诸法同异相殊。应于法外别立有异。同异二相俱遍诸法。异应如同离法别有。设许法外有异有同。此复应有余同异性。如是展转同异无穷。则不可知二相差别。二皆遍故。俱无穷故。异应如同名同非异。同应如异名异非同。是故法外无别同异。又若实等与有性别。应不能知实等是有。带别相智不能审知。余别相法。前已具辨。如何世间于非有性实等法上起有智耶。若言实等虽非有性与有合故起有智者。则实等法假名为有。体非真有。应说为无。如边鄙人立餐立溺。便痢不洗。不嚼杨枝。假号为牛。非真牛犊。实等亦尔。假有真无。又汝应言。何者真有余与有合。假说有耶。若言有性是真有者。其理不然。无差别故。有与实等齐有智缘。如何可言一真一假。又真有假有应非一。智缘真假相别故。如王与王使。又言实等其体各异。有性是同。故与有别。此亦不然。实等真体亦无有异。但可功能相等有别。有性亦尔。功用有殊。云何定执有异实等。所以者何。俱所知故。并非无故。同有用故。应互相似皆异皆同。是故有性非离实等。

复次今应问彼。法外有性以何为喻知实有耶。若言如一所依实等。其相各别不生数智。一数是同能生数智。法与数合名一瓶等。由相异故。实等非一有与法殊。此为同喻。若尔瓶等非一智知。体非一故。如二三等。若言瓶等体虽非一而一合故名为一者。是则此一虽非瓶等与瓶等合。应名瓶等。为显此义。故次颂曰。

若一不名瓶 瓶应不名一

论曰。譬如一数与实等合。不名实等。如是实等虽与一合。应不名一。更互相合义无别故。世间不应名一瓶等。或复实等与一合时。为成一相。为当不尔。若成一相应捐

实等。一数相非实等体故。若捐实等。一数应无。以数必依实等成故。若言实等不成一相。应非一智一言所了。虽与彼合。体非彼故。如空合人智言各别。若如槊等与人合故。虽与人异而得人名。其理不然。彼假说故。若言实等名为一者。亦是假说。理又不然。无真一故。若言一数是真一者。理亦不然。智言同故。若言一数遍该实等。实等不尔。故非真一。理亦不然。前已破故。谓不应为一智所缘。实等亦应非真有异。于实等上起数智言。既说为假。于其数上实等智言。例亦应尔。相待智言二无别故。如何可说一假一真。故立量言。所执实等非真实等。数智数言所行境故。如一二等。所执一等非真数体。实等智言所行境故。犹如实等。是故一切其体非真。又数与实曾无合时。云何乃言瓶与一合。说瓶为一。所以者何。故次颂曰。

瓶一曾无合 瓶应无一名

论曰。实居空处一在实中。处既不同。岂得名合。则应一数不表一瓶。由处不同如二等数。若作是说。能依所依体互相遍。故名为合。此亦不然。故次颂曰。

若色遍于实 色应得大名

敌论若非他 应申自宗义

论曰。若色等德遍所依实。应如实体亦得大名。地等处广既得大名。色等亦然。如何非大。又色等德应有形碍。称地等故。犹如地等。是则色等不依他成。有形碍故。如所依实俱有形碍。处应不同。实之与德应非因果。如是等类。过失众多。汝所立宗。便为散坏。若言色等德句所摄故无形碍。此亦不然。敌论非他。应申宗义。对他敌论自叙唐捐。我佛法中聪睿勇猛。见真理者。于汝所宗六种句义。如狂瘵语无承敬心。徒引何益。或复色等依地等时。为一分转。犹如乐等。为遍转耶。若一分转。应一实上有德无德有青无青。如是等过。若言遍转。色等诸德应亦名大。与实处同犹如地等。实在空中德居实上。所据各别。如何处同。我意不言。同依一处。但言德实其体相遍据空量等。故说处同。德若名大。应更有德。然德无德。故不名大。敌论非他。应申宗义。对他敌论自叙唐捐。或复此中言虽难德。同实名大而意难实。同德无形以其处同。犹如色等。我宗地等。皆有形质如何同德。无形碍耶敌论非他。应申宗义。对他敌论自叙唐捐。或复色等与其果实同依因实和合而生。诸因实中果体皆遍。处无别故。德应如实。亦立大名。实应如德不立大称。若言我宗实大非德不可相类。其理不然。敌论非他。应申宗义。对他敌论自叙唐捐。或复彼宗极微量小。众微和合起粗果时。粗果与因处无别故。极微与色应成粗大。色与粗果应成极微。若言我宗因小果大色无形量。理亦不然。敌论非他。应申宗义。对他敌论自叙唐捐。

如是已说有。数色等离实有体多。诸过难其同异性如有应遮共。德如数余。不共德及业差别。如色等破。于诸实中各别转故。胜论所执唯有尔所为心言因显诸法有。以理推究。皆不得成。故不应执。又说颂曰。

有数等能相 显所相不成

除此更无因 故诸法非有

论曰。已辨有性数及色等不能显有自所依法。除此无有余决定因。可证诸法其体实有。不可无因立有诸法。勿有所立一切皆成。故不可言诸法实有。应随世俗假说非无。唯此无愆堪任推究。异此违越世俗已宗。鹘鹞所宗实等非有。非有性故。犹若空花。有性亦无。非实等故。犹如兔角。是故皆虚。

复次数论者言。诸法不待有性数等而可了知。故先诸失于我无过。为破彼言。复说颂曰。

离别相无瓶 故瓶体非一

一一非瓶故 瓶体亦非多

论曰。色香味等体相不同。别根所行非余根境。离彼诸法无别有瓶。故如色等瓶体非一。既不许一瓶体应多。一一非瓶如何多体。色等性相展转不同。岂得各成一类瓶体。若一一法其体皆瓶。共和合时。可名多体。既无此义。瓶体非多。亦不应言。瓶体实有。而不可说为一为多。兔角龟毛非实有故。岂不色等合成军林。说名一多。瓶亦应尔。此唯世俗假说军林。其中都无军林实体。若执实有。应如瓶破。汝亦不说别有军林。又色香等无共合义。故不可说和合为瓶。所以者何。故次颂曰。

非无有触体 与有触体合

故色等诸法 不可合为瓶

论曰。合谓其体展转相触。此唯有触。谓地水等色声香味。非触所摄。如何相触或触触耶。既无有触。合义不成。如无触思。终无合义。若言色等有相触义。应触所摄。犹如地等则唯触体同类相合色等诸尘。定无合理。合则便失。色等性故。设许色等聚集名合。而色等性终非实瓶。所以者何。故次颂曰。

色是瓶一分 故色体非瓶

有分既为无 一分如何有

论曰。色等聚集总说为瓶。色唯一分。理非瓶体。不可以瓶为瓶一分。如是声等例亦应然。一一非瓶。皆瓶分故。如是瓶分。理亦不成。

有分既无。分为谁分。色等一一其体非瓶。除此更无真实瓶体。瓶体无故。瓶分亦无。岂色等尘实为瓶分。军林等物假说为有。分与有分即离难思。应随世间所见而说。不可委细推究其真。又若色等体实是瓶。一切应瓶。故次颂曰。

一切色等性 色等相无差

唯一类是瓶 余非有何理

论曰。瓶衣车等所依事中。色等能依性相无别。若色等体皆实是瓶。衣等亦应皆是瓶体。即色等故。如共许瓶。或所执瓶应非瓶体。即色等故。如衣车等。色等不应同而有异。依之建立瓶等类殊。汝宗更无同异性故。不由细分安布差别。令其瓶等其相有异。同以色等为自性故。瓶等不应异于色等。违自所执因果一故。如瓶衣等有不异失。色等亦然。即一瓶故。又不应说色异味等不异瓶等。故次颂曰。

若色异味等 不异于瓶等

瓶等即味等 色何即瓶等

论曰。瓶等即用味等为体。应如味等与色有异。故不可言色异味等。不异瓶等理相违故。亦不应言味等一一与色等异不异瓶等瓶等即用。色等诸法以为自体。无别性故。如是已辨色等诸法与瓶等一其义不成。今当显说与瓶等异理亦不成。故次颂曰。

瓶等既无因 体应不成果

故若异色等 瓶等定为无

论曰。地等大体揽色等成。故五大因即五唯量。谓揽声量成于空大。更加触量成于风大。复加色量成于火大。又加味量成于水大。总揽五量成于地大。大望瓶等同体相成。如量能成。同类果故。若异色等。瓶等无因。既无有因。体应非果。以一切果待因成故。是故若言瓶等异色。即应瓶等非果非因。非色等故。如龟毛等。又非根境。非因果故。色根所行无非因果。此非因果根所不行。或复应无瓶等诸法。非因果故。如石女儿。自性许因思我许果。根所显故。无不定失。如是数论所立瓶等。若一若异皆不得成。

复次胜论者言。瓦等细分生瓶等故。瓶等有因。既有其因。体即是果。有因是果。其体非无。此亦不然。故次颂曰。

瓶等因若有 可为瓶等因

瓶等因既无 如何生瓶等

论曰。瓦等细分依余法成。何能为因生于瓶等。不见世间依他而立。非自有法能作他因。岂不种等虽依他立而能为因生于芽等。此同有难。非救前失。世所共知何容致难

。汝之所执异世所知。故于此中同彼有难。世所知法。依他生已。不复重生。不依他立。由自有力。能作他因。汝执不然。依他成法乃至未灭。恒依他住。因若灭无果即随灭。故汝所执异世所知。无体无能岂生他果。或有因法有体有能。可能生他余有因法。汝执瓦等极微为因。或余为因此并非有。以无因故。瓦等体无。无体无力何能生果。彼论宗中。因有二种。俱能生果。谓常无常诸无常因。必依常立常非有故。无常亦无。无无常因。果由何有。故彼因果皆不得成。

复次有作是言。瓶等瓦等诸和合物。从本以来同类因果展转相续随类不同。其体实有一而可见。此亦不然。诸和合物渐次分析归于色等。色等如前已辨非有。云何依彼有和合物。此和合物一及可见皆如前破。不应重执。又色等法共和合时无有一体。故次颂曰。

色等和合时 终不成香等

故和合一体 应如瓶等无

论曰。色等合时。终不展转变成香等。故虽和合不成一体。勿舍别相失色等名。由是因缘和合一体应如瓶等。其体实无。谓如瓶等离色等法无别体故。一体不成和合亦然。非离色等有别体故。体不成一。又和合时一一细分非和合故。应如未合不合成一细分。不应各名和合。勿一合内有多合体。是故和合体非实有。又和合物必依色成。色体尚无和合焉有。色体无者。如次颂曰。

如离于色等 瓶体实为无

色体亦应然 离风等非有

论曰。应知。此中四大造色俱名为色变坏相故。变坏色相大造合成故。离大造无实有性。不可此中唯一是色。勿唯此一变坏非余。又亦不应一切是色。勿一切色皆同一体。体若有殊应失色性。不可一性有众多体。勿一切法皆同一性。是故色名无实有体。唯依风等假立色名。如色体虚。受等亦尔。领纳等相推体实无。唯有世间虚假名相。若无大造。如何世间有火等物烧煮等用。又若一切皆无所有。诸所安立应不得成。我不言无诸法体用。但说汝论所立皆无。谓世所知色受等体烧煮等用。一切非无。若诸愚夫分别倒见所执体用。我说为无。非诸圣人见此为有。妄情所执都无有故。

复次胜论者说。火是能烧。地是所烧。其体真实烧煮等用。亦真实有熟变色等。现可知故。今应诘问。火何所烧。为暖为余。汝应审答。并许何失二俱不然。所以者何。故次颂曰。

暖即是火性 非暖如何烧

故薪体为无 离此火非有

论曰。暖非所烧即火性故。于自有用现事相违。又汝宗中所烧非暖。故不应执暖为所烧。亦不应言所烧是地。非暖性故。犹如水风薪是所烧。所烧无故。薪体非有。薪体既无。火依何立。火必依薪而得生起。所烧薪尽。火便无故。能烧所烧既并非有。熟变色等岂实有耶。故执实有能烧所烧烧煮等用。皆不应理。有说此颂不唯破彼胜论外道地是所烧。但总破言地等诸法。非暖性故。非所暖体。此说不然。非暖性故。既无同喻。应不成因。不可说言。如未烧位。地等色聚。非是所烧。于彼聚中常有暖性。异相随故。亦名所烧。苦乐等法随所依身。由火变异亦名所烧。无色界法前世下地所牵引故。亦名所烧。故非此因所引同喻。设为同喻。理亦不然。烧非烧名。唯有触物。世间共许。非余法故。此非烧名。虽通余法而局同类。如非实言。又小乘人不执实有所烧等法。何用破为。若言破彼世俗所烧。便违世间。何成比量。

复次离系外道作如是言。地大极微及余果物。虽非是火而与火合。由杂火故。似暖相现。然彼地等真实非烧。异暖性故。亦非非烧。似暖相故。虽俱不可说而实是所烧。此亦不然。故次颂曰。

余暖杂故成 如何不成火

若余不成暖 由火法应无

论曰。若地大等由火杂故真成暖性。应令成火。暖触摄故。如实火大。若彼火杂不成暖性。由火为因所生熟变。异触诸法亦应无有。如火不能生余暖触。若无熟变色等诸法谁能烧煮烧煮于谁。故烧煮等皆非实。有火非实能烧。触所摄故。如地大等。地非实所烧。触所摄故。如火大等。能煮所煮准此应破。故彼所执。其理不成。

复次应重审问。食米齐宗诸火极微为有薪不。无且非理。故次颂曰。

若火微无薪 应离薪有火

论曰。若火极微离薪而有。粗火同彼应不托薪。若不托薪即应无有烧煮等用。如火极微。若尔即应失于火性。无烧煮用。如地水风。不见世间有如是火无烧煮用及离于薪。故火极微必依薪有。如现见火依附于薪。或应信知极微非火。无火用故。犹若龟毛。有亦不然。故次颂曰。

火微有薪者 应无火极微

论曰。若火极微恒与薪合应名粗火。何谓极微。于一切时与薪合故。应如粗火失极微性。地与彼合亦不成微。余亦应然。种类同故。则应决定无一极微。色法既然心法亦

尔。心与心法俱生灭故。又一切法一体不成。所以者何。故次颂曰。

审观诸法时 无一体实有

论曰。诸有为法待因缘成。积集而生。积集而灭。无有一法其体独存。于一体中复渐分析。乃至极细犹有众分。若诸法体非一应多。此亦不然。故次颂曰。

一体既非有 多体亦应无

论曰。要先有一。后积成多。一体尚无。多体焉有。又汝执一藉缘生多。一体既无。多体岂有。一体非有。前已具论。是故定无真实多体。虽彼所执一我独存。而体周圆与多我合。又多法合一体不成。一既不成。多由何立。岂不空等独一无二。世咸共了是一体耶。世共所知。是假非实。汝所执实非世所知。如何得知空等一体。唯是假有。故次颂曰。

若法更无余 汝谓为一体

诸法皆三性 故一体为无

论曰。若谓诸法更无余伴唯一独存。说名为一。空等诸法一一体上皆有三性。谓有一物。有谓大有。一谓一数。物谓物类。即实德业三中随一。故虚空等一一法上皆有三性。若不尔者。虚空等上有一智言。应不得起。由是无有一法独存。如何可言实有一体。若言有一皆表实等。故唯实等名有一物。是则有一无有一故。应不能起有一智言。若言假说无斯过者。此亦不然。前已破故。谓智言等谁假谁真。应并为真。或俱是假。又一切法其相虽殊。应得实名或德或业。是故假说。其过弥深。终不能除。一成三失。一有三性一体不成。一既不成三亦非有。是故诸法非一非多。而言一多是假非实。或有异释。一法成三。谓一法言简异非一非一极略。所谓二种。简二及前即成二性。根本法体以为第三。故一切法皆有三性。今应征问。简二取一。乃是自心分别有异。如何令法。成三性耶。又简前二弥成其一。非二非多名为一故。是则立一反破其三。何名以三而破其一。复有异释一法成三。简去来今三非有故。如无君等简异立名。此简三无故成三性。此释非理。所以者何。异类无边岂唯三种。简无立有。无不唯三。简有立名有过千数。如何但说一法成三。又相简别。唯在自心。或在名言。何关法体。是故此释于破无能。复有释言。常先已破。今此唯破执有无常。所执无常皆有三性。谓生住灭。显在诸经。此亦不然。生住灭相。时分各异。如苦乐舍必不同时。时既不同。体相亦别。何名一法其性有三。又若说生无间即灭。应言二性。何得论三。又生灭时前后各异。如去来世不名一法。如何难言一法二性。是故此释理亦不成。复有释言。诸有为法极于一念。于一念中有多刹那时分性故。如腊缚等。言三性者。显性非一。不唯有三。此亦不然。时

分前后非一法故。如何可说一法有三。是故如前释为最胜。诸法一一非一非多。随世俗言有多有一。世俗诸法随世俗情。假立为有。不任推究。诸有智人于世俗法。应随说有勿固寻思。若有寻思世俗诸法。求其性相不异有人。手执灯炬入于闇室。求闇性相。所以者何。世俗诸法犹如幻闇。众缘所成不任思求。求即散坏。

复次为显世间所执诸法皆非真实。及显外道所执不同。故次颂曰。

有非有俱非　一非一双泯

随次应配属　智者达非真

论曰。一切世间色等句义。名言所表。心慧所知。情执不同。略有四种。谓有非有俱许俱非。随次应知。配四邪执。谓一非一双许双非。数论外道执有等性。与诸法一即当有句。此执非真。所以者何。若青等色与色性一。应如色性其体皆同。五乐等声与声性一。应如声性其体皆同。香味触等类亦应尔。眼等诸根与根性一。应如根性其体皆同。应一一根取一切境。应一一境对一切根。又一切法与有性一。应如有性其体皆同。又乐苦痴及与思我。与有性一。应如有性其体皆同。是则汝宗所立差别皆不成就。故彼所执决定非真。胜论外道说有等性。与法非一当非有句。此亦非真。所以者何。若青等色与色性异。应如声等非眼所行。声等亦然。异声等性应如色等。非耳等境。又一切法非有性者。应如兔角。其体本无。是则应同空无我论。或同余道邪见师宗。岂不有性非即诸法。法虽非有而有有耶。所依法无。能依岂有。又有性上无别有性。应不名有所余诸法。虽有有性非有性故。其体应无。是则一切所立句义。皆不得成。便同拨无邪见外道。故彼所执决定非真。无惭外道执有等性。与彼诸法亦一亦异。当于亦有亦非有句。此亦非真。所以者何。若有等性与色等一。同数论过。与色等异。同胜论失一异二种。性相相违而言体同。理不成立。一应非一。即异故如异。异应非异。即一故如一。一异既不成。有非有焉立。一异相异而言体同。则一切法皆应无异。异相既无一相何有。一异二相相待立故。若谓一法待对不同名一异者。即应一异二并非真。或随一假一法二相。互相乖违。俱言是真。必不应理。故彼所执决定非真。邪命外道执有等性。与彼诸法非一非异。当于非有非非有句。此亦非真。所以者何。若有等性与法非一。同胜论过。与法非异。同数论失。又一异相世共知有。汝独拨无违世间失。又汝所说非一异言。为但是遮为偏有表。若偏有表应不双非。若但是遮应无所执。有遮有表理互相违。无表无遮言成戏论。汝执诸法性相非空。而说双非。但为避过此双非语。亦不应论。违汝所宗法性相故。若诸法性一一俱非。此俱非言亦不应说。举言必有俱非性故。是则汝曹应常结舌。发言便坏自论所宗。默亦不成。以俱非故。语默俱失。一何苦哉。谁有智人而不悲愍。故彼所执决定非真。如是世间四种外道。邪论恶见扰坏其心。虚妄推寻诸法性相。

皆不中理竞执纷纭。于诸法中起四种谤。谓有非有双许双非。增益损减相违戏论。是故世间所执非实。

复次外道余乘弊魔恶友邪论恶见扰坏其心。于其世间虚伪诸法。种种思构妄执为真。于相续假谓是真常。积集假中执为实有。为显此义。复说颂曰。

于相续假法 恶见谓真常

积集假法中 邪执言实有

论曰。有为诸行前灭后生。无始时来展转相续。生灭变异微细难知。因果连绵其状如一。愚夫恶见谓是真常。邪执纠纷递相诽斥。色等诸法恃托因缘。虚假集成都无实体。微细积聚密合难分。众分和同冥然似一。愚夫僻执言有实体。各据一途互兴诤论。又于相续积集假中。不达诸门分位假有。横计种种义类不同。执一法中有多实性。如是所迷自性差别。皆由恶见邪执而生。缘此轮回诸趣诸有。备受众苦未有出期。是故应除恶见邪执。信解诸法因缘集成。是假非真。无颠倒理。

复次为显诸法众缘所成。非一非常无我无法。犹如幻化。情有理无。是俗非真。复说颂曰。

诸法众缘成 性羸无自在

虚假依他立 故我法皆无

论曰。诸法虚假众缘所成。起住依他体无自在。念念生灭众分集成。非一非常犹如幻化。愚夫执有。智者达无。故于其中无我无法。一切外道及所余乘。计一计常为我为法。一常非有我法定无。故辨缘成显二无我。

复次有作是言。字名句合诠表自心。所欲说义一一各别。虽不能诠而和合时。能有所表。若义非有。诠亦应无。既有能诠。定应有义。为破彼执。故次颂曰。

果众缘合成 离缘无别果

如是合与果 诸圣达皆无

论曰。此颂意言。诸无为法非缘成故。犹若空花。体用都无。如前广说。诸有为法众缘所成。如幻所为无实体用。缘合成果果不离缘。如树成林林非异树。揽缘成果顺世俗言。胜义理中无如是事。故诸圣者了达皆无。所以者何。名之与句并字所成。字复揽于众分为体。字一一分多刹那成。前后刹那无和合义。要前念灭后念方生。生有灭无其理决定。无之与有合义不成。前后二时有亦不合。时分异故。犹如去来。合义既无。字分焉有。尚无字分。字体岂成。字体既无。名句非有。无字名句。合义不成。如何可言

字名句合能诠表义。然诸世间随自心变。谓有众字和合为名。复谓众名和合为句。谓此名句能有所诠。能诠所诠皆自心变。诸心所变情有理无。圣者于中如实知见。云何知见。谓见彼法皆是愚夫虚妄识心分别所作假而非实俗有真无。随顺世间权说为有。是故一切能诠所诠。俗有真无不应固执。

复次于诸所缘空无我见。能速成办自利利他。所以者何。愚夫于境执我我所。生死轮回。圣者于中达空无我。速证常乐。能巧利他。是故应修空无我见。令自利满妙用无穷。为显此见是利自他正真要道。故说颂曰。

识为诸有种 境是识所行

见境无我时 诸有种皆灭

论曰。识能发生诸烦恼业。由此三有生死轮回。故说识心为诸有种。能牵后有得识食名。如是识心缘色等起。无所缘境识必不生。若能正观境为无我。所缘无故能缘亦无。能所既亡众苦随灭。证寂无影清凉涅槃。至此位时名自利满。诸有本愿为利益他。住此位中化用无尽。亦令有识证此涅槃。是故欲求自他胜利真方便者。应正勤修空无我见。复有别释。识为诸有种者。谓宅识中种种熏成诸业习气无明有爱所随增故。能感三有生死轮回。识为所依。故说为识。境是识所行者。识中习气由执色等境界熏成随缚境界。是所依故。名曰所行。见境无我时者。谓无我见观一切境性相空时。诸有种皆灭者。由无我见永断一切无明有爱二种随眠。由此二种是发业因。及能润业令生果故。断此二种业果不生。尔时所有诸戏论事及烦恼事。种子俱断。故名皆灭。非一切种识等皆无。所以者何。由圣道起但灭一切虚妄分别戏论习气。令有漏法毕竟不生。一类有情。诸无漏法无所依故。亦皆断灭。一类有情。由本愿力所任持故。无漏诸识相续不断。能为殊胜广大甚深无碍辩等无边功德所依止处。又由识等增上力故。圆满究竟神通作用。穷未来际任运相续。如是皆由本愿行力所引发故。自利利他功德无尽。令诸有情成熟解脱。尽未来际妙用无穷。是故应修空无我观舍诸边执。

广百论释论卷第九 破有为相品第七

复次已别分别根境无我。今当总辨有为相空。谓色心等诸有为法。具生住灭三有为相生为首故。先当破生。生相既亡。住灭随遣。有说果体本无而生。为破彼言。故说颂曰。

若本无而生 先无何不起

论曰。种等诸因至变坏位。能引芽等诸果令生。若诸因中本无诸果。何故芽等此位方生。后位如先果应不起。先位如后果亦应生。又从此因应生彼果。或应此果从彼因生

。若此彼因无彼此果而不生者。彼此因力应亦不生同本无故。若尔一切因果皆无。便违自宗所说因果。有说果体本有而生。为破彼言。复说颂曰。

本有而生者 后有复应生

论曰。若诸因中本有诸果。何故芽等后不更生。后位如今。果应更起。今位如后。果不应生。又果本来因中有体。何故此位乃说为生。若言今时方得显者。显不离体应本非无。今位如先亦应不显。先同此位显应非无。显本非无今复显者。后应更显。是则无穷本有与生义相乖反。言果本有。生必不成。既无有生。果义便失。果义既失。便无有因。则违自宗有因果义。

复次果先无论作如是言。果或违因。故非并有。此言非理。故次颂曰。

果若能违因 先无不应理

论曰。胜论者说。果或违因。或不违因。果违因者。合违于业。合果后生。前业灭故。又相违法略有二种。一能障碍。二能坏灭。后谓合德灭坏业因。初谓合德障碍重等。令其所起坠等业无。如是合德其体未有。应不能违先所起业。世间未见无体能违。汝不应言。合德与业如囚与脍。俱有相违。勿违自宗。因果不并。若许一念业与合俱。后亦应然。无差别故。便违自论及世共知。故不应言。果先非有。

复次果先有论作如是言。一切因中果体先有。此亦非理。故次颂曰。

果立因无用 先有亦不成

论曰。数论者说。一切因中果体先有。此亦不然。生果显果。故说名因。果体本来已生已显。因便无用。所以者何。体与显生不相离故。应如其体从本非无。本有显生因义非有。因非有故。果义不成。便违自宗。立有因果。

复次诸法生时义不成故。不应定执诸法有生。所以者何。故次颂曰。

此时非有生 彼时亦无生

此彼时无生 何时当有生

论曰。果已有时。其体有故。如本有法。应不名生。果未有时。其体无故。如定无法。亦不名生。又诸果法用起名生。其体既无。用依何立。又能生果。故说名因。果体既无。因何所起。既无所起因义不成。因义不存果从何出。除此二位更无生时。故定无生如虚空等。又若执法体恒是有。定不名生。无所起故。用虽有起。此在未来。无故非生。现在已有。自宗不许。除此二位无别生时。是故无生其理决定。

或胜论执多实为因。积集共生一合德果。阙众缘时未有合德。由是故说。此时无生。具众缘时。已有合德。由是故说。彼时无生。以初合时合体有故。应如后位不得名生。后位已生。不重生故。可不名生。初位不然。名生何咎。后若不生果应违实。而汝不许。果实相违障破相违合德违业。不违于实。前已略明。除此彼时更无异位。是故合德决定无生。如是色等依托实因。实未有时果体未有。由是故说。此时无生。实已有时果体已有。由是故说。彼时无生。以初有时色等有故。应如后位不得名生。离此彼时更无别位。是故色等决定无生。如是合德障碍重等。令其不生坠堕等业。此能障体有时无时。彼业不生。准前应说。离有无时更无异位。故坠等业决定无生。或数论执。乳等因变成酪等果。故说名生。因体有时因性未变。由是故说。此时无生。若于尔时因性已变便失因性。应不名因。果体有时因即成果。由是故说。彼时无生。若于尔时果体生者。应异法起非即因成。除此彼时更无异位。是故酪等决定无生。自性等因成大等果。准此推究。皆非有生。

复次所生无故生义不成。所以者何。故次颂曰。

如生于自性 生义既为无

于他性亦然 生义何成有

论曰。说常有宗色等五蕴。数论外道乐等三德。诸法生时不令自性有变异故。生义不成。法未生时。一切生用皆未有故。生义不成。诸法生时。不令他性有变异故。生义不成。诸法生已。一切生用皆已息故。生义不成。不可说言色等乐等相用有变故说名生。以于生时性与相用。若一若异过等违宗。亦不可言色等乐等自性有变故说名生。勿于生时色等乐等变成受等苦等自性。有作是言。果先有论。有前失故。生义可无。果先无论。因缘和合果体将成。生义应有。果将成时其体未有。如何可说果从缘生。知因有能当成果体。如言煮饭故说果生。若尔生名应假非实。色等生时犹未有故。如是假说理亦无违。以生时无后方见故。若尔见位乃可名生。以于见时方说生故。如何不了言理而问。虽见时说非见时生。说因见生非因生故。何故生时无有此见。以见无故。知生时无。如何不知义理而答。岂不见无名为无见。何得以问而作其答。若尔应有问答无穷。无见见无。言无尽故。又亦不可说无为生。无似空花违生理故。至现有位亦不名生。有似无为违生理故。所生无故。生义不成。复次执有生者。作如是言。果有三时。前后差别将成作用。及究竟时显彼不成。故次颂曰。

初中后三位 生前定不成

论曰。果先无论。于未生时三位不成。无无别故。初中后位依有而彰。未生体无如何可立。或应许果未起非无。见彼三时唯依有故。果先有论。于未生时三位不成。有无别故。有体无别相用未兴。如何可言三时有异。又此三位既不同时。生亦不成。故次颂曰。

二二既为无 一一如何有

论曰。初中后位相待而成。二二既无。一一岂有。亦不可说三位同时。初中后名依时立故。又不可说三时并有。勿有此三相杂乱过。汝亦不许三位同时。故有一时三定非有。若言觉慧于色等法。观二二时立一一位。是则三位假有真无。违汝师宗三时实有。是故三位唯假非真。不应定执果有三位。

复次色等诸法决定无生。能生因缘不成立故。生者决定从自从他从俱因缘。三皆不可。为显此义。故说颂曰。

非离于他性 唯从自性生

非从他及俱 故生定非有

论曰。一法一时自为因果。理不成故。非从自生。若一体中有二相别。说为因果。自义不成。自言遮他。显于自相果从因起。何谓自生。又体如相应不成一。相如其体应不成二。是故所言一体二相。说为因果。理必不成。又自生言依义生不依义生者。则非自生。不依义生。便同树响何能定表。诸法自生。又自生言依慧生不依慧生者。则从他生。不依慧生。应同狂醉言无根系。难可信依。又自生言生他解不生他解者。便失自宗。他解不生发言无益。何缘强立自生论耶。现见世间法从缘起。言自生者。与此相违。又若自生应违世法。刀不自割。针不自缝。又自生言依汝生不依汝生者。非谓自生不依汝生。应非汝说。哀哉愚昧不识自言。又言自生同无因论。拨无一切生果因缘。有作是言。自不生自生时无故。如已灭无。若言生时其体已有。应如现在生用唐捐。体显名生。亦不应理。显与体异便失自生。显与体同显应本有。显若本有生用应无。故自生言定不中理。言从他起。理亦不然。以法生时自体未有。既无有自熟对名他。因缘名他。对于自果。自果未有。他义不成。若言生时自果已有。因缘无用非谓他生。显故名生。亦不应理。显不离体应本非无。又因名他对异于果。果异因故。应亦名他。因果俱他。便无有自。自非有故。他亦应无。从他生言便无有义。又慧观果说因为他。果之与因必不俱有。因时无果。谁藉他生。果时无因。从谁他起。岂不以慧观后观前。说从他生言无有失。谓观当果或念过因。因果俱成犹如父子。假名可尔。理实不然。因果异时有无不并。如何可执实从他生。如父子言。亦不应理。世间父子多有同时。虽复一无而可假说

。因果不尔。法喻岂同。若谓先时于异体物。以慧观察取其异相。次于因果观后念前。建立自他二相差别。后发语时不触前二。但随想说法从他生。故法喻同无前过失。此救非理。所以者何。异物同时无因果义。因之与果必不同时。父子不然。何得为喻。又若假说此义非无。汝执为真。故不应理。若言何为咀嚼虚空。现见因缘能生于果。果相异彼。说彼为他。何假繁词。固相征难。随意勿说。他与非他。必有能生所生差别。此足为喜。何藉多言。言随欲生。无劳穷诘恣汝常喜熟与相遮。忧喜自心妄想生故。汝言必有能生所生。为假为真随汝意答。若言是假违汝所宗。若言是真。难诘何咎。所生未有对何能生。能生已无所生何对。故就胜义他生不成。依世俗论徒言无益。夫兴诤论为见不同。举世咸知。何劳泛说。故不应执定从他生。自他俱生。亦不中理。如前二失。积在汝宗。别既不成。总如何立。由是诸法决定无生。自他俱生皆非理故。

复次能生所生同时前后。俱不应理。故定无生。所以者何。故次颂曰。

前后及同时 二俱不可说

故生与瓶等 唯假有非真

论曰。若所生法在能生前。既离能生所生何有。此所生法设离能生。是则能生便为无用。若所生法在能生后。无所依止何有能生。设离所生能生何用。又此二法若不同时。能是谁能所为何所。若所生法与能生俱。生既同时。应不相待。如牛两角互不相依。应无能生所生差别。所生未有能生亦无。所生有时能生何用。如是二法前后同时。理俱不成。故生非有。随俗说有。能生所生不可推征。时分同异。复次执果有生必依新旧。新旧无故生不得成。由二俱非诸法自相。互相违反必不同时。设许同时应离法有。若离法有谁旧谁新。汝不应言异体相表。现见法外无旧无新。亦不应言同体俱有。更相违故。如善恶心前后亦非。故次颂曰。

旧若在新前 前生不应理

旧若居新后 后生理不成

论曰。现见世间前新后旧。不应蔽执前旧后新。要前有新后转成旧。旧若前有新则为无。新名前生旧名后故。新若无者旧亦应无。新旧既无生依何有。旧居新后。理亦不然。法新起时既无有旧。体无别故。后亦应无。若言后时别生旧体。是则新起。何谓旧生。后生婴孩赤色未变。而名耆旧。理必不然。若法初生而名旧者。则一切法毕竟无新。新既为无旧亦非有。旧必以新为前导故。若谓诸法念念别生。恒名为新。都无旧者。旧既非有新亦应无。简旧名新旧无何简。所简无故。能简亦无。是故不应执有新旧。既无新旧生岂得成。然诸世间见有为法。相似相续谓为一体。前盛后衰说为新旧。圣随彼

说有旧有新。依此立生假而非实。

复次果体若生。必依过去未来现在因体而生。然皆不成。故次颂曰。

现非因现起 亦非因去来

未来亦不因 去来今世起

论曰。现在果法非现因生。因果同时理不成故。虽形影等因果同时。是假非真随俗而说。去来二世已灭未生。体相是无因用非有。又现在法体相已成。岂更藉他三世因起。未来果法不因去来。已灭未生无因用故。岂不现在将欲灭时。有体为因生未来果。未来无体生何所依。若言未来生时有体。应名现在。何谓未来。汝不应言生即是有。亦不可说有即是生。有若即生。生应现在。生若即有。有应未来。有在未来。未来应现在。生居现在。现在应未来。则违汝宗世相揩定。亦违自说生在未来。故不可言现在将灭。为因引起未来果生。生时有无皆有失故。

复次有说。未来体相具有。由此生用得有所依。生迁未来令入现在。灭迁现在令入过去。为破彼言故说颂曰。

若具即无来 既灭应非往

论曰。犹如现在。体相具故。未来不应来入现在。或应未来。非现等故。体相不具。犹若空花。又应未来非现在故。犹如过去不入现在。又若未来体相已具。应无生用。犹如现在。或未来世生用应无。以非现在犹如过去。色等诸法虽居现在。定当灭故。亦名为灭。此现在法不往过去。时定异故。犹如未来。又现在法应如过去。不往过去。由非未来。又过去时。非现所往如未来等。世所摄故。现在亦非。未来所入。世所摄故。犹如未来。过去未来。非现等故。应如兔角体相俱无。未来体无。生依何有。故不应执色等果生。生既是无灭亦非有。但随俗说有灭有生。似有而无。犹如幻等。为显此义。复说颂曰。

法体相如是 幻等喻非虚

论曰。色等诸法。前后际无。现不久停。犹如幻等。又色等法。若从缘生。如幻所为。皆非实有。非缘生者。皆似空花。性相俱空。不应言有。法既非有。生等定无。如何可说。生迁未来令入现在。灭迁现在令入过去。

复次生住灭相前后同时。理俱不成。故不应执。所以者何。故次颂曰。

生住灭三相 同时有不成

前后亦为无 如何执为有

论曰。一体一时有众多相。互相违反理必不成。若执同时体应各异。既执体一。应不同时。执不同时。亦不应理。所相体一。如何异时。法体生时住灭未有。至住灭位生相已无。而言体同。极为迷谬。若言前后相异体同。善恶色心体应是一。然舍前相后相起时。体与相同。应有舍得。如何可执前后体同。三体不同。亦不应理。以生住灭遍诸有为。三体如何各唯一相。许各一相。理亦不然。灭体无生应非因起。生体无灭应性是常。住无灭生应非蕴摄。若许一一。复有三相。有如前过。或复无穷。同时前后。三相不成。更无异途。如何执有。

复次若离所相别有生等。应如色等有生等相。则生等相应无异体。所以者何。故次颂曰。

若生等诸相 复别有生等

应住灭如生 或生住如灭

论曰。若生等相自所依俱。如自所依别有生等。此生等相嘌帜既同。其体如何。展转有异。若言生等如色等法。虽生等俱而体有异。碍等相别。体异可然。生等相同。体如何异。生等作用既有差别。应如色等其体各异。此因不定如眼等根。用虽有多。而体一故。用有差别不可例同。眼等用殊时同故体一。生等用别时。异故体多。生等何缘用时有异。自体俱起不待异时。作用如何待时有异。住灭二相初既用无。后亦应然。体无别故。或复生等同与法俱等有生故。应互相似。一一皆有他诸作用。或自作用一一皆无。是故不应别有生等。

复次色等诸法与生等相其体为异。为不异耶。异且不然。故次颂曰。

所相异能相 何为体非常

论曰。色等诸法若异生等。如择灭等应无生灭。不应观彼皆是无常。观彼无常应成颠倒。若言色等与生等合。虽观无常而非颠倒。如名杖角以作人牛。此不应尔。异生等故。应似无为。非生等合。色等生等。体相若异。如何以一心慧而观。谓色等生色等住灭。故色等法非异生等。不异亦非。故次颂曰。

不异四应同 或复全非有

论曰。若色等法不异生等。应如生等析一成三。生等亦应混三成一。与色等法体不异故。或生等相各失自体。与其住等体不异故。色等亦然应失自体。与其生等体为一故。是则应无所相色等。所相无故能相亦无。则无有为。无为亦尔。相待立故。一切应无。故色等法非异生等。

复次因果有无皆不可立。生依彼故。亦不得成。所以者何。故次颂曰。

有不生有法 有不生无法

无不生有法 无不生无法

论曰。有生有法义不得成。生有同时。递相违故。有生无法亦不得成。如已灭无。非所生故。无生有法理不得成。如未生无非能生故。无生无法亦不得成。如前二无非因果故。或二无法因果不成。如毕竟无非因果故。如是已破因果异体。为破同体。复说颂曰。

有不成有法 有不成无法

无不成有法 无不成无法

论曰。有成有法。其理不成。有法已成。成无用故。成复成者。成则无穷。若成异相。其体应别。相异体一。理必不然。相与其体不相离故。有成无法。理亦不成。其相异故。如苦乐等。或复有无应无差别。有无体一。与理相违。无成有法。其义不成。如有成无所说过故。无成无法。义亦不成。如前有无相成过故。或复无者。即是数论所执自性。不依他成。虽有隐能而无显体。依彼所执故说为无。如是有无因果同异。皆不成故。决定无生。

复次已生未生。生用已灭及未得故。俱无有生。除已未生。有生时体不可知故。亦无有生。若言生时二半为体。谓生半分。半分未生。此亦不然。故次颂曰。

半生半未生 非一生时体

或已未生位 应亦是生时

论曰。半生未生非生时体。生未生故。如已未生。如已未生有二相别非生时体。生时亦然。有生未生二种相异。如何可立为一生时。或应已生及未生位。亦共合说为一生时。有生未生二相异故。如汝所执半生未生。此显生时已未生位。皆失自性。故定无生。岂不生时具有二相。已生半分半分未生。已生未生各有一相。如何可难令互相成。一一别观可生时异。总观二相岂异生时。若言生时体一相二。已未生位体二相殊。故已未生与生时异。如何体一二相相违。相既不同。体应成二。非一有分从二分生。勿违生时。二半为体。若半已起名作生时。半既未生应名未起。又半生已生用已无。半复未生生用未有。如何二半合立生时。若生用无名生时者。已未生位应名生时。便失自宗三位差别。故离二位无别生时。生时既无二位非有。是故诸法决定无生。

复次应问。迷徒生时。自性为因缘起。为是自然。初且不然。故次颂曰。

生时若是果 体即非生时

论曰。若生时体从因缘生。即非生时。已有体故。未来将起故名生时。未来体无。说谁为果。若言此位观待当来。至现在时名为果者。亦应说近。何立远名。如是生时非已生故。如未生位非实生时。又此生时时远摄故。如已灭位。何谓生时。若言生时体虽未有。众缘会故已得近名。同是未来。体俱非有。余远此近差别何缘。亦违汝宗去来皆远。故汝所执但有虚言。后亦不然。故次颂曰。

生时若自然 应失生时性

论曰。若生时体非因缘生。应是无为失生时性。若非缘起得名生时。一切无为应生时摄。又非缘起应类空花。体既是无。岂生时摄。若体非有名作生时。即一切无。应生时摄。是故诸法无实生时。

复次有作是说。若无生时。已生未生亦应非有。生时已过未至生时。建立已生未生二位。生时无者二位亦无。又无生时二位应合。故有二位。中间生时。为破彼言。故次颂曰。

已生异未生 别有中间位

生时异二位 应别有中间

论曰。若谓已生未生不合。由生时位隔在中间。若无生时二位应合。如两界首必有封疆。是故生时定应有者。生时二位应有中间。未生生时。生时生已。更相异故。如是中间复有中间。展转增长有无穷过。过无穷故。难立生时。又已未生种类别故。如色声等无别中间。既无中间。生时何有。又生时位若在未来。即名未生。未来摄故。若居现在。即名已生。现在摄故。若非现未不名生时。如过去等。是故诸法无别生时。

复次假许生时已未生位三分各别。而审推征。为舍生时得已生位。为当不舍得此位耶。初不应然。故次颂曰。

若谓生时舍 方得已生时

是则应有余 得时而可见

论曰。若舍生时得已生位。未得已得两位中间。应有得时如生时位。若许尔者。余复有余。如前生时有无穷过。过无穷故。难立得时。若舍生时得已生位。离此二位无别得时。从未生时至已生位。应离二位无别生时。又舍生时得已生位。体应有异。非一法生。后亦不然。故次颂曰。

若至已生位 理必无生时

已生有生时 云何从彼起

论曰。已生生时必不俱有。时分异故。犹如去来。若已生位有生时者。或应同体。或异体俱。则非已生从生时起。自从自起。世现相违。俱有非因。如牛两角。若言一体二相不同。得说为因无斯过者。二相前后体不应同。二相俱时应非因果。又若同体生时已生。于自他性应失应得。相不离体。如体应同。体不离相。如相应别。体同相别。理必不然。法之与时体无有异。故不可说时异法同。一法一时有同有异。说为因果。理必不成。如从生时至已生位。进退征责过难多途。从未生时至生时位。研核诘问如理应思。是故生时非别实有。

复次立有生时已生位别。此无实义。但有虚言。所以者何。故次颂曰。

未至已生位 若立为生时

何不谓无瓶 未生无别故

论曰。若立生时非已生位。将至此位名作生时。瓶名已生。生时未至。已生位故。瓶体定无。瓶体既无。生依何法。不可无法名作生时。勿一切无皆名生位。故应于有立生时名。若谓生时其体已有无斯过者。此亦不然。未至已生与未生位无差别故。有义不成。若谓生时是未来世。最后位故非体全无。此不应理。同未来摄等非已生。无前后故。若未来世。半有半无。有同已生。世应杂乱。故生时位。但有虚言。生时既无。生亦非有。

复次若谓生时体虽未满。而用起故非是全无。非有非无不同两位。是故诸法别有生时。此亦不然。故次颂曰。

非生时有用 能简未生时

亦非体未圆 别于已生位

论曰。未生生时无用有用。二位差别。理不可然。生时体无。用应非有。生时体有。应是已生。设许生时有能起用。而体未有。应名未生。非未生名别有少法。但遮已起名未生时。既名未生。何能简彼。若少有体。应名已生。既非已生。应无少体。不可一法半有半无。有无相违不同体故。若许体别。有即已生。无即未生。生时岂有。故离二位无别生时。

复次或应生时即已生位。非无有故。如已生时。为显此因。故说颂曰。

前位生时无 后位方言有

兼成已生位 故此位非无

论曰。未起用时名为前位。于此前位未有生时。正起用时。名为后位。于此后位方有生时。是则生时成已生位。有异前故。如已生时。非体全无。可与前异。所言兼者。谓舍全无。即未生时。名全无位。生时舍彼。是有非无。由此兼前成已生位。若舍无位必至有时。有即已生中无异位。依何而立别有生时。是故生时即已生位。非无有故。如已生时。又此生时应许有体。若无有体生用应无。体用并无。生时岂有。若无体用而有生时。则一切无。皆应顿起。无无异故。如此生时。又若生时体用非有。因缘和合应无所为。有不生无。如前已说。故生时位是有非无。有即已生。更无异位。故不应立别有生时。

复次无别生时理应信受。愚犹固执。略复推征。如是生时为无为有。有即已起。无即未生。除此孰为生时位体。为显此理。复说颂曰。

有时名已生 无时名未起

除兹有无位 谁复谓生时

论曰。所执生时推征其性。不过二种。谓有及无。如是有无二位所摄。除此无别中间生时。汝等何缘非理横执。此极粗浅。而汝尚迷。况复幽微。汝能思测。故应信受无别生时。生时既无。生如何有。是故诸法理实无生。生既实无。住灭亦尔。生为先故非有义成。故不别遮住灭二相。

复次已别广破果先有无。为总略遮果先有等。故于品后。复说颂曰。

诸有执离因 无别所成果

转生及转灭 理皆不可成

论曰。数论所执。果不离因。果同其因。体本实有。如是果体生灭不成。果不离因同因常故。因果体一差别理无。诸法性常无增无减。是则所作唐设其功。少有所为便违自论。有不可灭无不可生。大等亦应无生灭义。即自性故。如乐苦痴。又大不应从自性起。自能起自。世现相违。是则世间现见因果。生灭作用一切皆无。世现所知。汝尚诽毁。况能信受深隐义耶。如是观生都非实有。生无实故。灭亦实无。但随世间说有生灭。随世所说是俗非真。胜义理中无生无灭。一切法性非断非常生灭既无。法应常住如前广破。常性实无。若尔应无一切法性。不尔我说俗法非无。岂不我宗说一自性。转变力故无所不为。虽有所为而无生灭断常等过。所以者何。果起不生性变成故。果谢不灭归本性故。

果性非常前变灭故。果性非断后变生故。转变非恒。故非定有。自性不易。故非定无。此亦不然。诸法生灭理既不立。汝宗所执转变岂存。又转变言及自性等。前已广破

。无宜重执。故汝所说理必不然。有作是言。我经部等。因缘和合无间果生。果起酬因复能生后如是展转。无始时来。因果连绵相续不绝。无有生灭断常等过。所以者何。相续无始。故无有生。未得对治相续不尽。故无有灭。相续改转。所以非常。相续连绵。所以非断。非一性故亦非转变。此亦不然。若有生灭可有相续。生灭既无。相续何有。无生灭义。前已广论。相续有终。是则为断。相续无始。是则为常。相续体一。即有转变。故立相续。过失弥多。有作是言。我说诸法常有部等。一切有为。从本以来性相实有。

酬前起后三世迁流。无有断常生灭等过。所以者何。体恒有故。无生无灭。有为相合。所以非常。果起酬因。所以非断。念念别故。非变非续。此亦不然。说常有宗先已破故。色等诸法体若恒有。应似无为离有为相。便同数论一切皆常。不可说言用有生灭。用不离体应同体常。体不离用。应非恒有。若用本有。应不名生。若用本无应非可起。用未生位生用未有。不可名生。用已生位。生用已息。亦不名生。除此二位无别生时。前已广说。故不可执。诸法用生。生既是无。灭亦非有。又若色等有为相合。故是无常。此有为相无余相合。应非无常。若言此相与余相合。是则无穷。若言有为有大小相。展转相相非无穷者。此亦不然。如色等法。余相合故。不名能相。生等亦然。与余相合。

应非能相。又如大相。不以所相色等诸法为其能相。小相亦尔。不应所相大生等法以为能相。若别有相应至无穷。若别无相。应成常住。又有为相定非实有。若实有者。与理相违。所以者何。如无为法。有无为相。离法实无。此亦应然。同三相故。无为实有。前已广遮。一切有为亦非实有。以慧分析便归空故。又对无为立有为法。无为无故。有为亦无。有为无为若从缘起。即同幻事。若不藉缘便似空花。故不应执以为实有。如契经言。有为无为皆是世俗。分别假立其体俱空。除为无为。更无别法设复说有。但是虚言。有为无为摄一切法。此二空故诸法皆空。空中都无分别戏论。虚通无碍即圣慧明。故契经言。一切诸法从本皆空。空即无性。由无性故。即是般若波罗蜜多。其中都无少法可说。

为生为灭。为断为常。为一为异。为来为去。天帝当知。若有净信诸善男子或善女人。能如是说。不谤般若波罗蜜多。异此说者。皆名为谤。若说常空应堕断灭。遮常有故。不堕此边。执常不空应堕断灭。常无因果名断灭故。我诸所说皆是遮言。遮谓遮他生灭等执。无生非灭。唯为遮生。无灭非生。但为遮灭。非断常等。类此应知。虽涅槃时生死断灭。此方便说是假非真。如说天中有常乐等。是随俗说。非称实言。应以前说诸句文词随其所应破诸妄执。我等皆妄。谁复为真。谓毕竟空心言路绝。分别戏论皆不

能行。唯诸圣贤内智所证。是故智者应正勤修。证此真空舍彼妄执。

广百论释论卷第十 教诫弟子品第八

复次正论已立邪道伏膺。于密义中尚余微滞。以净理教。重显真宗。遣彼余疑。故说颂曰。

由少因缘故 疑空谓不空

依前诸品中 理教应重遣

论曰。虽一切法本性皆空。而初学徒未能见故。追爱妄有怖达深空。或为余缘未能决了。以正理教重显前宗。令彼除疑舍诸倒执。既一切法本性皆空。未达此空。以何为性。诸法无我。此复云何。谓无自性应正晓示。何假转音正示无由。以无体故。但可假说。诸法无我无性可取。故名为空。如契经言。空名诸法。无我无性无执无取。胜义理中。都无少法有我有性可说名空。若尔空名应不可说。实不可说。但假立名。如说太虚。虽无自性实不可说。而假立名。空既离言。有应可说亦不可说。实无体故。如说诸法实性都无。无性理中无二无说。若尔说者言及所言。一切皆空。今应无说。既有所说。应不皆空。为显此疑。故次颂曰。

能所说若有 空理则为无

论曰。言能说者。谓能说人。言及所言。俱名所说。此三总摄有为无为。谓眼等根及色等境。此若实有。何法为空。为遣此疑。故复颂曰。

诸法假缘成 故三事非有

论曰。能说言义三事性空。假托众缘而成立故。余宗亦许。诸法名言皆是自心。随俗安立。如是说者。言及所言。皆胜义无。唯世俗有。如何谓此三事不空。云何定知三事非有。谓依他立。如幻所为。不依他成。皆如兔角是故三事自性皆空。为益世间假有言说。又汝何为疑难真空。我意犹望成昔有见。应舍此意。所以者何。非破他宗能成己见。如破他说。无碍故常。非即能成自无常性。设有此理汝亦不成。所以者何。故次颂曰。

若唯说空过 不空义即成

不空过已明 空义应先立

论曰。若唯破空不空成者。不空已破空义应成。前诸品中。已说一切立不空义所有过失。若汝欲成不空义者。先当方便除前过失。不除前失但说空过。汝不空义终不得成。非显他人有失无德。即能成己有德无愆。要具二能方成己见。谓立与破。故次颂曰。

诸欲坏他宗 必应成己义

何乐谈他失 而无立己宗

论曰。要具立破自见方成。立破二能见所依故。唯彰他失。不显己宗自义得成。终无是理。何缘汝辈唯乐破空。不念欲成己之有义。故于立破二事应均。方可得成自宗有义。汝欲立有毕竟无能。故诸法空其理决定。岂不空论。此过亦齐不显己宗唯彰他失。此质非理。空无我宗。前诸品中。已广显故。然空无我遣有我成。故破汝宗我宗已立。若尔空论但有虚言。空无我名无实义故。如是如是。诚如所言。空无我名。是假非实。为破他执假立自宗。他执既除自宗随遣。为显此义。复说颂曰。

为破一等执 假立遣为宗

他三执即除 自宗随不立

论曰。一异及非。名为三执。俱同一异。故不别论。一等三宗。若正观察皆归无性。无少可存。彼性本空。非由今破。故契经说。迦葉当知。所见本空非由今破。诸修空者证本性空。故诸破言皆是假说。立亦应尔。权设非真。诸法皆空。宗依何立。依汝所执。故我立宗。所执既无。宗应不立。汝谓为有。故宗非无。为存自宗应许他有。为遣汝执。故立我宗。汝所执无。我宗弥立。虽尔不可立空为宗。现见世间瓶等有故。虽空无我比量多端。而被强威现量所伏。不尔瓶等非现量知。所以者何。故次颂曰。

许瓶为现见 空因非有能

余宗现见因 此宗非所许

论曰。我若许瓶现量所得。空因比量可说无能。然我说瓶非现量得。空因比量何为无能。瓶等诸尘皆非现见。破根境等。诸品已论。不可余宗。谓瓶现见对此安立。为证有因。所见若同可引为证。所见既异。谁肯顺从。是故空因不违现量。能立诸法性相皆空。瓶等诸尘世间现见。若以比量皆立为空。是则世间无不空法。空无翻对应不得成。为举此疑。故说颂曰。

若无不空理 空理如何成

论曰。夫立空理翻对不空。不空若无。空亦非有。如何可立诸法皆空。为决此疑。故复颂曰。

汝既不立空 不空应不立

论曰。立不空者翻对于空。既不信空。不空焉立。如何可立诸法不空。汝不信空而得立有。我不执有何废立空。若言不空亦有所对。谓互有无及定无空。我空亦然。对世

俗有。遣彼妄有。故立真空。又所立空专为遣执。不必对有方立于空。如为遣常说无常教。虽常非有而立无常。又汝此中不应疑难。翻对在有不在于空。有事非无有翻有对。空理非有何对何翻。若谓不然。空是宗故。如立色等。无常为宗。此无常宗。既定是有。空宗亦尔。应必非无。此说非真。因不定故。世间现见。无亦是宗。理亦应然。故次颂曰。

若许有无宗 有宗方可立

无宗若非有 有宗应不成

论曰。无宗若有。对立有宗。无宗若无。有宗何对若言无对而立有宗。即自违前责空有对。若一切法无不皆空。无我真空咸同一味。如何现见诸法不同。此亦不然。世俗有故。胜义无故。理不相违。为显此义。故说颂曰。

若诸法皆空 如何火名暖

此如前具遣 火暖俗非真

论曰。若一切法本性皆空。如何世间有火等异。世俗事有。诸法不同。胜义理空。无火等异。故汝疑难于理不然。火等如前破根境等。已具观察是俗非真。如何此中复为疑难。若法非有空何所遮。空有所遮。故法应有。若尔四论展转相遮。皆应是真。便违自意。为显此义。故说颂曰。

若谓法实有 遮彼说为空

应四论皆真 见何过而舍

论曰。遮所遮故建立能遮。所遮若无能遮岂有如言非雨。故说名冬。冬时所遮雨时必有。空遮有故有定非无。此亦不然。因不定故。一等四论展转相遮皆应是真。是所遮故。真即无过。皆应可宗。汝见何愆。舍三执一。故不可说实有所遮。若诸所遮皆实有者。自言无过。汝过应真汝拨无空。此空应实。若一切法性相都无。是则世间皆应断灭。尚不执有。况复执无。执有执无皆成过故。为显此义。故说颂曰。

若诸法都无 生死应非有

诸佛何曾许 执法定为无

论曰。若法全无应无生死。因果展转相续轮回。非定执无。何得为难。我说世俗因果非无。诸佛世尊智见无碍。亦未曾许定有定无。如契经中。佛告迦葉。诸法性相非有非无。有是一边。无是第二。谓常与断。此二中间。无色无见无住无像。不可表示不可施设。此意说言。世俗有故。依之建立生死轮回。胜义空故。诸法性相非有非无。心言

路绝。若一切法真离有无。复以何缘而言俗有。真虽无二俗有何乖。应离于真别有其俗。虽不相离而义有殊。俗顺世情真谈实理。故真无二俗有多途。又一切宗皆许无二。而有种种体类不同。是故不应辄。生疑难。为显此义。故说颂曰。

若真离有无 何缘言俗有

汝本宗亦尔 致难复何为

论曰。若色等法真离有无。复有何缘而言俗有。因果不断生死轮回。俗顺世情因缘假有。真谈实理非有非无。汝等本宗皆许无二。而言法有辄难何为。所以者何。如诸句义非即是有。勿一切法其体皆同。亦非非有。勿一切法其体皆无。非有非无。虽遍诸法而立种种。句义不同。我法亦然。何烦致难。由此道理余难亦通。所以者何。故次颂曰。

诸法若都无 差别应非有

执诸法皆有 差别亦应无

论曰。若一切法实性都无。所有世间因果差别。谓从眼等眼识等生。此皆应无。无无别故。此同上释。谓不执无。执有执无皆非理故。又若执有其过亦同。所以者何。若一切法皆同有性。所有世间因果差别。谓从眼等眼识等生。此皆应无有无别故。定于有上随相不同。建立世间诸法差别。我亦如是。真故虽空于俗有中建立差别。故汝所难即为唐捐。有劣慧人复生疑难。若法非有则定应无。能破有因。此难非理世俗有故。汝执非无。能立有因何故非有。为显此义。复说颂曰。

若谓法非有 无能破有因

破有因已明 汝宗何不立

论曰。若谓诸法性相皆无能破有因。亦非有者。此慧极劣。以于现前粗显事中不能了故。世俗所摄。能破有因前已广明。何谓非有。汝不可说俗有非因。胜义理中无立破故。若不忍许能破有因。何不立因证自宗有。如我广说能破有因。汝立有因一未曾见。如何可执诸法非空。空言是破。破他便立。有言是立。自立方成。是故我空无劳别立。汝所执有须别立因。别因既无。何缘知有。破因易得立因难成。故破有因未为奇妙。若尔汝宗。何不破空。为破彼言。故说颂曰。

说破因易得 是世俗虚言

汝何缘不能 遮破真空义

论曰。破因易得是俗虚言。未见有因破真空故。小乘外道虽恶真空。而未有因破真空义。如何可说易得破因。诸法性空易立难破。诸法性有难立易倾。真伪皎然。如何固执。有被立破。固网所笼自出无能。矫作是说。声为定量。表法有无。既有有声。法应定有。法若非有。有声应无。为破此言。故说颂曰。

有名诠法有 谓法实非无

无名表法无 法实应非有

论曰。彼立诸名以声为性。此立名等。非即是声。故但举名以破彼执。有声诠有。汝执所诠法实非无。无声表无。应信所诠。法实非有无声非量。便自违宗。故汝所言非为证有。此劣慧者欲脱己愆。徒设功劳终不能免。依实有法立实有名。因实有名生实有解。法若非有。应无有名。有名若无。应无有解。既有有解。故法非无。此亦不然。假立名故。为显此义。故说颂曰。

由名解法有 遂谓法非无

因名知法无 应信法非有

论曰。若闻有名生于有解。遂谓诸法是有非无。既闻无名生于无解。应信诸法非有是无。此既不然。彼云何尔。依名生解。是证空因谓为有因。必不应理。法体若有何待有名。既待有名方生有解。故知诸法体实为无。但假立名世共流布。有名决定无实所诠。如人号牛依想立故。名能遣有而立有因。不异有人以明为闇。有若可说是假非真。所以者何。故次颂曰。

诸世间可说 皆是假非真

离世俗名言 乃是真非假

论曰。世间言说皆随自心。为共流传假想安立。法若可说是假非真。非假是真定不可说。诸可说者皆俗非真。前诸品中已广成立。故所执有是假非真。如舍如军。可言说故。一等四执。前已具遮。更不立余真实有法。是则此论应堕无边。为释此疑。故说颂曰。

谤诸法为无 可堕于无见

唯蠲诸妄执 如何说堕无

论曰。谤诸有法可堕无边。唯遣妄情岂堕无执。为破有执且立为无。有执若除无亦随遣。又世俗有前已数论。故不应言。此堕无执。唯许俗有。真应是无。不许真无。应许真有。此言非理。故次颂曰。

有非真有故 无亦非真无

既无有真无 何有于真有

论曰。若有真有可有真无。真有既无。真无岂有。无真无故。真有亦无。真非有无。如前屡辩。如何复执真是有无。若真非无何意频说。诸法性相俗有真无。此说意言。唯俗是有。真无此有。故说真无。若尔此真俗无为体。若不尔者。应别有真。若别有真有非唯俗。有既唯俗。真体应无。真体若无。何欣修证。此中一类释此难言。我说真无是遮非表。世间妄见执有为真。遮此有真不表无体。然其真体即是俗无。非离俗无别有真体。言真无者。谓俗无真。此遮其真。无别所表。此于言义未究其源。谁谓真无别有所表。若遮余法别有所诠。是遮表言。遮余法已表余共相。如非众生非黄门等。若遮余法无别所诠。是唯遮言。遮所遮已。其力斯竭。如勿食肉勿饮酒等。此真无言。唯遮其真无别所表。不言可悉。如非有言。唯遮其有不诠非有。亦不表余。若诠其无或表余法。则不应说此非有言。若非有言诠于有者。非无之说应表其无。如是遮言。愚智同了彼无疑难。重说何为。彼难意言。有若唯俗。真即非有。何所修证但说真无。是遮非表。乃至广说。岂释难耶。复有释言。修无我观方便究竟。见真理时一切俗有皆不显现。故说真无。此亦不然。意难了故。若俗非有说名为真。应无所证。若别有真。是所证者。则不应言有唯是俗。又违经说都无所见。乃名见真少有所见。即非见真。是故此言亦非正释。如是释者。应作是言。真非有无。心言绝故。为破有执假说为无。为破无执假说为有。有无二说皆世俗言。胜义理中有无俱遣。圣智所证。非有非无。而有而无。后当广说。有作是难。证法空因为有为无。有则余法亦应是有。无则不能证诸法空。为举此难。故说颂曰。

有因证法空 法空应不立

论曰。空必依因方可得立。若不尔者。一切应成。因既不空。余亦应尔。唯阳焰等水等性空。则所立宗皆不成就。为释此难。复说颂曰。

宗因无异故 因体实为无

论曰。数论师等。总别无异。勤勇无间所发等因。皆即是声。应如声体。不通余故。因体不成胜论师等。计总与别或异不异。其不异者。过同前师。异即如前诸品已破。故异不异皆不成因。由此故说。宗因无异。因体实无。又所立因体若实有。应与宗体或一或异。然不可说因与宗体。或一或异。非一异故。犹若军林。是假非真。世俗所摄。随顺世间虚妄分别。建立种种宗因不同。遣诸邪执。邪执既遣宗因亦亡。故不可言法同因有。宗因假立皆俗非真。复有难言。证法空喻为无为有。无则不能证诸法空。有则诸

法如喻应有。此亦不然。故次颂曰。

谓空喻别有 例诸法非空

唯有喻应成 内我同乌黑

论曰。喻则是因一分所摄。因既俗有。喻亦应然。若谓离因别有喻体。以例诸法是有非空。此定不然。离因之喻必不能证所立义宗。如所立宗非因摄故。若非因喻能立义宗。内我如乌。黑性应立。又应一切所立皆成。无因事同易可得故。由是喻体必不离因。故应同因不可为难。若一切法本性皆空。证见此空有何胜德。为叙此难。故说颂曰。

若法本性空 见空有何德

论曰。非于离我诸行法中证见我空少有胜德。诸法亦尔。若本性空。证见此空。何所饶益。若无所益何用劬劳。修能证空无量加行。为释此难。复说颂曰。

虚妄分别缚 证空见能除

论曰。诸法诸行虽空无我。而诸愚夫虚妄分别执一异等。由此虚妄分别势力。生长贪等烦恼随眠。随缘发生诸善恶业。没三有海相续轮回。三苦所煎不能自出。勤修加行证无我空。渐次断除虚妄分别。随其所应证三菩提。自利利他功德无尽。虚妄分别其体是何。谓三界心心所有法。岂不此法亦本性空。如诸愚夫所执色等。何能引苦煎迫有情。若此虽空而能引苦。是则色等亦有此能。何故但言虚妄分别。虽色心等皆本性空。而要依于虚妄分别。计度诸法为有为无。因是发生杂染清净。由斯含识染净不同。是故但言虚妄分别。法若实有。是事可然。法既实无。如何计度。为有无等。染净不同。如梦等中。虽无色等。而有种种相现分明。此喻不然。于梦等位有分别故。作用非无。

分别为依。现诸境像起诸染净。是事可然。今既皆空。无实分别。谁能起此作用不同。无体有能曾所未见。若无有体而有功能。兔角龟毛应皆有用。又无烦恼或无善根。而诸有情有染净者。已断烦恼应更轮回。未种善根应获常乐。此中一类释此难言。世俗非无。故无此失。应问世俗非谛实耶。彼答不然。随世俗量是实有故。亦名谛实。如何可说一法一时。有无相违俱名谛实。生等亦尔。一法一时。有生无生。有灭无灭。有断无断。有常无常。有来无来。有去无去。乃至广说。更互相违。如何可言俱是谛实。彼作是说。一法一时。无义为真有义为俗。义差别故互不相违。犹如世间施等善法。性有漏故得不善名。善根相应。故亦名善。俱名谛实而不相违。此理不然。施等善法观待异故。

可不相违一法一时。有无二谛无别观待。何得无违。所以者何。安和名善。善有二种。所谓世间及出世间。出世善法。毕竟能害烦恼诸缠。究竟安和名胜义善。世间善法

。暂时有能毕竟无能。暂时能伏烦恼缠故。名世俗善。非永能断烦恼缠故。亦得名为胜义不善。此善不善互不相违。有能无能时分异故。如施等善住一刹那。说名有能。过此已后必不能住。说名无能。有能无能虽在一法。时分异故而不相违。第二刹那施等不住。既无有体。谁名无能。由彼体无能定非有。能非有故即名无能。或能无能时分无异。所望境别。故不相违。所以者何。暂时能伏贪等缠故。名为有能。不能断灭贪等种故。名曰无能。如服酥膏能除风疾。不遣痰瘕。有能无能。时分虽同。而所望境有差别故。

互不相违一法一时。有无二谛境无差别。何得无违。彼复救言。如一念识我执依故。世俗名我由胜义故。亦名无我。我无我别。而不相违一法一时。有无亦尔。虽无境别而不相违。此亦不然。我无我义不相违故。所以者何。一刹那心不自在故。名为无我。我执所依。亦名为我。如契经言。若识是我应得自在。不应转变。而诸愚夫。依发我执故说名我。不自在义我执依义。虽同一识而不相违。一法一时有无相及。俱名谛实。岂得无违。汝今为成。有无二谛同在一法。互不相违。虽引众多世间譬喻种种方便。终不能成。彼重救言。如一青色。据自故有。望他故无。诸法亦然。一一法性。据俗故有。望真故无。此亦不然。青黄体异。可据自有。望他为无。俗之与真其体不别。据自可有望谁为无。

寻究其俗实即是真。非考彼青实成黄色。故汝所立法喻不同。又俗与真体不相离。如何俗体望真为无。如契经中。佛告善现。世俗胜义无各别体。世俗真如即是胜义。非离其色别有于空。乃至识空亦复如是。如何一法无别境时。二义相违俱名谛实。由是古昔轨范诸师。情事不同安立二谛。世俗谛语近显俗情。胜义谛言远表实事。世俗诸法虽称俗情。而事是虚。故非谛实。又现量证缘起色心。言不能诠。应非俗谛。故契经说。所有世间名句所诠。名为俗谛。此经意说。世共所知。能诠所诠相应法义。及为诠表非共所知。法义经书。名为俗谛。现量所证缘起色心。非言所诠。亦非俗谛。若言假立名言所诠。故此色心亦俗谛摄。究竟胜义应亦非真。假立名言所诠表故。究竟胜义无此色心。

真理都无。事有法故。非二谛摄。此法应无。则违世间现量所证。若言是有非二谛收。应立第三。非真俗谛。若言虽有缘起色心。是诸世间现量所得。而非究竟胜义谛收。假说名为世俗谛摄。随意假立世俗名言。有实色心则无诤论。此为依故染净义成。若谓色心世俗故有。由胜义故非有非生。如是所言。为有何义。若言如彼无分别智。所行境界究竟空无。不如是有。故说非有。若尔所行究竟无故。无分别智应不得生。设许得生亦非真智。缘无境故。如了余无。智既非真。境应是俗。虽言色心不如是有。而复弥显色心实有。由说非有究竟无故。无异相故。定应是有。既定是有。由是亦应许此色心

实有生等。若汝意谓。虽复色心亦有亦生。而非胜义。应先审定。胜义是何。然后可言。

此非胜义。若言胜义是无分别。智慧所行究竟空无。此先已破。谓彼所行究竟无故。无分别智应不得生。乃至广说。又此所行非真胜义。以是无故。犹如兔角。或非有故。如彼空花。若言胜义是可研穷。此亦不然。境无异故。夫研穷者。不舍世俗。又世俗法不可研穷。此可研穷应离世俗。然非离俗别有胜义。故不可说此可研穷。是故汝言非胜义相。若谓余宗所执胜义。都非有故。是胜义相。此亦不然。彼谓缘生暂住等性。名为胜义。今拨非有。便违自宗及现量等。若言谛实是胜义相。是则世俗应非谛实。何故前言俗为谛实。设许唯说非有非生。名为谛实。是有是生唯假言说。妄分别立既非谛实。唯假言说妄分别立。如何能起染净作用。故彼释难。其理不成。非说龟毛名为有体。

即有作用能缚世间。复有余师释此难曰。分别所执法体是无。因缘所生法体是有。由斯发起烦恼随眠。系缚世间轮回三有。或修加行证无我空。得三菩提脱生死苦。因缘生法虽通色心。而心是源所以偏说。虚妄分别能缚世间。厌此能修证空加行。虽有境界若无有心。虚妄寻思终不系缚亦不能厌修无我空。证三菩提出离生死。为证此义。引契经言。

遍计所执无 依他起性有

妄分别失坏 堕增减二边

此中一类释此义言。名是遍计所执。义是依他起性。名于其义非有故无。义随世间非无故有。不可引此证有依他。此释不然。义相违故。若名于义非有故无。义亦于名是无何有。又于其义所立名言。既因缘生如义应有。若妄所执能诠性无。妄执所诠其性岂有。名随世俗有诠表能。汝不许为依他起性。义亦随俗假说有能。何不许为遍计所执。世俗假立能诠所诠。无应并无有应齐有。如何经说一有一无。故汝所言。不符经义。应信遍计所执性无。是诸世间妄情立故。依他起性从因缘生。非妄情为应信是有。彼证已义。复引经言。

由立此此名 诠于彼彼法

彼皆性非有 由法性皆然

此颂不能证成彼义。经意不说。名于义无但说所诠。法性非有辨诸法性。皆不可诠。名言所诠。皆是共相。诸法自相皆绝名言。自相非无共相非有。此中略说。所诠性无非谓能诠。其性实有。故颂但说彼非有言。不尔应言此性非有。彼为证此依他性无。复引经中所说略颂。

无有少法生 亦无少法灭

净见观诸法 非有亦非无

此亦不能证依他起其性非有。所以者何。此颂意明遍计所执自性差别。能诠所诠其体皆空。无生无灭离执净见。观诸世间。因缘所生非无非有。故此非证依他起无。若有依他何缘经说。一切法性无不皆空。又契经言。佛告善现。色等诸法自性皆无。复有经言。佛告大慧。一切法性皆无有生。先有先无不可生故。此有密意。密意如何。谓此诸经唯破遍计所执自性。非一切无。若一切无便成邪见。云何知有此密意耶。余契经中显了说故。谓薄伽梵说如是言。我唯依于相应自性说一切法自性皆无。若有如言而生执着。谓染净法自性皆无。彼恶取空名为邪见。相应自性即是世间。遍计所执由心转变。似外诸尘。依此诸尘起诸倒执。因此倒执计有自他。能诠所诠相应自性染净诸法。即是依他。

故知诸经有此密意。又到彼岸般若经中。佛自分明判有无义。遍计所执所集所增。所取常恒无变易法。如是一切皆名为无。因缘所生皆说为有。又余经说。遍计所执自性无生。依他起性所摄诸法从因缘生。又慧度经作如是说。行慧度者善知色性。善知色生善知色如乃至广说。又诸经说。诸法无性无生灭等。皆应分别不可如言。执为了义勿世俗谛。诸法亦无。便恶取空成大邪见。此言非理。所以者何。于了义经异分别故。世尊自说。若诸经中说空无相无愿无行无生无灭。无有自性无有有情命者主宰补特伽罗解脱门等名了义经。我言合理。以于余经佛自决判我依遍计所执自性。于余经中说一切法皆无自性无生无灭本来寂静自性涅槃。依依他起自性说言。诸有情心生灭流转。乃至广说。

又余经中。佛告具寿舍利子言。色自性空。自性空故无生无灭。无生灭故无有变易。受想行识亦复如是。此依遍计所执自性。说自性空无生灭等。以诸愚夫随自心变色等诸法周遍计度。执有真实自性差别。世尊依彼说色等法自性皆空。无生灭等依他起性。由无遍计所执性故。亦说为空。非自性空。无生灭等。如来处处说三自性。皆言遍计所执性空。依他圆成二性是有。故知空教别有意趣。不可如言拨无诸法。如言取义名谤大乘。故契经言。若有菩萨。如言取义不求如来所说意趣。是名于法非理作意。亦名非处信解大乘。若有菩萨不如其言而取于义。思求如来所说意趣。是名于法如理作意。亦名是处信解大乘。若尔云何释此经句。佛告天子。汝等当知。佛于菩提都无所得。亦无少法。

可生可灭。所以者何。以一切法无生无灭。是故如来出现世间。有作是释。诸佛证得大菩提时。远离一切分别戏论。虽出世间而不可说有证得等。复有释言。佛以菩提为

其自性。故无所得。如契经言。菩提即佛。佛即菩提。故无所得。如其法性而觉知故。不生先无不灭先有。以诸法性离戏论故。无生无灭。无上菩提。现在前故。说名如来出现世间。又契经说。善现当知。色名诸色无性之性受想行等。广说亦尔。此经意明。依他起性以其遍计所执色等无性所显离言法性为其自性。若一切法都无所有。如何无性而复言性。若言色等世俗无性。即是色等胜义之性。与理相违。所以者何。夫胜义者。分别戏论所不能及。岂得以无为其自性。若以无性为自性者。应类余无不名胜义。应不能证无上菩提。

则违自宗成大过失。依他起性若实有者。便违经说。故契经言。

诸法从缘起 缘法两皆无

能如是正知 名通达缘起

若法从缘生 此法都无性

若法都无性 此法非缘生

如是二经说缘生法。虽无自性而不相违。以从缘生法有二种。一者遍计所执。二者依他起性。此中意明。遍计所执自性非有不说依他。若说依他都无自性。便拨染净二法皆无。名恶取空自他俱损。此妄分别谁复能遮。得正见时自当能遣。今且应问。依他起性何智所知。谓无分别智所引生世间净智。既无分别。何名世间。谓言此智是无分别。若有分别应不能行。诸法实相但应缘彼遍计所执虽有分别。而说能行法实相者。虚妄分别。应亦能行诸法实相。又今未得无分别后法实相智。如何定知有依他起。此依他起非如现见蛇执所依。如何定言实有此性。唯无分别智所引生世间净智知依他起。与论相违。如彼论言。遍计执性何智所行。为凡智耶。为圣智耶。俱非所行。以无相故。依他起性何智所行。俱是所行。然非出世圣智所行。又言五事几是所取。几是能取。三是所取。分别正智通能所取。名相分别。分别所取正智有二。一缘真如。第二是彼所引生故。今犹未得相等。又是依他起性。故彼论言。遍计所执五事不摄。依他起性四事所摄。若依他起世智所缘而说非空。甚可嗤笑。诸法实相非是世间。心智所行如前屡辨。故不应说。实有依他论说依他。亦凡智境据自证受。故不相违。依他起性即心心法从缘起时。变似种种相名等尘实自证受而增上慢。谓取外尘。然诸外遮遍计所执。无体相故非所缘缘。故非圣凡智所行境。一切有漏心及心法。唯能证受自所现尘。未能如实证余心境。无漏世智相应心品。由性离染自他俱证。故说依他净智所了。与论所说理不相乖。汝嗤笑言。自呈愚昧。非显我说与理相违。若从缘生心及心法。同遍计执皆自性空。便似空花何能系缚。三有含识生死轮回。是故依他非无体实。论者本意决定应然。若不尔者。

何缘故说。妄分别缚证空能除。谁睹龟毛能计能缚。谁见兔角能证能除。由是应知。有心心法。但无心外所执诸尘。云何定知诸法唯识。处处经说。于此何疑。故契经言。佛告善现。无毛端量实物可依。愚夫异生造诸业行。唯有颠倒与彼为依。颠倒即是虚妄分别。虚妄分别即心心法。又契经言。无有少法自性可得。唯有能造。能造即是心及心法。又契经说三界唯心。如是等经其数无量。是故诸法唯识理成。岂不决定执一切法实唯有识亦成颠倒。是则应如色等诸法颠倒境故其体实无。又境既无识云何有。不应一识二分合成。勿当失于心自一相。若言识体实无二分。能缘所缘行相空故。但随世俗同所了知有能缘心故说唯识。则应亦说境界非无。世俗同知有心境故。若许实有少分识体。应说此体。其相如何。既不可言能识所识。如何定说唯有识耶。诸契经言。唯有识者。为令观识舍彼外尘。既舍外尘妄心随息。妄心息故证会中道。故契经言。

未达境唯心 起二种分别

达境唯心已 分别亦不生

知诸法唯心 便舍外尘相

由此息分别 悟平等真空

愚夫异生贪着境味。受诸欲乐无舍离心。生死轮回没三有海。受诸剧苦解脱无因。如来慈悲。方便为说诸法唯识。令舍外尘。舍外尘已妄识随灭。妄识灭故便证涅槃。故契经言。

如世有良医 妙药投众病

诸佛亦如是 为物说唯心

虽说极微亦可分析。据方所故。如舍如瓶。此难极微可成多分。是假非实。不可全无。若不尔者。心及心法。一刹那中时分摄故。如岁月等众分合成。亦可全无。成大过失。如是等类随见不同。分隔圣言令成多分。互兴诤论各执一边。既不能除恶见尘垢。谁能契当诸佛世尊所说大乘清深妙旨。未会真理随己执情。自是非他深可怖畏。应舍执着空有两边。领悟大乘不二中道。如契经说。菩萨当知。身见为根所生诸见。感匮法业系缚世间。轻彼拨无诸法邪见。及于此见称赞流通。因是所生感匮法业。经无量劫坠那落迦。恶趣轮回受大忧苦。昔微善力来至人中。愚钝盲聋多诸忧苦。身形卑陋人不喜观。鄙拙言辞闻皆不悦。或宿曾种增上善根。来生人间受殊胜报。由昔摄受谤法业因。偏执如来破相。空教。非毁所说显实法门。令诸世间非法谓法。法谓非法。非义谓义。义谓非义。自损损他深可悲愍。然佛所说无不甚深。二谛法门最为难测。今且自励依了义经。略辨指归息诸诤论。世俗谛者。谓从缘生世出世间色心等法。亲证离说展转可言。

亲证为先后方起说。此世俗谛亦有亦生。假令所成犹诸幻事。从分别起如梦所为。有相可言名世俗谛。胜义谛者。谓圣所知分别名言。皆所不及自内所证。不由他缘无相绝言。名胜义谛。如是略说。二谛法门。正法学徒同无所诤。依前世俗染净法生。依后胜义证于寂灭。是故圣说心境有三。一者有言有相心境。二者无言有相心境。三者无言无相心境。初于名言能有觉悟亦有随眠。次于名言虽有随眠而无觉悟。后于名言随眠觉悟一向永无。初二缘世俗。后一缘胜义。复有永离言说随眠。后所得心通缘二谛。若于世俗起坚执见。及于世俗起不顺见。此二俱名虚妄分别。是生一切无义利门。系缚有情令不解脱。空无我见能悉断除。令诸有情离三有缚。自证究竟寂灭涅槃。亦转化他令得解脱。拔除正习障根本故。若于世俗起不顺见。此于胜义定有乖违。为明此见。故说颂曰。

法成一成无 违真亦违俗

故与有一异 二俱不可言

论曰。若执诸法与其有性。定为一者。法则成一。定为异者。法则成无。是即违真。亦复违俗。所以者何。若一切法与有性一。色应如声是声非色。声应如色。是色非声。即有性故。法应成一若一切法。与有性异。即色声等。体悉成无。非有性故。如空花等。若执诸法与一性等。定一异过。如应当知。是故有等与法一异。二种妄见违俗及真。俱是俱非相违戏论。过同一异。故不别论。于胜义中有无等寂。一切问难皆不得成。为显此义。故说颂曰。

有非有俱非 诸宗皆寂灭

于中欲兴难 毕竟不能申

论曰。胜义理中无少有法。以一切法本性无性。故有见宗于斯寂灭。依有见故非有见生。此见既亡彼见随灭。真若非有圣智不行。圣智所行必非非有。故非有见不证其真。圣智观真不观非有。简俗有故说真非有。真非有言还依俗说。真非有教能顺趣真。是故诸经多说非有。有非有见于此既除。俱是俱非皆应类遣。以其有等皆可表诠。真绝表诠故非有等。一切恶见扰动其心。于正理中广兴邪难。皆依如是有等见生。此见既除彼亦随灭。虽欲猛励抗论真空。由无所依措言何寄。如空无底足不可依。诸有大心发弘誓者。欲穷来际利乐有情。应正断除妄见尘垢。应妙悟入善逝真空。为满所求当勤修学。

已除见有累 复遣执无尘

善开妙中道 愿世咸归寂

圣天菩萨造论既周。重叙摧邪。复说颂曰。

我在为燎邪宗火 沃以如来正教酥

又扇因明广大风 谁敢如蛾投猛焰

三藏法师。于鹫岭北得闻此论。随听随翻。自庆成功。而说颂曰。

圣天护法依智悲 为挫群邪制斯论

四句百非皆殄灭 其犹劫火燎纤毫

故我殉命访真宗 欣遇随闻随译讫

愿此速与诸舍识 俱升无上佛菩提